

## 附 錄

- 耘谷 元天錫 資料
- 觀瀾 元 昊 資料
- 久菴 韓百謙 資料
- 觀雪 許 厚 資料
- 八溪君 鄭宗榮 資料

## ■ 耘谷 元天錫 資料

○ 耘谷詩史序(朴東亮) -----	1
○ 耘谷先生文集序(鄭莊敬) -----	2
○ 耘谷詩史序(丁範祖) -----	3
○ 耘谷詩史 卷之一 -----	4
○ 耘谷詩史 卷之五 事蹟 -----	24
○ 耘谷詩史 卷之五 跋 -----	29

耘谷詩史는 본래 5卷으로 되어 있으며, 총 詩數는 1,144首에 달하나 본 報告書에서는 紙面 關係상 序文과 1卷, 그리고 5卷중 事蹟과 跋文만을 실었다.

詩史序

嘗聞原州人元天錫在麗末隱居著書言禍昌父子非辛出事甚悉逮我

朝閉門終身其清風峻節直可與圃治諸公相伯仲而子孫秘其書久益密人無得以見者并與其名遂泯泯不傳於世後二百年余按節到是州適符其所爲詩耘公集雖所紀不多與向所聞異要之不失爲特筆也嗚呼方禍之嗣王位也數三元老如耆都統牧隱圃隱諸公猶在也不惟當時上下無異議牧隱首日當立前王之子及昌之廢也始曰禍父子乃眈

耘谷詩史卷之一序

之子孫蓋不如是則昌無可廢之道特爲此以籍之耳不然王氏之祀已絕於恭愍之後而以數公精忠大節竭誠盡瘁死而後已者果爲誰乎况朝廷綱紀不甚潰裂而軍國大政一委之數公則廢偽君存國姓必不出他人之後其所進退取舍講于中者固已審矣彼修史輩亦嘗食王氏之祿者既不能一死又以禍父子目之辛此猶不足至記恭愍從屏後觀洪倫等變行事至今觀者莫不醜唾據禍一事不足知其誣微公一言千百載下必將襲謬不已可謂東國有史乎若是乎忠臣義士之有益於爲人國家也有

牧隱圃隱諸公而立於朝則當天命人心已去之後能有所扶持至放數十年之久其隱而在下也有如公者則吟咏陶寫之間據實直書一言一字無非忠憤所激不但王氏之爲父子者定麗史中亂言妄書亦將因此而或有辨證之地則窮達出處雖不同其爲邦家之光一也當時之君早辨忠邪終始委任得以展布所蘊牧隱圃隱豈終爲文天祥陸秀夫之徒而茹芝餐菊亦豈公之所欲自托者哉可悲也夫公之詩二卷皆公所自書多與山人釋子所嘗往來酬唱而其中若干首卽公之大節所寓以存者亟當廣

耘谷詩史卷之一序

布於世爲之標式遂抄而爲一冊編其歲月於其間而名之曰詩史蓋觀風者之所不可已而亦以備秉筆者採焉

萬曆癸卯夏江原道觀察使朴東亮謹書

耘谷先生文集序

先生卽我。太宗大王徵時師也。見高麗政衰。遷荒於雅嶽山中。及大明建文庚辰。太宗大王繼承寶位。首以大官召。先生不應。翌年。上馳三百里躬臨廬。先生避不見。上知不屈。官其子河基川縣監。召舊變碑語。坐門前石俛然久。後人名其石曰。太宗臺。先生隱著詩與文。文則史也。可以繼紫陽筆。而八於人不傳。見存者惟詩集數卷耳。李退溪曰。耘谷詩史也。詩以史則傳於後無疑。意。世人以先生比之甘盤伯夷。此豈先生素所期哉。適會而爲甘盤爲伯夷。亦於先生不幸耳。至若詩文。則先生有意而爲之。期百世後有取焉。文則已不幸而灰矣。詩則藏於巾行中。迨四百年不行于世。有所諱也。先生十三代孫孝達甫。謀宗人入剗。皆言伯夷之歌不諱於周邦。則先生之詩亦何諱於朝鮮耶。詩出於世而高麗五百年統緒爲有光。竊爲先生幸也。夫詩者出於性情。先生稟二氣之正大以爲性情。故發於吟哦者。風調雨順。兼詩書典雅之則。千古詩家中一人。謂先生甘盤。謂先生伯夷。無以加矣。自先生視一浮雲過太虛耳。先生之典刑在詩。先生之肝肺在詩。爲子孫尊慕

耘谷詩史

卷之一序

三



之道。詩爲重。此子孫之八梓意也。噫。先生以德授業。開我朝億萬世基。以節肥遯。立尹臣億萬世綱。朝鮮一邦之人咸受賜也。孰不爲幸。而先生之詩又傳之後世。則不但爲先生幸也。使覽者究厥性情之正。敦學術勉節義。則其於作人心化世俗大有補焉。然則是集之行於世者。豈非一邦後世之幸歟。故愚於先生之德之節。無容議焉。獨於先生之詩。尤有所敬服感歎也。

後學草溪鄭莊敬識。

耘谷詩史

卷之一序

四





當國初鼎革之際。爲王氏立節。推鄭圃隱。吉治隱。元耘谷三先生尤卓偉。譬殷之三仁焉。雖然。圃隱元老也。佩宗社安危國家興亡。則以一死任綱常之重。台隱猶是門下注書也。見邦錄將訖。大命有歸。力不能救。則連然長逝。甘作金烏逸民。蓋二先生自靖之義。皎如日星。國史書之。後世誦之。而其迹顯。至若元先生。特前朝一進士耳。未嘗立王氏之朝食。王氏之祿。而龍潛聖人。卽同學舊契也。衆運攀附。爲佐命勲臣。夫誰曰不可。而特以世祿之裔。義不事二姓。匿伏大山巖巖之中。與木石同老。而其迹微而隱。其處

耘谷詩史

卷之一序

五



義視二先生爲尤難。嗟夫。今讀先生遺集。可以規測其心事矣。其謳吟詠歎。與樵歌漁唱錯出。而有時感念宗國。輸寫胸臆。直指則悲憤慷慨。婉寄則徘徊掩抑。宛然有麥秀採薇之遺音。蓋先生之意。欲襲之巾行。秘之石室。不欲散落人間。是不徒隱其跡。而又將隱其辭。故曰。其處義視二先生爲尤難已。雖然。天下之理。未有貞臣義士伏而不顯者。故車駕臨門。歲號太宗。而其跡一顯。鄉人慕義。祠而祭之。而其跡再顯。嗣是而揄揚之筆愈出而愈著。將不勝其顯白矣。今範祖之因其子孫之托。猥撰卷首之文。庸詎非闡

微之一助也歟。

聖上二十四年庚申孟夏。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五衛都摠府都摠管。錦城丁範祖謹序。

耘谷詩史

卷之一序

六



穀谷行錄卷之一

辛卯三月向金剛山到橫川。

草軟花紅千里春。垂鞭信馬出城闌。行行漸近花田境。頻向樵蘇問友人。

過葛豐驛

策馬悠悠過葛豐。山川形勢古今同。人稀境靜江邊路。踰躅千層映水紅。

蒼峯驛路上

左邊溪水右青山。考閱奇觀目不閒。澗草巖花相映處。行裝如入畫圖間。

穀谷詩史卷之一

原壤驛

秣馬郵亭日正晡。人無話舊有啼鳥。居民莫厭奔馳役。世上悲歡命矣夫。

春州

重來城郭似吾州。滿眼江山是舊遊。幸值芳菲三月暮。好憑花月解閑愁。

原川驛

紅桃數樹出疎籬。門外東風細柳垂。古驛荒涼人語少。鷓鴣飛上杏花枝。

鶴上仙

鶴上雲仙白錦袍。尋常海上醉蟠桃。三山往返何論遠。駕彼霜翎意自高。

梅梢月

一眉新月報寒更。偏愛梅梢素質明。夜靜風停人正散。冷光相照暗香清。

畫山

圖成列岫是何人。古柏蒼松筆下新。中有菴僧呼不出。却疑參定過殘春。

蒲劍

數行羅列勢相同。翠刃相攢水面風。不假烘爐能鍛鍊。方知造化有奇功。

穀谷詩史卷之一

觀獵

霜翎忽落四圍中。時見蒼鷹掠晚風。玉勒金鞍兼翠戟。檀槍羽箭與彤弓。豺狼遇窘趨踰蹙。士卒生俘勢氣雄。蒲戟麕麕迴日暮。樂聲洋溢殿秋空。

瀑布

奮沫聲中爽氣連。噴珠碎玉翠巖前。一條高揭疆千丈。真是銀河落半天。

枕鈴

枕鈴明主御清晨。憂國誠心示衆臣。達旦聲連頭側側。

畔定應難

蠻戕

翰苑珍奇紙最先。南蠻貢進九重天。糊窗雪色明頭側。帖壁銀光眩眼前。貳被禦寒羊續窠。揮毫洒墨石軍賢。敵然平滑無纖累。長伴詞人幾許年。

指南車

霧旆寬旋四面圍。彤輪華轂有光輝。鄧人應愧奔風術。越使堪誇得路歸。輓輒正當為表極。梁輶相法斗星機。軒轅欲伐蚩尤日。作此奇權奮虎威。

招賢被孟第母作十二幅招諸賢與子共學。

耘谷詩史卷之一

三

循循教子意超然。作被旁招問世賢。的的奇紋連枕映。明明善友共頭眠。魚蠹燦爛光輝映。紡績裁縫巧並全。赫爾家聲傳萬古。愧予難與出當年。

題趙牧監幽居二首

好山多處卜幽居。長笛高樓興有餘。每把酒樽花下醉。常尋藥圃雨中鋤。愛廬早効陶元亮。勉學曾傳陸仲舒。靜捲疎簾無一事。松窗盡日臥看書。

平生滋味在閑居。一枕清風午睡餘。愛月夜樓頻捲簾。養花春圃每携鉤。釣魚臺上溪雲散。送客亭前樹影舒。滿路蒼苔塵不到。半軒斜照映琴書。

國有禁酒之令。開提壺島。

已教元酒為茶客。無復高陽會酒徒。山鳥不知邦國令。南林時復勸提壺。

次李尚書所示詩韻二首順天

才華似吾子。罕古亦稀今。月白風清句。金卷玉振音。堆床千國史。掛壁一張琴。已結芝蘭契。不須論淺深。君臣咸一道。我已見方今。浩浩流恩渥。明明播德音。獻誠常以酒。為戒每懸琴。林下豈無士。夢尋銀闕深。甲午十月。向淮陽到橫川。次板上韻。

耘谷詩史卷之一

四

起讀微新詩憶二公。

初四日發橫川二首

棲鴉初起遠山明。葦食催裝冒雪行。樵叟不知征客意。却嫌回首問前程。

雲重風寒雪滿天。昏昏未可辨山川。野田行見飢鳥噪。忽憶襄陽孟浩然。

次洪川板上韻

上謝乾坤偶一吟。居民聊喜順陽陰。倚欄認得人家近。機杼聲來隔一林。

宿末訖村

慕向山村得得過。棘荆林下路橫斜。馬頭時有居民拜。遙指溪邊是我家。

初五日馬奴驛

人間萬事豈無恒。名實相違世所憎。役是奔馳隨駟騎。驛各端合馬奴稱。

山蹄縣

渡江穿嶺到鄉城。四擁山中一野平。聞道水災田畝盡。行看樹杪祇查橫。人稀始覺多通戶。地窄終難得盛名。聖主深懷亮護意。吏民休復有愁情。

初七日宿瑞和縣

松谷詩史卷之一

朝發公蹄縣。行行到瑞和。數家雞犬靜。一洞水雲嘉。冽冽朔風緊。漫漫暮雪多。倚欄心未決。去住欲如何。

八日道中作

數間蘆葦屋。斜傍雪山前。伐盡千株木。耕耘一片田。靜如金盞地。深似玉壺天。屈折羊腸路。巖頭斷復連。

初九日發長陽登天磨嶺望金剛山

萬二千峯半入雲。時看瑞氣擁天門。更將無二歸依念。稽首慈悲法起尊。

次通浦縣板上韻

淮陽刺史李宋筠作並登記

重營屢屋作官居。勢似鸞飛起兀如。忽見康公留盛

製。行行醉墨客還疏。

富貴無心石氏居。文章不願馬相如。要尋山水清高處。更退閒遊學二疏。

淮陽遇冬至

客囊誠難暫駐驢。忽未暇計居諸。異鄉忽遇陽生旦。坐對青山檢曆書。

十二日發交州到金城

夕陽明滅隱西山。溪岸柴門尚未關。何處樵童乘月返。笛聲搖落翠微間。

青陽路上

松谷詩史卷之一

山程二十里。寂寂無人行。凍合溪聲斷。雲收岳色明。奇觀何更說。異狀固難名。我是重遊客。潛生感舊情。

十四日早發青陽

曉發青陽第一鷄。欲明天色碧淒迷。避人樓鳥穿林去。爭穴飢鷹隔岸啼。星斗漸稀銀漢北。月輪初入雪山西。却將何限冥搜意。不覺沉吟過一溪。

方山路上

暫停歸騎久沈吟。桑柘烟村深復深。雪意嬌多若飛絮。黑雲四合天陰陰。

十五日發方山到楊口郡。吏民家戶欹斜倒地。

寂無烟火。問諸行路客。曰。此邑乃狼川郡之舊  
領官也。自古地窄田穡。民物周殘。此來權勢之  
家。奪有其田土。擾亂其人民。租稅至多。雖容足  
立錫之地。無有空閑。每當冬月。收租徵歛之輩。  
填門不已。一有不能。則高懸手足。加之杖。刺  
及肌膚。居民不堪。流移失所。故如斯也。予聞其  
謠。作五言八句。以替衰亡之寶云。

破屋傷相呼。民逃吏亦無。每年加弊瘼。何日得歡娛。  
田屬權豪宅。門連暴虐徒。子遺殊可惜。辛苦竟何辜。

寄題春州辛大率郊居

耘谷詩史卷之一

不曾浪出世途艱。歸去來今適意閑。青跡雲烟風月  
裏。無心榮辱利名間。釣魚靜坐溪邊石。採藥晴登屋  
上山。若問箇中多野興。杖藜乘醉夕陽還。

乙未秋七月有日。春城金安二生罷課還鄉。諸  
生作詩送別。得秋字。

春城二子舊知音。來自昭陽江水頭。侶陽乃我舊游  
地。柳堤花塢多風流。往事如烟歲月變。山水蒼茫雲  
正秋。講席將闌二子去。浩然歸志難挽留。送君此行  
意無極。別酒一盃君勿休。侶陽江水好在不。說我相  
思千斛愁。

次家兄所示詩韻四首 時先君歸初庸失遇訪  
從他謗亦任他欺。把火燒天却是痴。遠恥良謀難自  
辦。夜深危坐萬般思。

早識蒼天不可欺。任他邪佞發狂癡。省躬譏諷言堪  
託。爲報吾儕三復思。

愚添甯虎有何尤。伯玉知非意轉遒。若學周家絃口  
事。退之應免貶潮州。

散慮逍遙事不尤。醉來偏愛晚風遒。五湖烟月平生  
念。且問歸程隔幾州。

早春雨

耘谷詩史卷之一

一雨催春色。濛濛遍灑多。杏花將吐豔。萱草欲生芽。  
有節疎還密。無私通及遐。豐祥先有應。喜氣洽家家。

勢似初三月掛空。六材俱備在其中。工成恩報三鉤  
差。賊膽渾無一箭功。挾矢但窺侵境盜。鳴弦莫向寄  
書鴻。已無壁上杯蛇影。我欲提撕制遠戎。

斗

古聖當千像物成。中虛外實四隅平。槩量米粟功惟  
重。較定公私用不輕。大小得中欺詐絕。古今無別準  
繩明。要知制度從何處。上表宸居下地形。

帶

周興漢盛太平時。遷徙奇蹤未可知。出自汾陰彰聖德。求於泗水啓昌期。八珍羞備人難老。九轉丹成世不移。調得鹽梅臣庶衆。定應從此固邦基。

水亭

臨流靜坐興偏長。快得千金一榻涼。短帽輕衫通爽氣。好花幽草嗅清香。蔥蔥樹影迎嵐翠。漾漾波流沃日光。欲盡望中無價景。斷虹斜照雨微茫。

余自少有志於儒名者久矣。今按部公并錄於軍籍。作詩以自寬。

耘谷詩史

卷之一

九

生來只學兔如新。方寸常希據要津。才業未同題柱客。姓名移屬鍊兵人。杏壇風月魂空斷。榆塞烟塵夢已頻。自古行藏皆存分。但將天命語諸隣。

送春州杜少卿遊中原

九珍兩遊字

自古中原形勝地。羨君今日飽清遊。蒲船明月琴休浦。載酒從容盡夜遊。

即事

紅亂粉

匝地風塵勝去年。四方何處不騷然。我邦若固盤安業。天使斯民與枕眠。

人皆不覺到新年。碌碌勞勞幾恨然。與世推移移男子。

事。莫憂無地可安眠。

書懷寄趙牧監

爲避紛然衆所譏。束身端坐過危時。由之行詐非吾儻。同也如愚是我師。與世升沈沒有意。較人長短獨無思。憑誰共話心中事。空對青山憶舊知。

柳絮

長愛柔條弄影微。翻嗟亂絮逐風飛。自家行止元無定。南北東西竟不違。

首夏郊行

樓熟桑林麥已秋。揄秧猶未遍原頭。軟風晴日西郊路。時見幽禽浴清流。

耘谷詩史

卷之一

十

四

庚子正月十九日生女。頽然且異。至今年五月十七日病下。筆以哭之。

曾知煩惱本無根。種子生從恩愛門。惻惻我懷猶可緩。哀哀母哭不堪聞。須臾便滅是真語。欲與俱亡爲妄言。萬種餘傷無處說。涼零尚記剗升痕。

哭趙牧監一首。

少年才氣冠鄉隣。晚節清貧押隱倫。不以利名常逐妄。且憑禪教好修真。悲涼北枕飛蝴蝶。留滯西方作主人。淚葉豈應看宿草。尋蹤異日更沾巾。

穀穿窬雀忽驚飛。石火無光草露晞。聚散生亡元不定。功名富貴盡爲非。山含慘色連松檻。溪送愁聲遶竹扉。早識九原難可作。情鍾我輩共沾衣。

自詠

生生習氣未消磨。傲世心懷日更多。聞道悲辛捫虱話。追思臧軻飲牛歌。歸來適意希元亮。勤苦成功笑伏波。攻破是非猶有酒。欲將雲月醉無何。

南谿柳下追涼作鵬鵬天憶契內張趙二公

夾岸垂楊弄影微。追涼盡日却忘歸。身閒樂土知今是。跡寄名場悟昨非。

耘谷詩史卷之一

十一

初秋暮靄轉斜暉。倚筇時復一悵悵。故人化作松間土。誰識吾行與世違。

草虫

虫吊藜床序已秋。草堂良夜氣清幽。忽聞唧唧聲音惡。却歎堂堂歲月流。聲緊孤梧金井畔。愁深隻枕玉窻頭。一軒風雨青燈火。爲爾騷人獨倚樓。

七夕

莫嫌牛女久相違。萬古無窮此日期。月殿雲樓相會處。金梭玉轡共停時。瑤階夜色供歡樂。銀漢晨光促別離。披縵貫針人幾許。你看清路更軒眉。

用前韻作二詩呈宋牧伯

却嗟身事與心違。出處悲歡豈預期。忽作病夫經數月。有如寒竈縮多時。百般辛苦難能釋。萬種憂愁不暫離。昨日差人催納布。何當白屋可伸眉。

自孽由來不可違。方知禍福本無期。偶逢災厄尤多日。辜負風烟正好時。從此片心成懶拙。至今雙脚尚支離。望恩朝暮區區意。還似無益強畫眉。

收伯見和復次韻三首

慈愛清平共莫違。黃扉異寵已當期。行看五袴歌騰處。始信三刀夢破時。感德人皆稱盛美。飽恩誰復歎

耘谷詩史卷之一

十二

流離。政聲傳聞承明殿。喜溢重瞳八彩眉。

悵悵無華與世違。欲尋倉海訪安期。早年行止由斯道。壯歲功名在那時。觸事每思舟汎汎。含情空詠黍離離。請看無告無扶類。刺舌猶難免炙眉。

幼年心願壯年違。窮達由來未敢期。才本無奇無用處。心如有道有逢時。白雲流水還堪隱。皎月清風共不離。百爾所思誰與說。且憑盃酒暫開眉。

次道境詩韻 禪師之韻

師本曹溪翁。好法喜食。無前亦無修。善因曾所植。於四威儀中。正念不消息。端坐悟真如。虛閑是六識。

差予欲何爲。此理未純熟。役役苦河中。瀾漫且狼籍。常隨眼耳根。局於聲與色。願師垂一言。寶相從何得。

### 哭辛社主

早識浮生夢幻緣。晚年參得祖師禪。出塵心淨冰壺月。逃世身閑雪岳天。玉塵風輕祇樹下。瑤琴夢斷瘦樓前。回頭往事成陳跡。雲白山青共慘然。

幽谷宏師於上院寺朱砂窟之西峯新構一菴。名之曰無住。嘉其高絕。作一首呈于宏上人。

締構新菴養道情。俯看來往白雲行。眼通上下虛空遠。心豁三千世界平。風定茶軒烟自鎖。夜深禪榻月

松谷詩史

卷之一

十三

長明上人燕坐觀無住。無住心從甚處生。

十二月十七日。同年鄭道傳到此。贈予詩云。同

年元君在原州。行路不平山谷深。客子遠來已

下馬。朔風蕭蕭西日沉。一笑欣然有幽意。尊酒

亦復論是心。我唱高歌君且舞。榮辱自我已難

諶。次韻以謝。

與君同榜如隔晨。交道不徒論淺深。各以事牽在兩地。逢人細問浮與沉。今朝邂逅天攸使。開尊且喜細論心。公乎公乎莫催轡。此意自重誠之誼。

奉送宋牧伯政滿如京二首

時當世亂撫吾民。烟火閭閻惠愛新。不待瓜期承脰。哭。祭。韓。號。泣。幾。家。人。

政。政。由。來。在。養。民。感。公。清。德。日。惟。新。今。朝。返。旆。朝。天。路。祝。壽。深。情。倍。衆。人。

### 次同年金費所贈詩韻

有意遐窮僅十年。常嫌眼界井觀天。今朝忽遇賢同榜。分外乾坤政豁然。

巖谷棲遲度幾年。醯醢烹割奄中天。一尊酒外無榮辱。隨分生涯獨快然。

### 次安同年仲溫兒贈詩韻

松谷詩史

卷之一

十四

尤能吏幹捷文材。曾是君門受勅迴。願向公車煩一薦。山林亦有濟時才。

策杖尋幽陟彼岡。眼前春色搃新粧。十分芳意無多子。且問何方駐夕陽。

周后一奴姜叟釣。蜀君三顧孔明廬。棘林豈久芝蘭積。莫厭山程訪我居。

### 次安同年喜雨詩

濯旱連逢塞手風。泥細塵淋漓膏乳冷。蒼髯豫雲新松。遙生蒼蘚。荷塘長白蘋。誰知持傘客。破屋樂清貧。

病中書懷



杜門長坐事何如。閑寂還同野衲居。樹重每逢時俗笑。病多深恨故人疎。分甘泉石心無外。樂寄蘆花興有餘。一枕清風一軒月。詠歌君德臥看書。

辛丑十一月。紅頭賊兵突入王京。國家播遷。

大駕南巡。留住福州。命平章事鄭世雲爲樞密官。平章事安祐爲上元帥。政堂文學金得培。贊成事李芳實。同知密直閣。澤密直副使金琳。寺爲副元帥。樞密諸將帥兩界六道之馬步兵十萬。於壬寅正月十八日。直至京城。四面合攻。掃蕩賊塵。使我三韓。復興王業。作二絕以賀太平云。

耘谷詩史卷之一

十五

北寇奸謀未足雄。東韓盛業更無窮。腥膻劍戟風塵靜。四海民安一日功。

輪忠奮義幾英雄。振旅京師計莫窮。掃盡頑兇平盡日。各收旌戟竟論功。

謝榮親宴詩并引上金牧伯

竊以濫登蓮榜。優承介外之新恩。特詣崇陰。別荷世間之異寵。不勝懼忭。無任兢惶。恭惟云云。上達英精。間生碩輔。曾破三刀之夢。常聞五袴之辭。明分雀鼠之庭中。民無獄訟。先置薤水之門外。吏畏威清。若非留犢之時。應是懸魚之羊續。千古來

耘谷詩史卷之一

十六

無可肩者。一。天下誰敢虐哉。軒蓋所臨。千里江山。皆有喜。閭閻再活。萬家烟火共相望。恩重白屋之中。寵已迫黃扉之上。憂民疎宴樂。雖無半日之閒懷。遇我備禮義。以爲一時之勝事。闕千金之華構。邀我光親。開一日之錦筵。許容高座。玉堂雲壘。今羅列霜鬚鶴髮。今欣歡百戲亦未休。盡是神仙之善戲。八音無相奪。皆爲宮羽之清音。歌吹皆閑。而樂狼藉。擇進設席。今茲盛樂。事良辰。古所誇。伏念學荒唐。性多癡鈍。以東郭吹竽之技。受陳蕃下榻而迎。目所見耳所聞。皆是難逢勝事。手之舞足之蹈。不勝何限清歡。樂既畢於座間。身恐入於夢裏。十斗香醪。千里味。三行紅粉。一時迴。留淋浪。酩酊之辰。爭指點狂簡之態。恩榮無極。感荷何窮。雖滿酌而肯辭。以至誠而樂興。共起拜恩。侵夜出。欲將酬德。殺身輕。在此霞誠。奚啻執鞭之願。從當粉骨。敢忘結草之心。多感包容之至哉。聊呈撫掌之資耳。詩曰。

天爲吾民遣我公。北原今已變淳風。彈琴臥閣雲生北。按轡廻衙日晏東。莫愧賢勞山郡裏。方知寵迫廟堂中。酒錢共得恩波潤。游泳洋洋喜不窮。

雲淡烟濃二月天。召棠陰下設華筵。寢鈴一曲人如畫。饌醢千杯日似年。座上獻酬俱可廢。箇中光彩最堪憐。一門榮遇夫何說。荷擔恩山重兩肩。

次煙泥所寄詩韻

臨民豈易忽。民是天生民。要須與所欲。毋使多艱辛。苟不施惠愛。視如行路人。爾今為父母。保之如子身。散也今久矣。宜赦以循循。公道合人事。德望出于倫。以此致君民。是為逢我辰。吾兄秉斯世。于今十九年。孤墳高數尺。喜氣應自新。冥冥間所念。奚啻千金珍。我今幸留滯。祝爾掌經綸。十年耘谷口。躬耕效子真。

耘谷詩史卷之一

十七

耘老吟

耘老平生可憐。心無綵繪之飾。有時半醉高吟。下里溪山動色。

耘老不曾浪出。心神與世疎濶。迢思上古淳風。幽書空咄咄。

耘老衰遲病多。蕭蕭兩鬢霜髮。對山身世悠悠。閑弄白雲明月。

耘老曾離一兄。九原未可重作。孑然誰與憂難。司馬牛憂不憐。

耘老今年農業。不耕一畝水田。由來我腹空洞。無物可容可全。

耘老不耘禾穀。亂苗稂莠荒蕪。皇天不儆人物。化俗賢良絕無。

耘老生涯廓落。年年四壁空虛。只有春風秋月。無欠無余。

耘老河南得所。疎慵不入于時。傲傲休休愚甚。任從世笑人欺。

耘谷詩史卷之一

十八

耘老全忘勢利。陶陶且或驚置。薄性樂天何敢。嗟差只有簞瓢。

耘老聊將管城。發生十分狂興。管城且笑且言。惟爾一生塵饑。

促織詞

鵲為天

風靜空階。王露清。隔窻嗽唧。動哀情。征夫一聽。應添恨。寒婦初聞。忽暗驚。秋七月夜三更。弄鳴機。杼到天明。却嗟爾事如吾事。往往叫閨無助聲。

白鷗詞

江海無涯浩蕩春。隨波逐浪自由身。浮雲態度元無

定白雪精神固未馴。心絕累格離塵。淡烟疎雨伴漁人。平生我亦忘機者。莫負前盟日相親。

右十七首。選於原稿。而以年月第次。係之于此。

正月十七日雪 甲辰

天色陰沉成慘淡。雪華鋪地凍雲低。梅花柳絮探佳句。縞帶銀盃見舊題。作態斜飛連遠近。映空先集滿東西。不知今夜山陰月。乘興何人訪剡溪。

遊道境山齋

遠訪山菴尋碧洞。水聲激激蒼巖根。幽山春好客留屐。古寺日斜僧閉門。蒲洞烟霞紫氣鎖。蓮軒松柏蒼

耘谷詩史 卷之一

十九

雲翻。異跡奇觀皆物外。適來忘却塵間喧。

安司戶家。五六人成小酌。作一首示李先生。

一從君去鴨江涯。舉酒思君日益多。已續斷絃琴有韻。且投脫輻井生波。尊中不盡忘憂物。座上何稀解語花。我欲放歌君起舞。良辰樂事可堪誇。

寄道境大禪翁丈室

桑林松多熟。果樹花已垂。巢鷺盡離乳。拾蠶初引絲。行看物像變。却嘆光陰移。人世恰如寄。吾生良可悲。悠悠長慘感。役役幾奔馳。勝地難容足。幽居欠感眉。未除塵土累。空懷水雲奇。欲往終無計。重遊早失期。

徒然消永日。倏忽過良時。舞蝶欺予拙。鳴蜩訴我癡。相將千斛恨。題作一篇詩。奉寄禪床下。此心須細知。

禪翁見和復次韻。

道境真仙境。松陰滿院垂。茶軒烟景暮。藥圃雨絲絲。一洞寬平豁。三清恍惚移。路逢塵俗絕。林近野禽悲。但可安棲息。何爲浪走馳。水清思洗耳。山好喜伸眉。月與雲俱靜。人兼境更奇。心須謀後會。已過在前期。美景多隨處。歡遊要及時。嗟余本疎懶。徒自學愚癡。深歎無良策。空慙獻拙詩。擬將尋勝地。閑味昔曾知。

秋晚 二首

耘谷詩史 卷之一

二十

長愛秋山色更濃。擬將圖畫寫真容。霜林落葉渾飛盡。依舊青青潤底松。

深鎖赤霞楓葉嶺。平鋪白雪荻花洲。菊叢寂寞金葩嫩。唯有東籬獨未秋。

遊麻田寺

塵土驅馳也不堪。特尋松磴訪僧菴。客魂已醒栖窻月。鶴夢初酣滿洞嵐。好伴嶺雲添逸興。更將庭柏問真談。適來偶得黏山句。快向烟霞讀再三。

許同年仲遠以詩見寄。分字爲韻二十八首。

螢字

記君西向鳳凰城。蹤跡猶如水上萍。曉過江亭寒水碧。晚依村舍遠山青。巍然高節秋松茂。赫爾英名夏蕙馨。遙想京都讀書榻。雪華輝映不須螢。

憲字

父違蓮燭對蘭缸。無限思量在旅窻。聚散由來難自定。莫嗟孤鴈未成雙。

苦

浮沉世間外。山色無今古。人心異朝昏。實處那足數。看君一首詩。詞語何更苦。君意重千金。兒心輕一羽。元無彼此分。後塵如蟻聚。且莫信毛皮。所行無可取。

蘇谷詩史卷之一

二十一

我生絕風流。獨行常踽踽。把酒對青山。陶然歌且舞。

葉代金蓮

送君無日不懷君。清淚消消滿紅顏。雖然兩地隔江山。夜夜夢魂能蹊涉。兒家離別知幾何。此別愁城家重疊。倚欄搔首獨含情。却嘆年來多惡業。知君去作五陵郎。花月樓臺心自愜。休將新愛負前盟。背信人難可追攝。鉛心歷歷省愆尤。人自不能見其睫。但願努力到龍門。萬里雲衢穩踏蹠。

一

先生有魁奇。本自懷鄂質。將欲轉吾介。相從弄詩筆。

寒

新詩一首語酸寒。看了知君意未安。卽與儂家說其故。諱人輕灑淚闌干。

生

細算人間事。悽然百感生。升沉隨日在。聚散似雲行。但取生前樂。何須世上榮。此懷無處說。聊寫寄真情。

蘇谷詩史卷之一

二十二

枉

男兒得意行於時。德音循良多敬仰。古來賢達知幾人。美譽相隨如影響。今看許子負雄才。言行雖倫坦蕩蕩。敦詩厚禮有餘裕。必須舉直措諸枉。百爾所行盡清儀。喜君已附吾鄉黨。嗟予小少學輕狂。心地茫然鏢榛莽。出門無路何所之。空自隨時觀物像。夜深危坐憶君居。時有皎月照書幌。

占

維嶽山形巖峩。沙川水光瀲灩。水聲長流不停。山色相看無厭。中有茅廬相對開。寂寂柴門臨古壑。一旦

主人朝玉墀。山自無言如有念。溪山忙待衣錦還。願  
吾子挂楚春光須早占。

原

別後思量發幾番。夢魂相覓到中原。雖逢處處堪行  
樂。却恨人人未與言。羨子方知修月斧。羞余久戴墮  
天盆。為君回首長安道。斜日旗常照遠村。

山

道直難容世路間。一生蹤跡寄湖山。高吟大醉乾坤  
裏。笑看孤雲尚未閑。

薄  
雅

松谷詩史卷之一

二十三

清溪鳥飛行。深淵魚戲躍。鷺遷喬木啼。鷹向秋空掠。  
傳書千里鴻。聲聞九皋鶴。結網蛛掛簷。引絲蠶在箔。  
知時竿上鵝。報喜牆頭鵲。螢光可除耳。鉗樂堪爲樂。  
戾天有飛鷲。棲林多噪雀。噬膚蚊臂長。飲露蟬翼薄。  
低昂鳴乳鳩。屈伸行尺蠖。偷舍鼠齒剛。拒轍蟾臂弱。  
蛭蟻能轉丸。蛟蝶尋花萼。提壺呼美酒。布穀催東作。  
蟋蟀苦呻吟。鷦鷯何落鳧。丹鳳戾高崗。暮鴟投遠壑。  
我學曳尾龜。君如橫海鯨。唯有鯨波間。白鷗閑可託。  
行

君看貧富與賢愚。出處悲歡皆宿命。大都爲惡受其

殃。積善應留餘慶。渠渠厦屋食千鍾。畢竟誠難保  
其性。賢哉回也。是何人。陋巷簞瓢全德行。世人爭欲  
餌權豪。逐利求名競馳騁。誰得知十印燈下一寒生。  
猶把經書希孔孟。倚樓時復嘆行枝。靜對湖山發長  
詠。

名  
阮郎歸

一區山郡水雲清。溪聲遠古城。臨流可以濯塵纓。  
禽相送迎。思許子久留京。喜聞傳美名。願君安好  
速迴程。林泉無變更。

不

松谷詩史卷之一

二十四

人生百歲是非間。知我何心是朋友。皎皎白駒食我  
場。嗒嗒黃鳥鳴高柳。當年樂事更能無。往日交遊今  
在不。且問幽懷誰與開。座隅唯有蒼髯叟。

識

信步小溪邊。林原看暮色。鳥飛天不窮。人遠思無極。  
倚杖久無言。幽抱誰能識。歸來成短歌。以寄閑消息。

金

靜倚書窗三復吟。清詩可以比南金。聖君若下調  
羹手。才德超於李翰林。

邁

寶。肯容生長在吾門。

### 稼雲

稼雲開遍際晴天。飽看油然氣色連。只解飈風秋野外。豈能含雨曉山邊。溶溶已滿東西陌。浩浩平分上下田。晚向鎌頭都捲盡。萬家相慶樂豐年。

### 瓦

陶盡黃泥力靡輕。堅剛本自火坑成。高低序次夫何錯。仰覆開溝也不平。日燂風磨仍有色。雲埋雨打似無情。武安當日皆爲震。千古令人百感生。

### 硯

耘谷詩史 卷之一

二十九

十載螢窓伴汝居。端居價重百金餘。累經墨蔭磨新樣。幾沐毫頭學古書。滴露研時驚宿鳥。和冰洗處動潛魚。憑渠若就平生業。寫得功恩可載車。

### 鈞

鋒鋌凜凜雪霜寒。閃電浮光未易看。幸遇達人曾掘獄。好隨良將早登壇。斬蛇壯譽騰天下。斷象英名動世間。我亦旁求年已久。刻舟愚甚得悉難。

### 露

露華初下月明天。偏重庭柯氣灑然。湛湛草頭何皎潔。灤灤松頂乍留連。澄疑蟬葉還堪吸。點綴蛛絲索

可憐。雨後滴聲頻到耳。幾人驚起午窗眠。

### 荅默言宏上人

兀然端坐默無言。此是維摩不二門。一顆明珠光始現。十方無礙大平痕。

### 趙撝郎見和陋拙齋詩。復用前韻呈似。

從教歲月去堂堂。長得清閑我所望。通道早希唐李白。封侯不願漢張良。世緣淡似秋雲影。野興融如臘酒香。身已老來逢盛代。挽回強壯恨無方。

二月有日。曹溪系學之珠自嶺南來。過予因示師尊公角大禪翁所贈詩。曰：一顆摩尼光燦燦。

耘谷詩史 卷之一

三十

國光難比荆山璞。天涯地角任縱橫。覓向衣中成大錯。華尚書之元次韻曰：久混泥沙猶灼燦。何人解採石間璞。請師彫琢近承明。百獻吾知無一錯。次韻。二首

非色非空帶炳燦。元非美玉亦非璞。廓然瑩澈大千中。動用周旋何有錯。

不假磨礱輝景燦。此珠光彩勝良璞。何須韞積久深藏。待價沽哉真不錯。

道境大禪翁寄書云。先生不幸。去年哭子。今又失主婦。悲哀相繼。痛甚無極。予懼其傷也。推因

果綴言爲詩以奉贈。庶亂思而紓哀也。詩曰。一

物元虛絕相名。塊然成質。托微生。忽來倏去。非

今是。何用哀哀日損情。又曰。恩愛殊非結好緣。

死生纏縛互相牽。達人獨步清虛外。處世還如

脫蛇蟻。詞語切懇。感於予心。次韻奉呈。四首

世間聲色極虛名。人事誰能定死生。萬種悲哀連不

絕。數年無日不含情。

都將無實假形名。每見衰亡百感生。珍重吾師開秘

密。發明因果示親情。

同居偕老也無緣。背我先歸業所牽。已覺妄因休洒

耘。谷詩史卷之一

淚。不堪兒哭似蜩蟬。

羨師多恻種良緣。脫却塵勞世事牽。應念野夫罹苦

惱。羸形也似九秋蟬。

次金收伯川陰亭詩韻

穩坐忘歸對水流。樹陰溪影別枝秋。野禽亦感賢侯

德。隔岸相呼勸久留。

牛

歧蹄穿鼻在人家。閒牧平原草路斜。但解悲歌長扣

角。誰知踏石跡如花。元對中奉獻牛石上四蹄如花

大抵人心逐物移。憐渠飛入樹高低。若將喜信傳吾

輩。須向西軒自在啼。

苦雨

苦雨連旬半。淅然砌倚樓。浪浪聲不止。寂寂思難收。

野逕黃梅落。溪堂綠蘚稠。出門迷道路。橫潦滿原流。

半月連簷雨。林原盡水聲。蛟鱗升草陌。魚鼈入苔庭。

坤軸波濤涌。天瓢日夜傾。一雲同上下。四海接東溟。

石竹花鵲花也

品色雖云好。常依草莽中。雨沾生細葉。露浥亞芳叢。

影淺沙堤月。香連柳岸風。莫言誰見賞。還有白頭翁。

耘谷詩史卷之一

丁未六月。牧伯出令。自南亭至北樓官道左右。

使種雅松。蒼蒼然自成行列。且待成陰。十年之

後。所庇幾何。歌頌遺愛者亦幾人乎。作詩以識

之。

移根來自翠微巔。西種東栽一路邊。細葉共生息雨

裏。身枝爭長惠風前。兩行翠色凌霜雪。數里寒聲咽

管絃。爲報吏民須好養。成陰異日記吾賢。

次白雲洲長老詩韻來詩有失婦之意

迷倫逐妄輪生死。賢士明心任去留。纏縛六門無解

釋。從來三界不知儒。願聞秘訣將歸道。爲說真宗欲

洗愁。禮骨鞭屍皆有失。常思達者與閑遊。

十二月二十七日。醉家人塚。

雲擁山崖臘雪深。白楊風緊似龍吟。我來三酹孤墳上。不覺潛然淚滿襟。

戊申正朔有雪。元先生立作詩云。丁未年終已戊申。東君布下大平春。元正吉慶君須記。先應豐祥密雪新。次韻答之。

月是寅。今日是申。天衢萬里已迴春。彩雲灑雪凝佳氣。納慶千門共履新。

誰向承明爲善申。使君仁政暖如春。洪恩已合陽和

耘谷詩史卷之一

三十三

力。君我歡情一樣新。

正月二十四日。西谷張尚書亡。道境作挽詞云。年登八十古來稀。獨臥青山萬事非。一曲挽歌人散後。紙陵狼籍掩荆扉。又云。十載相從笑語同。向人交道孰如公。文殊洞口漫天雪。馬上含杯似夢中。又次牧伯詩云。春光淡沲氣茫茫。細柳新蒲處處同。酒熟花開誰與語。寂寥西谷起悲風。又云。張公一去九泉中。酒席雄談豈更同。拭淚翻思還獨喜。日陪賢相醉花風。次韻。

水上浮漚影已稀。草堂猶是主人非。八旬行樂空陳

跡。惟有荒涼月照屍。

狂歌醉舞與誰同。對酒先當憶我公。點檢存亡回首。青山依舊白雲中。

悲歌葬送白雲中。悵悵無因再會同。料得年年腸斷處。一崗松月起悽風。

跪從黃石受兵書。佐漢功名孰並同。枯骨已爲泉下土。恨深吾輩慕遺風。

二月十八日曉晴。到西郊。

泥滑長程信馬行。杏花林外一鳩鳴。烟沉翠麓晴嵐捲。風軟清溪細浪生。日色漏雲霞錦爛。雨痕留葉露

耘谷詩史卷之一

三十四

珠明。箇中何物惹春意。草陌鷓鴣上下聲。

夜雨

短夢初驚起。狂風動樹林。一燈三夜雨。孤客十年心。歷歷聽無厭。悠悠恨益深。千君那箇事。獨自強哀吟。

送曹溪參學允球遊嶺南詩并序

佛之跡在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

之著者爲經。翼而成者爲論。其道蓋本乎孝敬。積以衆德。歸於無爲耳。敷演教誠。傳於世間者。

離爲二門。一曰禪。一曰教。教則前所謂經論是

也。禪則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最後靈山會上拈



花而示飲光微笑。自茲以降。西乾四七。震二  
三祖相傳。用之不盡。隨機應變。妙用縱橫。以  
利自他者是也。今有上人早留心於禪道。寄跡  
于曹溪。遊於公角大禪翁之門下。晝夜服習。修  
而行之。以植德本。越今年正月。赴澹禪會于京  
師普濟寺。罷會而還。觀於慈堂。不遠千里而來  
此。其本乎孝敬者歟。若然。則將一心歸無。爲到  
必無疑矣。忽一日。乃于其杖肩其箱而  
過。予曰。我今欲向嶺南。請子一句。以爲行路破  
寂之資。仍示同袍禪者仁斐所贈絕句詩一首。

松谷詩史 卷之一

三十五

僕頑鈍其矣。於章句間無所用心。何敢當也。第  
觀其行。聽其言。誠有感於予心者。由禮而不敢  
讓焉。次其韻作二絕以贐行。於其涉江登山。模  
狀物像。懷愴超忽之際。以其所遇之景吟看。幸  
甚幸甚。

指點前頭列岫青。曉晴幽谷踏溪聲。飛烟細草春風  
路。竹杖青箱稱野情。  
無孔笛中吹古調。沒絃琴上弄新聲。行行好向煙蘿  
去。一片閑雲不世情。

聞任尚書彈琴詩

余俗性鄙野。於琴瑟間會不用心。雖不知調弄  
音律。其廣按方圓之制度。高低緊緩之得中。亦  
可考而詳也。此豈陶淵明所謂但取琴中意。何  
勞絃上聲之意歟。今有奉善護軍任公。曾爲樂  
府之首領官。於其八音。各盡其妙。豈非自從仙  
界來降人世。化頑嚚而歸于閑雅者也。月二十  
日。到于鄉而夜坐。悄然索琴而彈之。其音泠泠  
然。善矣。可以解吾愠。吟得長句四韻一首。示諸  
同席。此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者也。

松谷詩史 卷之一

三十六

我今雖不解音聲。但好絲桐浪得名。閒弄清溪歌五  
曲。與深明月夜三更。一彈宛轉塵懷靜。再鼓飄零古  
意生。既已冷然得真趣。絃絃雅韻不須評。

三月二十日。向春州發行。

細馬輕裝出郡城。歸心遠指夕陽程。萬般春景牽遊  
目。此去殊非寂寞行。

宿橫川

旅館寥寥一夜遙。夢尋蓬島渡雲橋。覺來忽見東窗  
白。半破冰輪掛樹梢。

過葛豐驛

過盡長橋首屢回。滿懷春思浩難裁。水邊細草飛黃

蝶。樹樹閑花隔岸開。

### 蒼岑驛

亭外森森古木尊。蒼峰蒼翠蒼雲翻。溪流澄澄開鏡面。山氣藹藹橫烟痕。暫憇彷徨不忍去。隔林啼鳥猶堪聞。郵民報道日已側。且復上馬空馳奔。

### 沙勿洞中

洞深春景富。所見怡遊人。濃暖雲如松。芊綿草似茵。巖花紅錦爛。澗水碧羅新。習習風吹袂。聊堪躍路塵。

### 過洪川

水邊桑柘兩三家。好事桃花映李花。探賡何人來碧

表谷詩史 卷之一

三十七

洞。隔溪閑放一聲歌。

### 原壤驛

半過洪川館。晚投原壤亭。看看斜日影。點點暮山青。

### 春州

重到召陽江上樓。滿樓春色更風流。雲烟花月閑吟處。消遣繁盈客裏愁。

### 次崔向上安乙所贈詩韻 二首

少年才氣冠朝端。揚歷榮班播美音。賈日孤忠懸古鑑。戴雲秀句比南金。驛樓夜月情方洽。野店春風興轉深。此是丈夫行樂處。幾教紅粉暗傷心。

鶯飛出谷調毛羽。擬欲遷喬轉好音。飄飄多年藏美玉。陶沙幾日見真金。功名也任期先後。揭厲應須較淺深。且喜客中逢好客。欣然一笑共論心。

### 清平寺

排麟松磴到松門。午梵聲連一洞雲。閑寂安居何日用。但將玄福奉明君。

### 過梨嶺

程途多犖确。高轉翠松陰。馬困人猶困。山深水亦深。白雲生遠壑。紅日掛遙岑。到處窮幽邃。行歌蜀道吟。

### 聞鶯有感

表谷詩史 卷之一

三十八

天氣清和物色婁。雨晴山日漏雲邊。忽聞鶯語傷懷抱。人去花殘又一年。

### 遊圓通寺 二首

所見非塵世。遊人眼更勞。八雲雙澗靜。撐漢四山高。冷淡隨僧格。奔忙愧我曹。忘機倚禪榻。覓句一揮毫。禪賓岑寂夜。曾不夢塵勞。性靜月長滿。神清風自高。冥禧歸寶位。密護是天曹。瞻禮大悲主。香煙繞白毫。

### 月夜看白芍藥

夜涼閑步遶芳叢。香霧霏霏月正中。正似美人披練袂。嫣然相對玉燈籠。

涼階月花盛開夜看

清香散漫靜無風。玉斧修成白玉叢。入夜花光添皎潔。却疑身在廣寒宮。

秋日

目窮紅樹外。倚柱已斜曛。鷓鴣引暮愁去。鴈幸秋意歸。那堪對搖落。不可無傷悲。黃葉亂蕭瑟。西風吹我衣。

病中作

寂寞愁懷未可攬。一窗風雪正蕭疎。嗟牙疾痛連針灸。頭髮蒙塵不洗梳。雲自無心生遠岫。山如有約對幽居。良辰已過陽生旦。點數光陰檢曆書。

耘谷詩史卷之一

三十九

看雪寄元少卿立

夜看雲蔽月。朝見雪漫天。着樹粧梅玉。穿林散柳綿。歌樓添酒價。禪舍鎖茶烟。獨詠無人知。唯思元子賢。山城驚歲暮。雲凍苦寒天。密雪飄蘆絮。重裘擁木綿。未看飛鳥影。不見起人烟。供暖惟尊酒。何須論聖賢。

遊麻田寺

戊申十二月。立春後八日。客子訪僧居。僧居依翠窠。陽崖雪半消。陰壑風蕭瑟。主人不開門。安然坐禪室。問道默無言。正是維摩詰。目擊心自知。無得亦無失。端坐兀忘機。斜日照書帙。山鳥莫催歸。重遊恐難必。

立春日寄元少卿立

白髮丁寧不放吾。堂堂歲月又云徂。老來却恐看新曆。病後無心換舊符。行樂及時君勿讓。酒杯窮處我當沽。風光已作青春意。花下相期共醉扶。

野叟吟

布穀催耕啼樹頭。杏花村外雨初收。勸農使者來何晚。遠近林園綠已稠。

已酉三月向寧海府途中作

芳草萋萋路欲無。春山礧礧鳥相呼。水生石澗鳴琴筑。花映松崗作畫圖。

耘谷詩史卷之一

四十

堤州南郊

十里春原新雨過。鷓鴣上下弄晴先。軟沙細草環邊路。時有幽花渡水香。

冷泉驛

一溪雲水靜。寂寞無人家。惟有迎人笑。野挑山杏花。

竹嶺

策馬行穿竹嶺寒。行裝彷彿接天門。高低遠近山無盡。南北東西路自分。處處封疆平布列。重重洞壑互馳奔。停鞭四顧乾坤豁。眼界微茫八暮痕。

宿順興府

滿城佳致一何新。草綠花紅各自春。吟詠竹溪溪上月。灑然方寸絕纖塵。

榮州路上 另處山

白白紅紅挾路歧。水清山好雨催詩。青裙皓袂誰家子。背立花林目不移。

宿安東次板上韻贈權同年從義

邂逅相逢眼更清。已償思慕十年情。留連未辦青燈話。却恐忽忽不暇行。

到寧海次官舍板上韻

丹陽風景勝襄陽。覓句人人援筆忙。海氣連軒浮霽

耘谷詩史 卷之一

四十一

色日光涵壁照新章。鶯翹煙渚離離白。蝶遶花叢點點黃。對此襟懷清且靜。更無餘事攪吾腸。

觀魚臺

深淵得所樂洋洋。衆尾莘莘短復長。我自知魚子知我。莫將同異更商量。

鳳松亭

鳴舞何時覽德來。栽松欲待已多年。此亭已應荀池瑞。須折前塘一朵蓮。

貞信洞

柳綠花紅一洞幽。清溪兩岸盡青樓。問誰守信懷貞

絮空掩紗窗詠相舟。

燕脂溪

誰號燕脂一派長。溶溶漾漾帶山光。桃花點點隨流到。疑是佳人洗宿粧。

泣仙樓

泣仙樓外柳成陰。人住人分恨未禁。別淚行行添作浪。塘春水更方深。

無價亭

亭名無價價難期。山水遊觀此最奇。正好海天雲破處。一眉新月掛松枝。

耘谷詩史 卷之一

四十二

到寧德 另野城

雲淡風輕十里程。馬頭山好雨新晴。小徑清淺城東路。一樹梅花隔水明。

酒登驛路上

一分春寒猶未退。雨催耕種水生渠。落花寂寂鳴鵲外。時見村童拾野蔬。

圓寂菴

四擁青山密。中開碧洞幽。竹風生屋角。花影上樓頭。禪榻僧初定。茶軒客小留。喜尋勝地。半日得清遊。

二十四日發丹陽。次府使韓公詩韻留別諸公。

海村三月偶尋芳。遊賞花叢與柳行。今日鳳松亭上別。他年應入夢魂場。

平海望槎亭

望槎亭上望槎郎。佇待朝天八月涼。極目尚難窮里數。不知何處是扶桑。

越松亭

松陰十里白沙平。亭外晴雷驟浪聲。境勝難容塵世足。臨風暫慰愧吾行。

迎曦亭

迎曦宜及曉頭來。日午登臨意未當。但見波頭浮屋脊。松谷詩史卷之一

四十三

氣。彷徨不覺已斜陽。

宿蔚珍<sub>号仙槎</sub>

朝發箕城碧海頭。夕陽行過翠雲樓。夜軒吟詠仙槎月。消遣征途無限愁。

次臨濟亭詩韻

水色山光在後前。四時佳景自年年。數行鷗鷺驚飛外。疎雨霏霏隔淡烟。

登知觀望蔚陵

數點稀疏微浩渺。問人言此是蔚陵山。若爲駕彼青田鶴。橫截滄溟往復還。

次龍化驛詩

乾坤浮水水浮空。打石濤聲入座中。此地若逢魚變日。一朝雲路可腰紅。

宿三陟。却寄丹陽故友。

解衣閑臥一軒涼。公館寥寥月照床。半夜竹風簷底枕。忽然驚破夢丹陽。

次平陵驛詩韻

碧海迢迢碧。青山點點青。欲將探勝槩。下馬上林亭。宿羽溪。次板上韻。<sub>号玉金</sub>

蒼海西頭有一城。羽溪曾得玉堂名。一園梅竹雲光靜。十里桑麻景氣清。林外鳴鳩呼雨過。簷間飛鷺讓風輕。仰看壁上珠璣句。欲和多慙竟未成。

四十四

次郊字韻

三月春頭客遠鄉。幾經平曠及幽荒。今朝已與東溟別。迴望雲煙暗斷腸。

宿離舟中

躑躅層層映碧連。一江春色別藏天。漾舟直逼桃花浪。恐被閒人畫筆傳。

旌善路上

巖嵒崔嵬洞幽深。山木陰陰有啼鳥。落花時向馬頭

七峯書院事蹟

大明萬曆四十年壬子。合辭齋會。勘達祠宇於原州北三十里七峯。越十三年甲子。奉安

高冊國子進士松谷元先生位版。

春秋祭享祝文

伏以學傳洙泗。道宅首陽。一部詩史。萬古綱常。斯文之享。永世無疆。謹以牲幣。祭盛庠品式。陳明薦。

顯宗大王十四年癸丑十二月。

特命賜額七峯書院。

賜額祭文

松谷詩史卷之五 事蹟 一

國王遣巨禮曹正郎朱挺廉。諭祭于原襄道原州牧禹

麗國子進士元天錫之靈。民厥懽德。天啓聖祖。一

掃昏穢。萬物咸覩。展如之人。獨行不顧。隱居維嶽。永

矢考槃。恭惟

獻廟念切甘盤。既勤期召。亦屈和鑒。志堅踰垣。匹夫

難奪。能以禮下。俾遂高節。採薇西山。何損周德。垂釣

桐江。實扶漢俗。究厥所歸。豈無預養。以也。好學。長進

勉強。優游涵泳。深論義理。遭時獨亂。蘊而莫試。暫避

國子。非為悠仕。邈世無聞。高尚其事。風聲所及。異代

興起。茲遣禮官。敬奠祠酌。數字華額。萬古矜式。

七峯書院題詠

麗朝冠冕。總煙空。松谷餘風。振海東。宇宙棟樑成廟貌。春秋香火走村翁。川流一派淵源迥。壁立千層氣象雄。暇日壺觴爭醉德。亂峯微雨詠歸中。

吳翹

松谷祠堂架半空。從知高躅冠吾東。已將矻矻探書與。更喚惺惺警主翁。講熟君臣真義烈。志輕軒冕是豪雄。門前特立千尋壁。宛爾儀形俯仰中。

尹之篴

碩士胸襟水月空。回瀾能使百川東。龍潛早卜棲身地。豹隱甘為避世翁。溪護廟庭流不溢。山扶棟宇勢多雄。千尋鐵壁凝然立。來自先生氣槩中。

松谷詩史卷之五 事蹟 二

網常萬古日麗空。扶植方知此道東。廟貌即今追白鹿。儒風何必待文翁。晴雲滿壑溪聲遠。列岫排簷石勢雄。一宿西齋清澹骨。依然九曲武夷中。

黃敬中

高懸日月照晴空。獨秉葵倫道已東。洪範九疇歌麥子。清風百世採薇翁。川雷轉轍聲俱遠。石劍攢雲氣

李植

從雄。二樂即今猶可想。誰分燥濕素琴中。

李元鎮

山棚巖

化工非劇能。玄機或巧設。棚巖是俗名。鬼神豈手。  
七峯類削成。千尋立突兀。龍門擢砥柱。鰲岬留霜骨。  
或卓史臣筆。或舉卿士笏。特以比高節。萬古誰擬抗。  
此有耒耜祠。馨香常對越。斯人樹綱常。有言垂日月。  
焉得翰苑筆。錢作先生碣。

李植

甘盤舊學伯夷操。駐蹕山臨舒嘯臯。瞻彼七峯千  
丈峯。翼然祠屋兩相高。

耕谷詩史 卷之五 事蹟 三

鄭熙夔

海東樂府詞

白衣來自草萊。紫袍坐開王座。但見故舊恩。不見千  
乘尊。此何竟何事。應對惟一言。君不見檣中之書成。  
灰塵子孫生聖人。當時著述空勞神。

鄭弘翼

先生以寒儒在下。一時名公巨卿敬慕者多。多有送  
子弟受學。先生之道德重望。可以想見。輩世後伏節  
仗義之人亦非一二。而皆是仕宦於朝。食祿於君也。  
獨先生布衣巖穴。終始一心。言行並修。為千萬世綱

常之特節。又王氏父子因先生之學。而明正洗滌。來  
後之疑惑。意先生之忠愛。豈啻如許身殉國不事二  
姓而已之徒也哉。退溪先生曰。原城有信史。寒岡先  
生亦曰。原城有信史。澤堂詩曰。斯人樹綱常。有言垂  
日月。其曰信史與垂日月云者。皆指王氏父子事也。  
固翁一死。時也勢也。尚矣至矣。振宇宙而人無間然。  
徐掌令一絕詩。不過曰却恨前朝棄不長。

太宗大王褒之以夷齊之流。吉注書類彼勇退。卓乎高

矣。被州官督令。如京上疏曰。臣於前朝登科。益仕。臣  
聞文無二夫。臣無二君。乞放鄉里。遂不事二姓之

耕谷詩史 卷之五 事蹟 四

志。上嘉其義。優禮遣之。南在諸公贈詩流行。權陽  
村題其帖曰。有高麗五百年培養教化以勵士風之  
效。萃先生一身而收之。有朝鮮億萬年扶植綱常以  
明臣節之本。自先生一身而蒸之。其有功於名教大  
矣。柳西屋砥柱碑記曰。日月新輝。山川改觀。向之飲  
食煦煦於王氏之門者。奔走恐後。而先生以不事二  
君之義。屏迹衙門。其忠烈矣。夫犯天下之大難。立天  
下之大節。行天下人之所不能為。能使烏山一區。獨  
留王氏甲子於數十年之久。嗚呼。真砥柱也。噫。讀陽  
村之題。西厓之記。治隱高風千載之下。可以廉頑立

幅天若使文德君子作述。耘谷先生贊傳。則其立言  
修辭。倘復如何乎。太宗大王以太常博士徵召隱  
使官。至而先生折菊。祭伯夷。太宗大王以烏山土  
地賜治隱。詔令下而先生取以種其田。蓋托物寓志  
以見其貞操者也。聞風起慕。人到于今稱之。太宗  
大王以甘盤舊恩。訪耘谷。而先生終不視。先生平生  
所守。未嘗有一毫之或動。雖丹心所激。忠義大節之  
筆之於書者。惟欲晦藏。不使人知之。則先生之志。人  
孰有識之者耶。數百年後。史纂論斷。可謂知先生矣。  
耘谷詩史 卷之五 事蹟 王

石逕墓所事蹟

高麗國子進士耘谷先生墓碑。象先生原州人。姓元  
氏。諱天錫。字子正。高麗國子進士。見麗氏政亂。隱居  
獨行。號曰耘谷先生。及麗亡。入雞嶽山。終身不出。  
太宗累召不至。上高其義。嘗東遊幸其廬。先生避  
不見。上下谿石上。召守廬。厚賜之。官其子洞昂  
基川縣監。後人名其石曰太宗臺。臺在雞嶽覺林  
寺傍。今原州治東十里。石逕有耘谷先生墓。又前一  
墓。孺人之墓云。初先生有藏書六卷。言亡國古事。戒  
子孫勿妄開傳之。累世有子孫一人竊開之。大懼曰。  
耘谷詩史 卷之五 事蹟 六  
吾家族矣。舉而燒之。其書不傳。猶有餘遺詩什。此所  
謂詩史者也。吾聞君子隱不遺世。先生雖逃世自隱。  
非忘世者也。守道不貳。以潔其身者也。伯夷之言曰。  
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天下暗  
矣。不如避之以潔吾行。故其傳曰。歲寒然後知松柏  
之後凋。凝世混亂。清士避見。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  
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聖人之清者也。  
先生蓋伯夷之倫也。鄉人爲之立祠以祀之。祠在州  
北三十里七峯。稽其世牒。始祖尹長克富。克富生宗  
偏。宗偏生倉正寶齡。寶齡生倉正時俊。時俊生精勇。



別將悅悅。生宗簿寺令允迪。允迪生天常。夫婦夫祐。天常進士。或曰仕顯於本朝。無所致。天祐縣令。痛人元氏。宗簿令廣明之女。非一元族氏。以爲原有兩元。是也。長男止。直長同正。次男洞。基川縣監。先生後世子孫甚衆。基川之世家大。其贊曰。巖穴之士。起於有。時。縱不列於世。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教立於後世。則禹稷夷齊一也。先生可謂百代之師者也。

陽川許穆著

祭文

山有厥微。可以療飢。室有琴書。可以自怡。湯幣殷勤。耘谷詩史。卷之五 事蹟 七

星宿難容。窮天不顧。獨槩千胸。千古空山。一縷清風。聊薦鄙誠。尚臨茲衷。

鄭述

夷祿骸。歷千春。不事非君。有幾人。今日偶尋耘谷蹟。故山應與首陽隣。

金昌翁

癸巳仲春修

耘谷先生墓。猥側名於監董之末。感吟一律。

碧山紅旭海東明。瀨氣朝生志氣清。耘谷幽堂今日拜。銀臺歸夢白雲耕。昔賢大節惟仁義。衰子微陽

利貞。沒世無名。還自辛。浮生滾滾老昇平。

洪義祖

古碑苔字尚分明。景仰先生素腹清。孤竹風高首陽孫。以微星照富春耕。弁巖特立傳名久。詩史長留見節貞。志士千秋多曠感。太宗臺下路猶平。

權晬

名教東方孰使明。寸膠多力一河清。殷天擎得西山採。漢鼎扶來富野耕。大老豎碑崇氣節。先王移碑獎忠貞。百年墓貌瞻依舊。誰謂邱陵閭劫平。

金洛受

耘谷詩史。卷之五 事蹟 八

殷商日月照心明。萬古遺風孤竹清。鳳蹕當年空悵望。維岑何處晚歸耕。雲淒短碣偏增感。霜逼寒松獨葆貞。綿邈青山蓬棘剪。重修堂舍慕昌平。

鄭鴻慶

前朝辨說獨分明。星日至今耀太清。孤臣淚咽鰲江渡。處士名高雉嶽耕。圃翁去後魂俱烈。牧老來時節共貞。遺孫負去春荻綠。爲惜蓬科半已平。

李治進

隻手東天捧日明。滔滔肉眼亦知清。悲歌義士登山採。舊學甘盤遜野耕。鳳蹕彷徨勤禮訪。龜頭翳落

表忠貞。新憂未克。趨監董。悵望。封榮志不平。

許儼

堂斧新。步照眼明。富春重憶一絲清。沁洲不盡忠臣淚。牧老曾同處士耕。分揀金牛須直筆。長辭玉帛利幽貞。白雲流水荒臺曲。輦路依然草色平。

丁若璿

佳城數尺土花明。仰止。先生百世清。松嶽忍看黃葉蝕。雉峯堪伴白雲耕。原莎帶雨新添色。礪柏經寒不改貞。谷口春薇加豆實。器嘗歲歲卜安平。

李圭采

耘谷詩史 卷之五 事蹟 九

維嶽崢嶸。麗日明。遺風遙挹一絲清。乾坤雖廣。將安適。林壑此深。仍自耕。可與夷齊相上下。遂從圖牧並忠貞。雲孫重改幽堂架。歌綠新蒞繞城平。

沈東翼

隻手擎攀海日明。先生之志聖之清。尊師賁趾千乘駕。圖僕藏蹤數畝耕。百世高風皆仰慕。當時苦節獨幽貞。府東一麓。適瞻地中有煙。瀟瀟不平。

鄭鴻順

卓冠三韓義理明。先生名節聖之清。高標宛轉桐江釣。晚計逍遙粟里耕。百世聞風增肅敬。千峯悔迹

利幽貞。天慙鬼秘。精裡地。瑩城重新石逕平。

沈啓宇

潤回山拱洞天明。耘谷遺風左海清。赤嶽蓋云箕畝有。白雲猶似富春耕。特書篆古高麗字。獨秀松舍晚節貞。鎮日堂封瞻仰久。不愁歸路夕烟平。

洪義升

巖巖雉嶽際休明。左海攸瞻淑氣清。翠栢重封春雨露。白雲猶似舊耘耕。澤存函石詩之史。卦得天山遯用貞。屹彼七峯尤感慕。何年肇域享升平。

韓致兢

耘谷詩史 卷之五 事蹟 十

癸巳改茲草時慰安祭文

我祖堦介。周梁是恥。我祖高尚。漢鼎攸恃。不履蓬豆。子孫之職。迺肩迺歆。厥理靡忒。雨露浸濡。俾惕封樹。諷展啓閉。納惟匪慕。矜紳相牧。奮錡如趨。監此微衷。毋虞其虞。

山神祭文

赤嶽巖巖。海東維瞻。耘谷幽宅。萬禩無數。賴靈拱衛。貽我裕惠。堂斧恭修。用薦菲羞。

右洪義祖製

歲丙申十月辛亥之朔壬子之日。改豎。先生

墓表。後學觀察使西原韓益相慨然與感。以是日往拜于墓。就先生隱居之地。探厥一束。取水一盃。于以奠之。蓋取先生詩中明月盈虧水自清。但將微葢送餘生之意也。敢告于先生之靈曰。山窮而深。先生之心。山高而截。先生之節。萬古青山。不崩不寫。謹將薄具。用伸迥慕。秋色崢嶸。烈日懸。後人來拜短碑前。尚進士書何大。耘谷先生美自專。山仰聲名瞻舊隱。豆蔴微葢想當年。周仁商鼎應非昧。臣道固然樹益堅。

韓益相

耘谷詩史 卷之五 事蹟 十一



耘谷先生事蹟錄後語

余嘗尚論歷亡時事。竊悲三隱之迹。而信其義。以爲國隱大而任。牧隱正而和。治隱嚴而晦。是皆自靖以獻。特立萬古。莫或尚之。顧時義錯謬。難知而易疑。雖不以病。亦足以憾。乃歸考。耘谷元先生遺事。作而歎曰。先生之與三隱先生。其心一也。迹殊而義無。抑有光于三隱者。非耶。夫身佩五百年王璫。存亡與俱。成仁取義。而社稷爲重地。忍二王之駢首者。國隱先生之大而任也。立于一言。毅然難犯。王綱賴死。而前朝雅望。雅容封伯之新命者。牧隱先生之正而和也。

耘谷詩史 卷之五 跋 一

超然遠引。不事二姓。其擇益精。其辭益婉。而彼哉妄男不知。則敢肆詆訕。此以知治隱先生之嚴而晦也。前人之論述備矣。繁言所遇不同。故曰不以病而以憾。若耘谷先生。見幾玄陵。遷迹荒野。爵祿不加於身。權位不到於手。不拘不係。無貴於時。山林一進士耳。乃敬天降衷。愛人爲禽。其心若曰。亡國數倫。吾無如時人何。猶有不亡不數者。非我扶之而誰也。而猶立光明卓絕。一如錄中所記。意匹夫無位。猶常是賴矣。千乘屈節。罔敢臣僕矣。短什巾行。百世信筆矣。茲可謂任其大和其正而晦其嚴矣。故知三隱而無遺。

誠者先生一人而已。亦曰所遇不同耳。惟其詩傳而史佚。論者惜之。然陶山李夫子讀先生詩曰。史也。史寓於詩。詩傳而史不下。何佚之惜乎。然先生之詩。今猶有可諱。況史哉。千秋萬歲。終必有深惜之者。顧余不得不為是惜也。

八溪鄭亮欽謹識

耘谷詩史 卷之五

改

二



詩以史名。志其直也。從古聖人之徒。信道篤而自知明。故遷世不見。是而元悶。是知純剛至正之氣。前明光大之學。載於言而成章者。非經則史也。吾先祖耘谷先生。遭時板蕩。獨秉彝倫。隱居而著詩與文。文則史也。史失火無傳。卽海東樂府詞所謂當時著述空勞神者是也。惟詩二卷。尚爲我五百年承家之鍾鼎。卽退溪寒岡兩先生所謂原城有信史者是也。若稽羅末時事。王氏父子之冤。定妃所命恭讓之令。事在洪武二十二年。已見詩中數三首。據實直書者。蓋此時事也。金火遞遷之後。有南行新國奉金。尺受寶錄。耘谷詩史 卷之五 改 三

慶養之詩。可見所諱之不在詩也。先祖以高麗忠肅王十七年庚午七月初八日。嶽降。而詩中所係年月。始於辛卯。終于甲戌。其間爲四十四年。萬斛珠璣。豈無遺漏。藏之石室。紙爛蠹蝕。有時筆讀。不覺涕隕。嗚呼。淹中妙鑰。不抽不傳。今也將付剞劂。皆言虛水鼓琴。不害於華夏之切。西山採薇。無損於戎商之德。故務光之操。伯夷之歌。未聞諱之於殷周之世。況一部詩史。爲萬古綱常之重者哉。蓋其造道成德。史纂論斷。可謂知言。至若大節所寓。錦溪朴公序之詳矣。何容贅說。嗚呼。衣冠之祇。在於治東十里石逕之山。

州北三十里七峯。卽賜額多靈之所也。風聲所及  
爲之仰慕而歌詠者。亦頗蒐輯。附于卷末。原稿凡二  
冊。二冊凡三編。摠一千一百有四十有四首。佚於原  
稿而存乎謄本者。亦在此數。然謄本之八梓者。雖有  
疑難處。從何質訛。以其簡褻重大。故二冊則分而三  
之。三編則釐而五之。非有意於其間也。嗚呼。某年月  
日之逐題縣錄。五六七言之不以彙分。一依親筆  
次序。不敢改易。刊出若干帙。以備湮沒之歸。亦以俟  
日後好古之君子。

崇禎紀元後四戊午五月上澣十六代孫 際敬識

松谷詩史 卷之五

後

四



# 石齋開刊

## ■ 觀瀾 元 昊 資料

- 生六臣文集 抄錄 ----- 32
- 生六臣觀瀾元昊(資料集) 抄錄 ----- 43

觀瀾先生傳

郭世翼

元先生諱吳原州人高麗門下侍中弘弼之後永樂二十一年癸卯登第實本朝世宗莊憲大王四年也逮事文宗官至直提學魯山幼冲嗣服時事艱危公謝病退居于鄉迨魯山遜于越也公就越之西思乃坪居焉其傍有棠邱臨江除土為臺曰樹為亭號觀瀾月登臨東望累欵不已魯山終命泣

血居廬朝夕盡哀方喪三年後還歸原州之南村名其洞曰霧巷其平生詩文悉傳諸火誠子孫使勿復學業服田力穡其子一遵其志光廟以戶曹叅議徵不起隱淪終其身其孫叔康以己丑史官死於史事嗚呼先生英廟培養中人也許其昵侍帷幄備對顧問黷莠於藝文之場者如何也當乙亥丙子之際慶明夷之艱利箕子之貞以瞻其迹故世莫知其出處然其所處變心事不失時宜超乎榮辱之外不受刀鉅之禍隱然與西山之節千古同調殆未可易以死生論之歟則百世之下必有折衷者矣觀瀾

一邱地至今田夫野人聞能言之公其不朽哉

墓碣銘

崔錫鼎

昔在端宗初 光廟威德日盛集賢殿直學元公謝病歸鄉里與世相絕及端宗遜于寧越就越之西築室名以觀澗或臨流嘯詠或閉戶著書晨夕瞻望涕泣以寓戀君之忱乙亥端宗運訖服方喪三年制畢復歸原州舊廬不出戶庭人莫得見其面其侄子判書原城君孝然屏徒御踵門請見堅拒不許光廟特除戶曹叅議召之以死自誓不應命坐必東向卧必東首以終焉蓋以莊陵在舊居之東也始端宗降號寧山君今上朝陞封太君至戊寅冬追復位號為端宗大王性享于祧廟

封寢園為

陵時錫鼎嘗應揔理使監董封陵事

白于上褒尚其時節義人於是公則旌其間金時

習追贈其靈嚴興道贈官配享于六臣祠回鄉

儒疏請躋享公於燕谷書院又以公及季孟事趙旅

金時習戊時壽南孝溫諸公建祠于嶺南之咸安並

享焉曠世哀榮三比而殆無憾矣公諱吳元氏為原

州著姓曾祖諱廣明宗簿寺令祖諱方甫贈吏曹

叅議考諱憲贈兵曹叅判妣元氏高麗國子進士



天常之女非一元也公詞藝卓成擢永樂癸卯文科  
文學聲望大為一時儕友所推重數歷清顯文宗  
朝官至集賢殿直提學其後公之孫叔康以史官直  
筆被禍公遂取平生著述及疏章畫焚之且誡諸子  
勿復讀書求名利以故家無隻字遺歲年代且復邈  
官歷生卒事行始終無傳焉噫當寧除之際事有至  
難言者非明識特操超然於利害禍福之道夫孰能  
高舉遠引歸潔其身以盡自靖自獻之義也哉若生  
生見幾勇退既得大懼之明拒貞忠大節尤為百代  
人臣之軌則而致命遂志又泯然無迹與成謹甫諸

公異塗而同歸後之篤論者曰悅卿今之伯夷六臣  
今之方練又曰烟村霧巷比六臣較高鳴呼此可以  
尚論古人矣霧巷即公所居烟村即崔直學德之云  
易曰明夷利艱貞內難以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余竊切  
以為元公以箕子為心者也公娶寧越辛氏保勝即  
將乙賢之女生四男一女長孝行生貞次孝廉文科  
弘文館校理次孝乾進士次孝坤進士女適吳致宗  
墓在泉州南十里南松夫人同岡而異墳舊無碑表  
今將鑲石樹諸經後孫燦章公遺事來請銘銘曰  
人臣事君獻節為忠先生朱悅此公此同先生先生

生降不淑天位有歸 故主褒復明燭幾先洪馬之

征屏居鄉里脫纓紫名幾山之西爰來結屋坐卧必

東若星拱北天地肅滄哉守其貞身歟方喪跡不尸

庭不事二君夫規固懷猶嗟大子並我心助 聖上

在宥邦禮貳昭新禧 端廟列于宗祧洗雪積冤神

人胥悅乃眷先生旌褒梓楔 贈亭之典延暨梅嚴

百世之下有聳觀瞻舊國臺碑戰戰戰刻節彼雒岳

維水激激是通 治政道錫所依靈神勝靈擇佑無

違公有雲仍圭蕭恭綴作焉銘詩風茲千億

謚狀

徐有鄰

嗚呼千古人臣之效節立殫者何限至 皇明建文

時諸臣無復有加於天下後世茲豈非世運寢降彙

倫愈數人臣報主之意不若是烈未足以自憐於天

地之間耶我 朝所稱六臣者固無讓乎方鐵諸公

而至若當時觀瀾元公其所以致命遂志者泯然無

迹未若六臣之光明磊落而世之爲論者反以公高

諸六臣者何也獨審手幾微之際盡節于 傳綽之

後高舉遠引潛身隱跡暗以合于古昔哲人靖獻之

義則公實有焉謹按公諱吳原州人高祖弘弢高麗

門下侍中曾祖廣明宗簿寺令祖方甫 贈吏曹參

議考憲 贈兵曹參判妣元氏高麗進士天常之女

非一本也公擢永樂癸卯文科 文宗時官至集賢

殿直提學 端宗初卽位諸賢士大夫方翊輔新化

翱翔 王朝而公獨一朝謝官歸鄉里曰與世絕不

通人莫能曉其意及 端宗遜于寧越公自原就越

回樹為屋號曰觀澗 鋤園以自給至乙亥 端宗運

訖獨公為方諫之三年然後復歸于原自是足不復

履庭而不復對人其從子原城君孝然固請見公拒

之堅為其新貴也 光廟特除戶曹參議以觀其去

託公誓死不應命生必東向寢則東首以 莊陵在

東故也配寧越辛氏保勝郎將乙賢之女生四男一

女長孝行生貞孝廉文科弘文館校理孝乾孝坤俱

進士女適吳致宗公之孫叔康以史官死直筆公取

平生所著及疏章悉焚之誠子孫勿復讀書以故家

無遺藏其官廨事行生歿年壽皆無得以考焉 肅

廟成寅追復 端宗位褒當時盡節之臣於是旋公

之間曰忠臣之門而又聽州人士之請躋享于耘谷

書院又以公及李奎專趙旅金時習成聯壽南孝溫

並祠于嶺南咸安郡世所謂生六臣者是也以其與

死事六臣殊塗同歸生死一致而院號西山者以諸

賢之節同伯夷也昨年春同大臣奏特賜 孟專  
旅謚而公之裔孫有陳籲于 朝者又 命贈公謚  
於戲 聖朝表忠獎節之典曠百世而無憾矣余於  
公竊嘗懷仰高風卓節故謹采國人之論以報本常  
之徵

觀瀾亭遺墟碑記

洪良浩

嗚呼此古學士元公觀瀾亭遺址也公以我 世宗  
四年登第歷事 文宗官至集賢殿直提學 端宗  
初服謝病歸原鄉逮 端宗遜于越之清冷浦公卽  
其江上流筭土為臺同樹為亭名以觀瀾遂日登臨

望 君所寓丹枕與夫人手灌園鋤圃取蔬果納空  
甌有時浮于江達于浦 端宗上賓公就墓傍泣血  
居廬朝夕哭拜盡喪三年乃歸原州之霧巷開戶不  
見人面從子原城君孝然以 光廟勲臣屏其驥徒  
踵門請見公拒而不納 光廟特除戶曹叅議失施  
不起坐必東向卧必東首以終蓋 莊陵在東故也  
方公之在亭也隣有婆婦為人泮澣日往江干則公  
常常先已出坐亭上其父異之請問其意公泫然曰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吾之來此不忘吾  
舊君故也其文聞而泣曰妾早齡失天獨居難行意

將適人今聞公言身雖微賤於心有戚戚焉遂終身

守貞云雖愚婦愚夫聞公節義莫不感激慕所謂

頑懦可變者非耶嗚呼乙丙之際至艱之會也公先

見幾於未然超然遠引既得大雅之明哲未又盡節

遂志以畢君臣之義其視六臣所謂殊塗而一致者

也然見幾於初猶可及也盡節於終泯然無迹尤可

為難簞子之明夷利艱貞尤為協矣公諱昊字子虛

遭時不幸自焚其詩筆著述隱晦其迹故事蹟無傳

焉 肅廟戊寅追復 莊陵褒賞時節義之士特旌

公閭又躋亭于原州兼谷書院及咸安西山書院

正宗甲辰 贈謚曰貞簡越之人慕公義不已就觀

瀾亭遺墟頌以表章而為不泯其卓然之跡公之傍

孫羽孫方守原州捐廩伐石方伯沈侍郎晉賢助成

之走入請文於余余嘗高公節而悲公志者久矣書

其本末繫之以辭辭曰清泠之水上有白雲如蓋有

鳥有鳥啼何苦前有百身羅拜 王孫遊方不歸春

草生芳芊綿小亭巖臨水流入去何年水無盡芳

名將傳

撫遺

先生為人雅重寡言氣度精明家貧好學慕古而不

世宗朝嘗序以清官自勵 文宗召拜直學

學常侍帷幄 端宗初見時事艱危謝官歸原州及

皇甫仁金宗瑞等被禍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時

之不祥也嘗與梅月居士往往論當時事蓋後世之

人所不能知者也丙子端廟遜越公從越之西思

乃坪居焉蓋取思君之義也就冷浦上流仍作亭名

曰觀濶日往來其上東望歎欷歔寒暑風雨不廢勝

先生欲援上起居及進衣服供食饌必先書落葉納

壁壘中浮江達沙浦約待入於江上某處輒躬往敬

進亦為承候以是為當供 御食床如鼓形卷則為

几閒則為床常與妻灌圃鋤園韭欲自給蓋為進獻

故也及 端宗升遐泣血居廬三年歸霧巷牢閉土

室不接人面坐卧必東向終身不替以越在東也所

居名以霧巷者與崔直學之烟村一般意也元氏

李青坡陸題觀瀾亭詩曰鳴沙十里敵朱門柳暗花

明自一村月上東溟波浩浩風吹西塞雨昏昏蓬瀛

未必三千萬雲夢猶能入九吞回首日邊何處是只

應端拱儼居尊

元公觀首之次者趙公旅瀕次者李公秀村而姓名

之下谷以別號標之下方題以景泰年三月既望書  
于雒岳立石云而年上缺一字訥翁李公光庭之定  
以為六臣就施之際未知何所考也然以此為據則  
七年丙子矣夫石之為物終古不泐其立者又挺然  
不伙三君子題名必於是不以他人間之其亦有取  
於石歟雒卽原州鎮山而原固元公所居之鄉也方  
其携手登臨藉草卧坐西山之逸詩可和也中流之  
楚辭可詠也撫其迹而想其心有不傷心隕涕者乎  
噫自當時觀之鐵其券而金其櫃者輝煌震耀何翅  
山阿片石而霜降水落百年論定人之摩挲而苔噬  
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余按 端宗元年癸酉元公以  
集賢殿直提學謝病歸又四年而六臣施參判睦葛

序錄

七峯書院請觀瀾追享疏略

院在原州。已卯生負元錢。

云云頃聞 聖上舉慶朝未遑之典追上 端宗大  
王位號躋祔太廟甚盛舉也大臣繼以其時節義人  
可以旌表者兩臣聞特 賜旌閭闔幽隱使得列

六臣之後聽聞倂暨遠邇聳動元昊即臣等同州人

也臣等得之於父老之口誦彙之以諸人之誌述則

亦可以斑斑考之矣州之北有七峯書院即高麗進

士元天錫俎豆之所也之節之義前後並美配而食

之夫誰曰不可況我 聖上嘉六臣死節之義 賜

以魯湖之額俾受中丁之享 文皇帝獎孝孺之義

復見於今日而聖人作為出尋常萬萬也元昊與六

臣異跡同心忠節並炳則建六臣享祀之後配食於

先賢之廟事理即然灼乎無疑此非臣等阿其所好

徼惠 王朝倂寵眷於九重以顯耀於一方者也伏

願 聖上推聖朝表忠之典特使異代之忠靈乃得

並食同堂則豈獨臣等之私榮斯乃 國家之光也

檀曹回

啓

癸未判書  
趙相愚

元昊當 端廟遜越即就西居焉後服 端廟喪

三年其視殺身毀形表著於當世者隱顯雖殊而若

夫超然遠引闡然自靖終能建六臣之義樹倫常之

重則亦庶幾乎朱夫子所謂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

惻怛之意者也況其移家就越服喪盡制事蹟尤奇

高風峻烈久而愈彰遠邇之人莫不想慕感歎而同

鄉章甫元為興起有此腹食舊祠之請元天錫乃前



字號... 卷之...

朝完節之士所成就略同而又是同鄉之人並列俎

豆以為東土之士依歸發式之所實合事宜似當依

疏辭施行

批依回啓施行

奉安文

文學著望進退惟義獨扶綱常所立卓爾遺風凜然

聞者激昂表厥宅里 褒典孔彰式遵 朝令躋享

七峯仰惟耘谷百世攸宗堂堂大節前後同符陟降

有靈惟德不孤一體禋祀必勞惟馨千古佑啓惠我

光明

常享祝文

義合進退道存扶植遺風之懦士林矜式俎豆之享

永世無斁

## 觀瀾先生遺稿序

景泰乙亥端宗遜于越于時成朴諸公死之是謂死六臣而生而與死之者同其烈並稱為生六臣觀瀾元先生是其一也嗚呼受遺詔輔少主寵祿俱隆顯則苟當不幸之會死固職耳若觀瀾則既炳幾而遠引超然乎禍福之外顧其義無事乎死而參前倚衡精義在焉泯其迹而閱其心暗合乎靖獻之義不介乎溝瀆之諒此與辦一死於翻然勃然之間者較尤難而尤高六臣之節昭如日星而觀瀾之志深如淵海六臣之死冤乎泰山之可仰而觀瀾之生隱

若松栢之有心生死隱顯之際各自以其義而已矣獨恨夫當時諱其事良史氏無從而詳且其志隱忍韜晦不欲揭示於人並取其所著詩文焚之只有斷爛數紙脫漏於巾衍之餘凜然為霜燁然為虹一種光氣烈烈乎如見精爽是豈宜以全鼎一鑄論哉清冷之水滔滔不還落葉空飄尚帶傳書之迹樹屋土室宛留鞠草之墟則先生之名與迹與天壤而俱榮豈待乎托文字而不朽也哉先生原人也輿誌記其事州人士至今能言之余少小在鄉里聞先生名若山斗然且與吾先祖久庵先生並膺于七峯院尊慕尤有別焉今因其後裔錫祚之托而遂為之說如此云

癸酉季秋嘉義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

西原韓致應謹序

## 遺稿重刊序

蓋人之生莫不本於祖為後孫者徒知其身之出於祖而不知其祖之嘉言懿德則不幾乎忘其本歟忘其本則人道熄而與凡物何異哉若祖先有文學忠節之可傳於百世之下則為子孫者思欲光之史冊勒之金石輝煌炳朗耀人耳目使人有起想興感之慕者亦人之常情也噫粵我先祖觀瀾先生當丙子艱危之會炳幾於未然之前能高蹈遠引不讓於殺身成仁之士之節之忠可與殷之披髮周之讓粟並駕而無愧矣其在列朝褒揚之典士林俎豆之設至矣盡矣第恨夫當時先生著述家藏文字盡付于火無傳於世吾元之文獻猶杞宋之無徵矣雖有慕先

之誠於何所考而追遠乎只有脫簡之詞錄數篇焉不啻若全鼎之一鬚後之尊慕當如何哉去丙寅刊譜時收拾若干文字以付于後並名為遺稿然脫漏者過半矣甲子春又設吾族之譜過期而成役訖族君持常與諸宗謀曰貞簡公遺稿簡而率略易為人所侮焉或有關於先生文字則抄入添付為好余聞之曰不亦善乎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況為先之文字豈若桑梓之比哉誠如君言其亦述家風陳世德之道庶有少補而又使吾族之本於祖者觀感而柯則焉則幸莫甚矣於是博考公私文字綴拾修錄以補脫漏者至於西山龍溪東鶴彰節顛末與夫後賢撰述之詩什合為一冊登梓廣布一以示先祖尚忠尚節之懿一以寓後孫不明不仁之戒云。

龍集之乙丑秋後孫世宝泣血謹識

## 歎世詞

瞻彼東岡松葉蒼蒼采之擣之療我飢傷目渺渺今天一方懷黯黯兮雲五光嗟夷齊邈焉寡儔兮空摘翠於首陽世皆忘義徇祿兮四字缺而徜徉

公嘗在集賢殿文學聲望見重於世及端廟嗣位八公子強盛人心洶洶乃作此詞

## 夢遊錄

世有元子虛者慷慨士也氣宇磊落不容於世屢抱羅隱之恨難堪原憲之貧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穿壁囊螢無所不為嘗閱史至歷代危亡運移勢去處則未嘗不掩卷流涕若身處其時汲汲焉見其垂亡而力不能扶者也仲秋之夕隨月披覽夜闌神疲倚榻而睡身忽輕舉飄渺悠揚冷然若御風而登飄然若羽化而仙止一江岸則長流逶迤群山糾紛時夜將半萬籟俱寂月色如畫波光若練鴻鳴蘆葉露滴楓林悄然舉目如有千載不平之氣乃劃然長嘯浪吟一絕曰恨入長江咽不流荻花楓葉冷颼颼分明認是長沙岸月白英靈何處遊徘徊顧盼之際忽聞跽音自遠而至有頃蘆花深處閃出一介好男子幅巾野服神清眉秀凜凜有首陽之遺風來揖於前曰子虛來何

遲吾王奉邀子虛疑山精水魅愕然無以応然其形貌俊迈舉止閑雅不覺暗暗稱奇乃肩隨而行百餘步許有亭突兀臨江上有一人凭欄而坐衣冠一如王者又有五人待側都是世間人豪儀貌堂堂神采揚揚胸藏叩馬蹈海之義腹蘊擎天捧日之忠真所謂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也見子虛至皆出迎子虛不与五人為禮入謁王前反走而立以待坐定跪於席末子虛之上則幅巾者也其五五人相次而坐矣子虛莫能測甚不自安王夙聞蘭香深慕薄雲良宵邂逅無相訝也子虛乃避席而謝坐已定相與論古今興亡臺臺不厭幅巾者噓噫而言曰

楚辭風雨之後孤嫗取樽者藉焉以臣伐君者名焉千載韻譜卒莫之教咄咄四君永為噓噓天書未既王乃正色曰惡是何言也有四君之聖而處四君之時則可無四君之聖而非四君之時則不可四君者豈有罪哉顧藉而名之者非也幅巾者拜手稽首謝曰中心不平不自知言之過於憤也王曰辭佳

客在座不須瀾論他事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乃錦袍除酒於江村酒數行王乃持盃哽咽顧謂六人曰卿等蓋各言志以叙幽冤乎六人曰王庸作歌臣等廣焉王乃愀然正襟悲不自勝乃歌曰江波咽咽兮流無窮我懷長兮與爾同生為千乘死作孤魂新是偽主帝乃陽尊故國人民盡收楚籍六七臣同魂庶有托今夕何夕共上江樓波聲月色使我心愁悲歌一曲天地悠悠歌罷五人各詠一絕第一座者吟曰深恨才非可托孤國移君辱更捐軀如今俯仰慙天地悔不當年早自圖第二座者吟曰受命先朝荷寵隆臨危肯惜隕微躬可憐死去名猶烈取義成仁父子同第三座者吟曰壯節寧為爵祿淫金章猶抱採薇心殘軀一死何須說痛哭當年帝在梅第四座者吟曰微臣自有膽輪困那忍偷生見喪淪將死一詩言也善可能慙愧二心人第五座者吟曰哀哀當日竟何如死耳寧論身後譽最是千秋難洗恥集賢曾草賞功書幅巾者乃搔頭而長吟曰舉目山河異昔時新亭共作夢囚悲心驚興廢肝腸裂憤切忠邪涕泗垂栗里清風元亮老首陽寒月伯夷飢一篇野史堪傳後千秋應為善惡師吟訖屬子虛子虛元來慷慨人也乃捫淚悲吟曰往事凭誰問荒山土一丘恨深精衛死魂斷杜鵑愁故國何時返江樓此日遊悲涼歌數闋殘月荻花秋吟斷滿座皆淒然泣下無何一箇雄豪士身長過人英勇絕倫面如重棗目若明星文山之義仲子之清威風凜凜然令人起敬入謁王前顧謂五人曰哀哀腐儒不足與成事也乃援劍起舞悲歌慷慨聲若巨鍾其歌曰風蕭蕭兮木落寒波撫劍長嘯兮星斗闌干生全忠孝死作毅魂襟懷何似一輪明嗟月不可與慮始腐儒誰責歌未闋月黑雲愁雨泣風淒疾雷一聲皆倏然而散子虛亦驚悟乃一夢也子虛之友梅月居士聞而痛之曰大抵自古昔以來主暗臣昏卒至傾覆者多矣今觀其主想必賢明之主也其六人者皆亦忠義之臣也安有以如此等臣輔如此等主而若是其慘酷者乎嗚呼勢使然也則不可不歸之於天福善禍淫非天道耶夫不可歸之於天則冥然冥然此理難詳宇宙悠悠徒增志士之恨耳以詩和之曰萬古悲涼意長天一鳥過寒烟鎖銅雀秋草沒章華咄

咄唐虞遠紛紛湯武多月明湘水濶愁聽竹枝歌

先生嘗於夢中陪 端廟與六臣及崔烟村遊於 江上作詩廣和覺而起感文以記之名曰夢遊錄蓋寓言也深矣先生之前後著述親傳諸火而惟独歎世夢遊二簡幸得免焉自堯舜以下至非也九十一字既為前刊所缺而今因 莊陵誌記入然未能的知故偏書字行以俟更考

### 與友人書

音憑絕阻尊履若何吳僅支而生猶愧於人則非不知死固甘心一縷支離若是為苦天賦庸愚未效哲人之跡愧報何可言況前日伏蒙盛誨至今不忘于中無人寂寂耿耿之時種種自誓自責不覺長吁抑塞耳心驚神怕語不成緒只祈下照

此書出於海東歷代名家筆譜故今故編入然其原本卒莫之得見耳

### 行狀

士人元君松齡与余素相善一日訪余袖出一文字垂洩而言曰此吾十代祖直提學公行蹟而故寧越府使郭世翼氏所著也以先代忠誠之篤節義之高而世無述焉名湮沒而不稱悲夫向微郭公何以得此此傳頗詳而猶恐有闕漏者予盍以所覩記添益之吾与吾宗之在原鄉者鳩取若干財力既伐石表墓而所乏者文耳茲欲攬行狀以表文於今世之名士大夫余窃惟忠臣烈士之至行實非腐儒拙筆之所敢揄揚而草創猶襲於前言潤色必待於後手且君為先之誠有難孤負辭不獲已遂為之識謹按先生姓元諱昊字子虛其先弘弼仕高麗門下侍中賈与居原州我 莊憲大王四年癸卯擢文科歷敷清顯達事 文宗官至集賢殿直提學吁以當時人才之盛文学之多而先生得預瀛洲極選備顧問之班有論思之益其為人可想也時 文宗賓天 端宗嗣位此正成王幼冲之日周室危疑之際見幾而作謝病而帰屏居于原州之南村名其洞曰霧巷非明哲君子曷能焉未幾時事果變六臣駢首就戮 端宗避位於寧越距原州三舍程也聞之慨然欲哭不可泣近婦人遂就于越邦有禁不可近越之西有思乃坪坪之傍有江江之傍有邱其高可以望遠乃築土為臺因樹為亭號觀瀾逐日登臨東望歎歎東乃 莊陵所在也及 端宗運訖先生哀慕不已築室于墓側朝夕哭拜服方喪三年制畢復還于原鄉棄其舊居乃於深

山窮僻處築土為室席稿為牖而居焉不見天日罕與人接蓋欲秘其蹤跡不以恒人自處也有故人適按本道欲往見先生而知先生之不肯與時人相接悉去威儀單車馳往下馬立於土室之外呼先生之字先生恠之開戶視之果故人而新貴者也先生揮而却之曰子與我出處有異不欲相見也故人慚而退又其從子原城君孝然屏徒徒跣跪于門外請見先生拒門不納嚴責而却之亦以其佐 光廟靖社勲臣故也 光廟聞其名而重之乃召以戶曹參議終不允命取平生詩文悉傳諸火是以先生之著述無傳於世誠子孫無事筆硯為農夫以沒世故先生之二子先時司馬同榜而皆不赴奉先生之孫叔康即佔畢齋門人也以 光廟史官死於史筆其直無讓於董狐宜謂有先生之餘烈也嗚呼痛哉昔比干諫而死箕子佯狂為奴微子去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朱夫子稱之曰三人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由此觀之先生之於六臣迹雖異而其心則一也蓋嘗論之為主忘身視死如歸行高於一世名垂於萬古者六臣也則斯非比干之死耶履脫名利勇退急流主存而竭憂愛之忠主亡而盡哀慕之誠也則斯非微子之去耶夫終身隱淪不就徵辟坐必東向臥必東首誓不西向而事新主直與箕子罔為臣僕伯夷採薇首陽並美爭光昭乎日月不足為光宰乎泰山不足為高鬼乎天地不足為容則與六臣何以異哉百年之後公議始定六臣俱蒙褒典而旌忠亦及於先生又配享于平原七峯院及咸安西山院可謂於先生無憾而然於露梁之祠 端廟之庭猶未並享賸食則其必有待而然歟噫春草年年王孫不歸則先生之怨當復如何空山夜夜蜀魄啼血則先生之痛當復如何所幸者觀瀾遺址至今巍然尚存田夫野老頗能指点而某水某邱元學士之所遊當時拱北之誠猶可想像於數百歲之後則觀乎此者足以起尊慕之心而增感慨之懷矣于今之世豈無尚節好義之士乎惟埃折衷而增刪焉

進士咸羅南宮垣謹誌

### 雉嶽山題名錄叙

元公觀首之次者趙公旅漁次者李公秀亭而姓名之下各以別號標之下方題以景泰 年三月既望書于雉嶽立石云而年上缺一字訥翁李公光庭之定以為六臣就死之際未知何所考也然以此為據則七年丙子矣夫石之為物古不泐其立者挺然不伏三君子題名必於是不以他人間之其亦有取於石歟雉即原之鎮山而原固元公所居之鄉也方其携手登臨籍草鼎坐西山之逸詩可和中流之楚辭可詠也撫其跡而想其心有不傷心隕涕者乎噫自當時觀之鐵其卷而金其櫝者輝煌震耀何翅山阿片石而霜降水落百年論定人之摩挲而咨嗟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余按 端宗初年癸酉元公以集賢殿直提學謝病歸又四年而六臣死

參判睦萬中撰

請旌閭

啓

在 原州南門外五里許松林  
里 肅宗己卯二月十日

判府事崔錫鼎所 啓今此祔 廟之舉實是曠世之典其時貞忠諸人頃日仰達而更聞之則元昊以 文宗朝直提學 端廟初年退居原州之地 端宗升遐之後即入寧越服喪三年寢處土宇終制後歸家仍不起 光廟除戶曹參議累召不出事蹟與六臣不同而忠節無異故掌令臣尹舜舉為寧越郡守時撰 魯陵誌備載其事故相臣李端夏家亦有所記錄而頗詳其事蹟如此之人似當有旌表激勸之道 上曰特為旌閭可也

旌閭時祝文

國有曠典 魯山大君追復 王位祔 廟封陵仍摠理大臣建白 先祖忠節與六臣無異特為旌閭事判下事光簡冊感結幽明茲以宮堅棹楔于旧居之里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判府事崔錫鼎撰

旌閭閣識

五倫之有君臣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之大者也然而載籍以來身蒙大難有能知其義盡其分者蓋鮮矣而若集賢殿直提學元先生豈非扶樹天經地義之人耶在昔端宗光廟之際文學經術之士平時號賢士大夫一朝怵於禍福榮辱之分多喪其本然之天独先生始以明哲処艱貞之世而不失其志終盡事一之忠而泯然與醉琴諸公異塗而同歸則其孤忠卓節之凜然煒燁猶可以想見於百載之下矣嗚呼築臺觀瀾東望歔歔方喪三年泣血盡哀土室東首終身不替堅拒新貴矢死不貳罔非先生自靖自獻之義而罔僕之節也蟄戶霧巷焚其平生所著述詩文疏章戒子孫勿復讀書求名利而劬農匿跡尤其含冤痛憤迫不得已之情也余嘗慕其節而悲其志適遊到平原見棹楔之在山趾而即下馬而式訪其仍孫得明谷崔相公錫鼎所序碑銘而讀之盖先生節義之始終顯晦無不備載独霧巷之閭闕揄揚之言而旌閭傾圯風雨不蔽余於斯益悲先生子孫之替也先生諱昊觀瀾其号也霧巷即先生名所居村云觀瀾亭在寧越府之西思乃坪霧巷在平原治南五里程夫子顏案亭銘曰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斯可以銘此閭矣先生之友崔直學德之亦退居烟村以終云原之人士能知之乎余將誌之

請 贈諡上言

正祖壬寅四月  
日後孫景迪

伏以臣陰伏窮鄉側聽輿誦我 聖上因大臣 筵白特賜故正言臣李孟專故進士臣趙旅爵與諡 恩賁泉塗  
事光簡冊臣矣身仰感表忠之殊典俯激為先之私忱敢將臣祖不泯之蹟以冀 朝家一視之恩臣十一代祖故直  
提學臣元昊早年積褐歷事 世宗 文宗兩朝文學聲望見重一世逮至 端廟初載謝病還鄉及夫 端廟遜  
位之後即就寧越之西思乃坪居焉号其亭曰觀瀾灌園鋤圃以給其生潛身匿跡人莫見面既服 端廟方喪三  
年復歸原州故居改号霧巷以見其志坐必東向臥必東首以莊陵在所居之東也 光廟朝以戶曹參議召之而  
終不膺 命從子原城君孝然屏徒御踵門請見而堅拒不許終身一室不出戶庭且戒諸子勿復忝承平日著述  
悉傳諸火可見微意之有在也間經兵燹文獻未備臣祖歷官事蹟雖未之詳而卓節苦心至此而有不可泯矣粵在  
肅廟戊寅追復 端宗大王位号因其時大臣所奏褒尚節義諸人而旌閭之典首及臣祖繼因原州儒生疏請並  
享臣祖於高麗進士元天錫書院又因嶺南儒疏創設西山書院以臣祖及金時習南孝溫李孟專趙旅成聘壽同  
享一院即當時所稱生六臣而嶺南士論亦推臣祖為主享門閭棹楔為一鄉矜式之地院額俎豆駿百代公共之  
論則 朝家忠顯之政于古有光而曠世哀榮之典至此無憾風聲所及頑儒可變凡其旌表賻食之請記傳撰碑  
之辭斑斑可考又非独臣一家私言也總理大臣首發旌表之請兩院並享俱有疏籲之蹟故郡守臣郭世翼著臣  
祖本傳有曰处明夷之艱利箕子之貞超于榮辱之外不受刀鉅之禍隱然与西山之節千古同調故相臣崔錫鼎  
撰臣祖墓碑有曰見幾勇退既得大雅之明哲貞忠大節尤為人臣之軌則效命遂志泯然無跡与成朴諸公異道  
而同轍前後名碩之議朝家褒崇之教未嘗不以為生死六臣迹異心同而畢竟成就不讓乎殺身成仁西山院享  
可見其並美齊名則臣祖之於趙李兩臣即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迺者兩臣賜諡之命特因其子孫之自陳繼而  
有大臣之敷奏節以一惠有辭千古則四方聽聞孰無想風興起之心而臣窃忝先祖之遺裔尚保先祖之故居而  
幸際我 聖上闡幽隱崇節義之治若以猥越為嫌而不思所以陳情徹惠則臣之私情抑鬱有不暇言而在 朝  
家崇獎之道恐為欠缺故敢畧暴臣祖事實兼採可據文蹟仰瀆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俯察為先之私情亟推  
表忠之微典即將臣祖故直提學臣元昊依趙李兩臣例特 賜易名之典教是白乎乙可詮次 啓望良白內臥  
乎是事謹 啓



禮曹回 啓 判書 金龜鎮

向前幼學元景迪內現身戶口現納親呈的實是白在果觀此上言則其矣身十一代祖故直提學元昊以端廟朝生六臣中一人也粵在肅廟朝戊寅追復端宗大王位号時因大臣所奏旌其閭又因儒生疏請金時習南孝溫李孟專趙旅成聘壽同享西山書院則舉趙李兩臣賜諡特因其子孫之自陳繼而有大臣之敷奏至蒙允許其矣身若以復越為嫌而不思所以陳情而微惠則其身之私情抑鬱有不暇言在朝家崇獎之道恐為欠典伏乞聖明俯察為先私情亟推表忠之微典將其矣身祖故直提學元昊依趙李兩臣例特賜易名之典事令該曹稟処亦為白有乎所故忠臣李孟專趙旅之貽職贈諡或因大臣之筵白或因重臣之疏請至有成名數百年之後者突出於樹風勵俗之聖意今此元昊以同時並名之臣獨漏於一視之恩不但其子孫顛冤實為盛世欠典而如金時習南孝溫成聘壽三人與趙李元比之成朴六臣迹異心同雖生猶死畢竟成就不讓於舍生成仁之忠而至今聞其風者凜然有生氣只緣其子孫之零替未及有登聞之舉而在朝家崇獎之道恐不宜或取或舍以致斑駁臣意則夫及褒贈之四臣並許易名之典似合事宜是白乎矣凡賜諡之規雖有有儒賢死節人不拘職秩之法典先許贈職繼而議諡自是次第應行之例而莫重恩典有不敢輕議褒贈當並該曹就議大臣稟処何如依回啓施行

吏曹回 啓 判書 李命植

因幼學元景迪上言禮曹覆啓以為故直提學元昊以端廟朝六臣中一人粵在肅廟朝戊寅因大臣所奏旌其閭又因儒生疏請而金時習南孝溫李孟專趙旅成聘壽同享西山書院而趙李兩臣因其子孫自陳繼有大臣敷奏至蒙贈諡請依趙李兩臣例特賜易名之典矣金時習等六臣比之成朴六臣迹異心同雖生猶死至今聞其風者凜然有生氣朝家崇獎之道恐不宜取舍斑駁未及褒贈四臣並許贈職賜諡之典似合事宜令該曹議大臣稟処事允下乃議于大臣則判府事鄭存謙以為我聖上光御以後褒忠獎節為勗之先闡微顯幽未之或遺贈吏判李孟專贈吏判趙旅並以贈諡矣生六臣中既舉其二而唯此四臣志節一而已贈諡之兩臣均是一體而元昊志節為最則至於易名之典不宜異同掌禮之臣有此覆啓臣於此無他議伏惟上裁云領議政徐命善以為向來李孟專趙旅兩臣之特賜贈諡突出於我聖上樹風勵世之

盛意今此未 贈諡之四臣同志同節並享一院則凡係褒獎之典亦不宜或舉或儀曹覆 啓儘有意見伏惟  
上裁云判府事鄭弘淳以為六臣之稱其傳已久褒崇之或舉或不舉以為闕典臣無容別議伏惟上裁云左  
議政洪棠性以為四臣之凜凜節義与李孟專趙旅初無異同則凡係褒獎之典亦難異同儀曹覆 啓誠有意  
見伏惟 上裁云右議政李福源以為故直提學元昊之苦節清風与李孟專趙旅便是一體在 聖朝褒尚激  
勵之道宜無彼此節惠之典盡合施行而至於金時習南孝溫成聘壽三臣卓然之節義雖曰同志同傳既非出於  
自 上特恩又無有司之別為建白而今苦隨例並許於元景迪為其祖上言回 啓則揆以事體恐涉未安伏惟  
上裁云領府事金尚喆判府事李徽之病未收議大臣之議如此 上裁何如就諸大臣收議施行贈吏曹判書諡  
貞簡 首望清白守節曰貞好廉自克曰節副望貞上同正直無邪曰簡末望寬令終曰靖簡上同副望蒙 点  
甲辰九月日吏正曹允大來宣

### 觀瀾亭記

君子行素乎患難而不失其正者死而已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是之謂有重於泰山也亦有以時則必死而以地  
則必不死不求生以害仁而生有難於死者或死或生殊塗而同歸要盡其義之所至而蒙難以正則一是固無入  
而不自得者也粵若 莊光之世為舊君死者前後數百人而六臣最著焉有全身自在不被崑崗之災而能守鉄  
石之貞衷勵松柏之苦操視鼎鑊其如婦蹈參夷而不恤与六臣異體而同腸者即所謂生六臣也集賢殿直提學  
元先生昊乃生六臣中一人耳先生知有靖難之變謝病歸鄉遠 端廟遜国于越先生亦竄身於越之府西思乃  
坪而宅焉前臨二水合流有石壁特立于其上即其地而臺焉又亭于臺傍而曰觀瀾默寓朝宗之義每晨自亭而  
臺東望行在吞聲而歎歎隨日而入不以風雨寒暑而撥焉里有孀婦日泝澗于川邊每往先生已出臨矣其女  
怪而問先生泫然曰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吾君方在越中故出而展望美之懷耳其女泣曰意將不日改  
適臨流浣衣者即為此也妾雖卑賤聞公言自然感激不忍為此行遂泣下如雨全節而畢生云逮丁丑之變先生  
服方喪三年坐必東向臥必東首遂不出戶庭而終焉余遊越中得其事甚悉屋毀已久而尚傳為元先生遺墟老  
石蒼秀雕影于水心想像先生英靈赫赫在亭臺林壑之間乘雲御風日朝于仙寢与六臣者列侍 珠丘玉欄之  
傍也嗚呼並時之東峯秋江諸賢毀形以逃世登山以採薇而俱是韋布少年耳其出處行藏由己而不由人若先  
生者已登顯仕蜚英聲矣既不同死于丙子之禍則窄逕窘步不自躑躅者斯已難矣而用能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因之潛隨荆蠻之行瞻依日月之光自伸其所在致死之義是所謂遠不違君死不忘國者歟經夷險而一節者歟六臣之死死非得已先生之生亦得所然死則固不重於生且無愧於死俱得實理于心而成就一個是而已然六臣之一時殉國即所云慷慨殺身先生之沒身自靖即所云從容就義如先生之為者詎不尤難哉天地變化而我得其正豈不誠大人哉村婦至無知也纔服一言即發善心臨再嫁而自悔完一節而靡他苟不因得聲氣之相感孰能与此其人深而化人速者殆影響不翅其非以不言而以身歟嗚呼靖難諸人聞此寡婦之行若乎曾謂朝廷之君子不如下邑之賤女乎

洪直弼

## 觀瀾亭碑閣重修記

乙卯

嗚呼吾先祖觀瀾先生即 端廟朝生六臣之一也其貞忠卓節如青天白日雖婦人孺子無不知之故其後褒以爵諡旌以棹楔 朝家崇獎之典私門顯揚之榮可謂備盡無憾矣後之子孫又作一亭於新坪之西麓亭之東豎碣而閣之以表先生杖履之所蓋以 上王之遜処清冷浦也先生欲護從而勢不可得乃獨寓於新坪里即清冷浦上流也先生以封書置諸瓢而浮諸江則瓢泊於浦因為轉達之路水性本就下而所浮瓢不直下者實至誠之所感也先生每登麓上以觀水瀾之向冷浦而因以觀瀾為号此是實蹟之大畧也風雨空山年久亭弊碑閣尤頽與諸族詢謀僉同鳩若干財即為繕葺之舉則亭下居人自願董役亦如自己事也役既訖余至亭上語諸族之同來者曰吾元之為世華族以先生之名節也後承之屢世蕃衍以先生之垂裕也今以十世以上 先祖之澤均及於十世以下子孫之身則人豈不受其身者乎愛其身者必愛其先愛其先者必愛此亭登臨追慕永思無忝則人道修家法成雖或他時亭頽碑泐隨毀隨補自有其人而先生陟降之靈亦必悅豫於上矣吾元之以此相勉不亦宜乎僉曰唯唯因記其言揭于亭楣

後孫 錫洪

## 遺 狀

先生姓元氏諱昊字子虛自号觀瀾又号霧巷其先原州人高麗文科益謙其上祖也傳四世至諱弘弼門下侍中諱廣明宗簿寺令諱方甫 贈吏曹參議諱憲 贈兵曹參判於先生為高曾祖考也妣元氏國子進士天常之女非一本也先生生而氣度精明好學慕古永樂癸卯登第即 世宗四年也先生文學聲望為一時儕友所推重嘗出為府

尹以清白自勵文宗朝以集賢殿直提學特召先生感 兩朝知遇之隆累侍 經幄啓沃雖多而其歷敷清顯非先生素志也及 端廟冲嗣 光廟之威德日盛事有至難言者於是先生有憂違不樂以明夷利艱之志遂謝病帰原其後癸酉芝峯節齋諸賢忽被孛戮先生歎曰人之云亡邦國疹瘁乙亥和義錦城連被流竄 端廟有禪位移御之命先生与梅月烟村二公每論時事輒嗚咽而止人莫不知也至丙子六臣盡戮而 端廟又有降封遜越之行于時昏夜無火鍾街盡哭及到西江之清冷也春風子規之詩夜月女娘之歌國人聞之無不流涕況先生之心乎先生自原即就清冷之上流築土為臺因樹為亭稱之曰觀瀾而寔為 端廟密邇侍御計也自後逐日登臨瞻望涕泣而坐臥必東東蓋冷端廟所御也日与夫人手自灌圃鋤菜納于落葉空瓢中浮于江達于浦進為御饌而饌進之器如鼓形卷則為几開則為床夜深則或候而伏問以是為常供而風雨不旣時隣娶為人併潞日往江干見先生常先往在亭怪而問之先生泫然泣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吾之來此為吾舊君也女亦泣曰妾妙齡失天独居難行意將適人今聞公言妾雖微賤於心有戚戚焉遂終身不嫁先生之感人也多類此方先生之隱居韜晦也無人知先生之心者惟漁溪桃村二公以道義之交當國變革既生無捨生之義又死無效死之責彷徨怵惕有時戾止先生携手同帰登雉岳之絕頂題于石矢其介乃景泰丙子而方六臣就戮之時也蓋其忠肝義魄不謀相感於千里之外死生之間何其異也及 端廟之遇害越中也雷風之變黑霧之作天之警之者深而至血流紅玉浮水白非臣子所忍言此何天也先生不顧湛禍独泣血居廬以終其制後復帰原之土室更号曰霧巷遂杜門絕世徑子原城觀察友官或屏徒請謁微服求見而先生俱揮而斥之 光廟之累召吏議也先生竟矢死不起而終焉此先生前後出處之大率也嗚呼白刃之可蹈冷鉄之可烹先生不為而不為耶求仁得仁成仁取義各有其義故古之人又以害仁傷勇誠之是故比干之死箕子之狂吾夫子同為之仁而箕子之明夷先生實有焉故後之人以利艱貞正綱先生焉是豈阿好也哉尚論者蓋不貴其慷慨殺身之易而取其從容就義之為尤難者此也彼養養於富貴饜饜於名利者只知為西山之真餓東魯之偽黜者豈不可大哀耶噫至宝終難掩其光至行終難埋其跡何幸天日復明 肅廟傷感於申奎之疏悅豫於 祖宗在天之靈 莊陵之復節臣之 贈次第褒雪而至 英祖 正考兩廟隱卒崇惠之典無以加之其祭錦城文曰死六生六為臣盡臣大哉王言炳烺宇宙使亂臣賊子知其懼而扶得天綱民彝於千百載之下者伊誰之力也抑謂天道無知可乎蓋君者天也天者理也理者仁義也今先生之節出於惻怛慷慨無一毫人欲私意於其間則雖謂之仁之至義之盡非過也是以仁義之言其辭藹然而感惕然而悲今狀讀先生之文雖非先生之至者而何其悲壯也其歎詞曰瞻彼東岡松葉蒼蒼米之擣之療我飢腸目渺渺兮今天一方懷黯黯兮雲五光嗟夷齊邈焉寡儔兮空摘翠於首陽此則与夷齊之薇歌千古同調而同一句法也太史氏必有採之之日而至若夢遊一篇尤悲

憤幽冤而作故其長歌短句無非忠臣義士不遇之篇而可以泣鬼神於冥冥之中也折得其中節而言之其君真堯舜之聖也其臣皆皋夔之良也以如此之臣遇如此之君則上可以做唐虞熙皞之治下可以廣明良之歌而事乃大謬俱不得真做來手分中而徒抱得叩馬蹈海之義擎天捧日之志只遽遽做去倏疾雷一聲而罷又何其冤也噫古今一夜也生死一夢也非夜則晝非夢則真而華胥一降盡為槐安則莫如以其昭昭戒其昏昏之為愈也就使先生真做得此事業古人不云乎即太虛之一浮雲爾曷若先生仁義之言垂之百代使為人臣者無懷其二則是先生之言可以為萬世致治之嚆矢豈不偉哉嗚呼先生生六臣之一也凡我六先生志同道合同傳同享同無有不同而竊伏念先生之於吾先祖靖簡公尤有同焉吾先祖見幾托盲世以三仁稱之而先生亦見幾退隱以箕子明夷喻之吾先祖方喪有圖而先生亦服喪三年吾先祖有庭松蒼蒼之句而先生亦有岡松蒼蒼之詞吾先祖有夢行之詩而先生亦有夢遊之錄蓋二先生當國之扞掙并峙南北同朝之見不見固難質之然滿腔之仁貫腸之義衝口而發自為仁自為義言不苟同而言而自同行不苟合而行而自合若一人言一人行豈止曰同云爾耶如先生之文即千古不刊之筆也刊不刊實無加損而先生之孫諸賢以由文之不顯恐程書之失真與遠近縫掖方效楊張之編訂而謬囑於小子蓋以同朝同義之家也顧至愚極陋何敢當是寄而竊惟晦庵所謂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者實警之之辭也逡巡畏敬者已年所而又竊念同義事從之道又不敢以愚駭自放肆於大同敦事之地也敢冒不韙而於拾遺之時一依前人撰述以足其編缺而已豈敢新語而弁髦哉後之學者察言以求其志考跡以觀其行則庶幾知先生秉義之所在而為風化之一助云爾先生配寧越辛氏保勝郎將乙賢之女生四男一女男長孝行生員次孝廉文科弘文校理孝乾進士教授孝坤進士縣監女吳致宗孝行有五子曰伯絳伯縕進士仲縵伯綺參奉伯紋孝廉有四子曰孟康文科翰林 贈大司成仲康司鹽直長叔康文科翰林以直筆被史禍 贈諡貞愍季康孝乾有三子曰哲鄉漢卿進士沃卿生員 贈參議餘不盡錄先生當叔康被禍之日盡取平生所著而焚之故家無遺藏其歷官行事生卒并無得以考焉但先生衣履之藏在原州南十里南松負丑之原夫人墓同岡而異塋有表碣明谷崔相公錫鼎所題也謹掇拾為遺狀以補能言者採擇云

乙丑南至日碧珍李泰一謹撰

朝鮮忠臣觀瀾元先生神道碑

嗟惟我 端宗 遜位之時 有忠憤慷慨之臣 謀復 上王 殺身而成仁 遁世而取義者 有之焉 先生 姓元 諱昊 號觀瀾 原州人也 其先 高麗朝文科諱益謙之後 高祖諱弘弼 門下侍中 曾祖諱廣明 宗簿寺令 祖諱方甫 贈吏曹參議 考諱憲 贈兵曹判書也 先生 我 世宗癸卯 登第 官府尹 文宗朝 集賢殿直提學 肅宗戊寅 褒尚其節義 己卯 命旌閭 正祖六年 贈吏曹判書 諡貞簡 配貞夫人 寧越辛氏 保勝郎將 乙賢之女 有子五人 子孫之藩衍 不盡記 上王 流配清冷浦時 棄官還鄉 築室武陵 泛瓢於浦口 己知上王安候 時有村女 將欲改嫁之意 泝溯於江渚 見先生 而問之曰 先生 果何人 常如是乎 曰 思舊君 而然也 曰 豈無他君耶 先生曰 忠臣不事二君 烈女不更二夫 女感其言 終不改節焉 與同志諸人 登雉岳山 題銘同心協力 誓死輔國 未幾 承聞 上王之昇遐 即欲奔喪 國禁森嚴 未遂 素志 東望莊陵 哭盡三年之際 作夢遊錄而述情懷 精忠 與日月并耀 大義 與秋色爭高 壯哉忠義 孰不景仰 配享于西山書院及七峰書院 久矣 崇禎後 六癸酉 嶺之人士 詢謀於先生之胄孫 通喻于士林 欲伸所志 奄遭庚寅之亂 猷誠目錄 諸般考證 歸於灰燼 運也奈何 天運循環 無往而不復 本面士林 更起慕賢之議 謹堅貞珉於先生之遺墟 事之成就 有時而然耶 先生之忠義 復明於世 而永垂無窮矣 銘曰

壯哉貞簡 盡忠報國 時丁否運 能全其職  
納履東歸 遙望北辰 仰不愧天 俯不作人  
青山不老 流水洋洋 清風高節 百世有光

崇禎紀元 後六 己未 二月 日

寧越鄉校 前典校 宋淳哲 謹記

魯陵誌

魯陵誌今改  
名 莊陵誌

尹舜舉

元昊原州人 光廟受禪 以集賢殿直提學 棄官還鄉 退伏于原州之南松村杜門謝世 不出戶庭 親知之仕於朝者 多來請見 絕不引接 有觀察使簡其徒微服往 見昊 初不知出迎 面之則觀察也 便揮却走 而入若將浼焉 觀察倮然而帰 光廟特拜戶曹參議 徵之不就 厭其近於官府 遂入酒泉縣山谷中 以終身焉 墓在南松

出生六  
臣集

莊陵誌

正宗朝  
命編輯

元昊号霧巷原州人 世宗癸卯登第明谷集世祖受禪以集賢殿直提學棄官還鄉師友言行錄端宗遜于寧越就越之

西築石名觀瀾或臨流嘯咏或閉戶著書晨夕瞻望涕泣 端宗薨服喪三年制畢復歸原州舊廬不出戶庭人莫

得見其面其侄子原城君孝然屏其徒御踵見堅拒不許 世祖特除戶曹參議召之以死自誓不忝命坐必東向

臥必東首以莊陵在東也明谷集肅宗戊寅命旌其閭諡今上辛丑贈吏曹判書甲辰賜諡貞簡享原州七峯書

院咸安西山書院錄豆後享龍溪書院

為人雅重寡言氣度精明文學聲望大為儕友推重敷歷清顯常侍絰幄獨審乎幾微之際盡節乎傳禪之後高舉  
遠引丙子就越之思乃坪樹屋以居

處明夷之艱利箕子之貞以晦其跡得大雅之明哲致命遂志与成謹甫諸公異塗而同歸後之篤論者曰悅卿今  
之伯夷六臣今之方練又曰烟村霧巷比六臣較高霧巷即公烟村崔直學德之云出莊陵史補列傳遺

西山書院請享疏

癸未○郭  
億齡等

云云粵在景泰進士臣趙旅遜跡於咸安地守志以沒而其鄉又有所謂伯夷山者噫趙旅之節既無讓於孤竹茲  
山之名隔宇宙而相符至今數百載之後因山而想其人因人而仰其山莫不肅容景歎曠世興感而尚無報祀之  
地未舉苾芬之儀非特一方之欠事而實是國家之闕典也遂相与謀於一道章甫思所以妥其靈酌其節而既又  
相議曰在 端廟遜位之日其死而合節者有若成三問朴彭年李增河緯地柳誠源俞允孚六臣也其生而守義  
者有若元昊金時習李孟專成聯壽南孝溫暨趙旅六人也彼成朴等六人葬焉而連其隴享焉而同其廟則此六  
人亦當視其例而并祀之况同聲相応同氣相求則想惟六人之貞魂義魄必將連蜷於宜漠之中不相離矣何獨  
慕其人之所居而遺其節之所同哉於是稍廣創建之制并擬其膳享之典自春經始不日乃成將以秋初亟行禘  
儀矣仄伏聞朝家新有建祀之禁必使上聞取旨然後乃行今此院祠已成於下令之前又非疊設之比而其清風夸  
節實合於表章而崇報之則臣等固知 聖明必將興感於斯不違多士之情願而朝令既下之後亦不敢徑情而  
擅行故茲敢裹足千里申懇 九重伏願 聖上開納焉且成朴諸臣本非同鄉同里之人而其中朴彭年乃大邱  
人也為之建祠於其地而推其一節之所同并安六臣之位 賜之恩渥一體同祀今趙旅咸安人也即其地建數

間之廟尚其節而并六人之享者固非新創之規況其所謂伯夷山者名符異代壁上千仞將與六人之節並峙而長存則此地之不可建趙旅之祠此祠不可不並六臣之享者固已審矣伏願 殿下益恢崇節之規俯諒慕義之誠無拘條令特 賜俞音因其已創之廟屋並享同節之諸人使明時盛典無所欠缺而烈士英靈有所憑依則其於扶樹風聲激勵世教之道大有帮助矣豈不美哉

奉安文

甲申

郭壽龜

耕隱李先生身際昌辰運值艱危退伏田野猶恐人知托疾終老欄著炳幾漁溪趙先生早撰國子適丁時變分割出處卓爾先見寄懷詩律晦跡无憫觀瀾元先生點檢時事決進退避官如讎跡斷門外為君制服終始無愧悔月金先生自是道骨天分不俗藏光匿影心儒跡佛避世高風儒夫則立文斗成先生邁先生罹禍已有超識身如田夫居則土屋悠然自適滄浪一曲秋江南先生一生高標千丈拔俗請復昭陵危言慄慄遭遇不幸終身苦節德孤隣同志有六專心舊君獨行特立扶萬古綱樹百世風焉愧屋漏可質蒼穹顧念往古誰與等列惟殷孤竹在晉靖節今我謂賢前後一轍貞心婣節秋霜烈日粵在當年死義亦六生死雖異節操同致寓慕後人寧有彼此獨欠俎豆幾興嗟惜始焉立祠西山之麓天慳至今地名依舊連床合股齊光並列餘風末照永世柯則謹薦棗盛精靈降格

常享祝文

辛夢參

逃世托眸向闕忌面惟一操苦曠百節擅	耕隱	信道其篤就義其深釣魚之跡採薇之心	漁溪
裁服舊君却綸	新朝一介貞節千秋寡調	觀瀾	放浪人世扶植天綱光爭兩耀名凜千霜
忠孝家風隱遯身世一絲倫扶萬宇刑勵	文斗	昭陵請復母岳傷情卓爾節立凜然義明	秋江

請額疏

癸巳○孫慶章等

云云臣等曾在癸未年間以營建 贈吏曹參判臣趙旅俎豆之所於其所居威安伯夷山下仍以元昊金時習李孟專成聘壽南孝溫等五人同祀一廟之意封章陳請而幸賴 聖上快賜俞允遂創建院宇而并舉啜食之儀及



夫宮創之役畢揭虔之禮成則又与之相議曰凡 朝家之所以靳許 賜額者乃不稟而擅營者与夫疊設之類耳今此本院既稟于朝又非疊設而該曹覆奏其宜建 聖上又許其施行則 恩額之頒不過為次第事耳不意再疏之下該曹也該曹防 啓曰趙旅等守義全節即 列聖之所以表章者或 贈爵賜祭或旌閭賁恩其崇獎激勸之方亦已至矣而至於頒額之典事體重大有難輕易許施其所謂事體重大者何所據而言也既曰 列聖之所以表章則獨於頒額為之重大者亦何意也今我 聖上於趙旅等六人節義前後褒崇之者可謂至矣而祇緣該曹之慎重反斬數字之額号至使 朝家已許之廟享不得列於祀典而又視朴彭年等并祀之廟有所異同則臣等竊恐我 殿下褒忠崇節之方有始無終而其於扶樹風聲激勵世教之道亦不免有歉矣伏乞 殿下益恢尚節之規特 賜恩額以盡 聖朝終始褒崇之典

### 禮曹回

啓

判書 金宇杭

趙旅等六人守義全節無愧於成三問等則一體祠享禮所当然初因疏請既許建祠則與不稟 朝廷擅自宮建者有異又非疊設之比依大邱朴彭年祠宇六臣連享之例使之并享一廟頒降扁額特施褒崇之典恐為得宜 批依允

### 宣額

賜祭文

癸巳

尚德褒賢必以廟祠風聲用樹世教有裨念我 光廟庇運龍飛堯禪舜天與人熈然惟氣節盛於斯時時有六賢秉志不移晦跡釣磯拳目有詩沒齒自廐竟扶倫彝閉門松邨謝却親知不就 恩召彌堅操持焚書華岳潛混髡緇跡佛心儒人莫測窺投身隴卣燭未燃幾托盲終老貧居自怡坡山屏處不到京師海外清夢白鷗相隨 昭陵未復永辭禮園登山痛哭論激言危高風凜烈義名同垂俎豆以奉微斯而誰睠彼洛東山号伯夷事類讓粟名符採微矧惟臣旅茲土棲遲地存遺躅士挹餘徽一堂齊享有廟祈祈章甫崇報實賁於茲爰採士論亟命有司曰予頃歲肇舉綬儀成朴諸賢一體饗之今茲合祀於禮亦宜特賜華扁俾煥柱楣首陽清風萬古不衰抒辭侑酌神其

龍溪書院并享奉安文

正祖丙午 陸院

鄭 燹

恭惟靖簡公耕隱李先生節并二子行同三仁收視廢聽拜日終身貞節公漁溪趙先生詩傳九日義炳千春杭節長逝晦跡釣綸貞簡公觀瀾元先生閉門松邨謝絕朋輩 恩召在門確乎靡改清簡公梅月金先生逃世就義跡佛心儒清權一節方外雲遊靖肅公文斗成先生忠孝家風鸛鷺宿盟一髮坡山與世相忘文清公秋江南先生苦節居窮高標拔俗傷時潸淚復 陵瀝血猗歟六賢并世垂名生不讓死成朴與京松竹共貞水玉同清忠肝相照義色忘形人紀是扶樹厥風聲秉彝同好仰若日星噫彼西山一廟并脣同氣相求神人理一如水在地永何獨闕矧茲龍溪碧珍氏宅有幽一宮為靖簡設公議齊發並拳綢儀一體以祀於禮則宜剋日將祀号揭柱楣報祀伊始精爽如在清風堅髮興俯敢忘於薦馨香惠我光明

彰節祠事蹟

正宗辛亥正月十七日京畿儒生黃默等上言和義君追配 判付曰和義君之追配於是地是祠神理人情可謂俱當而可合追配者豈獨和義一人乎日前駕過鸞梁路出六臣祠與墓之傍移時駐蹕眺望咨嗟者久之行殿宿次不禁起感六十旬侑祭之文呼燭呼寫以如廣想之心有若鄭重之典六臣固赫赫卓卓塗人耳目如錦城和義等似此節義之出於宗英尤豈不奇壯此兩人外亦多不下於死六臣者今於追配之時一體施行夷合 朝家獎節褒忠之政令內閣弘文館博考公私可據文蹟指一單抄斯速稟旨

二十二日奎章閣 啓畧曰臣等謹考公私可據文蹟則 錦城君 瑜 漢南君 繼和 先正臣 李珥所撰金時習傳曰時習南孝溫李孟專趙旅元昊成聘壽者世所稱生六臣也或放浪以泯其跡或隱淪以潔其身之忠之節人無間然并享一祠夫孰曰不可云云

同日弘文館啓畧曰臣等取考公私文蹟以採其節義之最著事實之可徵者則六臣及錦城君和義君外盖多有殉節與自靖之人其見於 莊陵誌者殆過百餘人而名存跡晦率多難稽只取其表顯者言之則 皇甫仁 金宗瑞 勝安平君 璫 漢南君 鄭永豐君 璫云云 清簡公臣金時習五歲以神童被 英廟殊知及 端廟遜位托迹緇髡終身不仕先正臣李珥云標節義扶倫常雖謂百世之師近矣文清公臣南孝溫十八上書請復 昭陵遂廢拳嘗作六臣傳曰吾豈惜死死沒大賢之名乎竟行于世貞簡公臣元昊以集賢殿直提學 端廟初退居原州逮 升遐入寧越服三年喪光廟特授戶議屢召誓死終不至 肅廟戊寅特 命旌閭靖肅公臣成聘壽校理槥之子也先正臣成渾雜著曰燹坐三問事廢錮終身其子聘壽有至性高識屏居坡州其時罪人之子弟例除參奉以觀志趣無不俛首服役而獨聘壽竟不拜末老而死 當丁甲辰 命贈職賜諡靖簡公臣李孟專早擢高第選補翰林自景泰甲戌有憂違之志托疾

魯山遜位時習方讀書三角山中即開門不出者三日盡焚其書托跡緇門故相臣申欽所撰獨言曰南孝溫請復昭陵位号不報棄科業從悅卿遊悅卿曰公異於我何不為世道計也孝溫曰復昭陵之後赴拳不晚故監司

臣崔現所撰李孟專傳曰景泰甲戌間時事一變托跡盲聵謝絕親朋朔日每向朝日拜曰祈禱己疾雖家人莫測故判書臣李緯所撰趙旅碑銘曰景泰癸酉進士一日揖諸生歸終身不復出肅廟己卯嶺儒以節行聞特贈

吏參建祠咸安伯夷山下与金時習元昊李孟專成聘壽南孝溫享焉故相臣崔錫鼎所撰元昊碣銘曰端宗遜

于寧越築室於越之西晨夕瞻望涕泣乙亥服喪三年婦舊廬不出戶庭坐必東向臥必東首以終焉戊寅復位後

以節義旌閭先正臣成渾所撰雜著曰成聘壽有至性高識屏居父墓下未嘗至京師除職不就許期及權自慎宋石同權節鄭保曹

尚治云三竊念當時諸賢或生或死特以所處之地各異而盡忠所事以自靖獻于先王之義則生死一也止至若金

盲聵終身不仕 当宁辛丑 命贈職賜諡貞節公臣趙旅以大学士当端廟遜位揖諸生歸隱咸安郡優遊以

終身肅廟壬辰特贈吏參 当宁辛丑 贈吏判賜諡金時習以下至趙旅即世所謂生六臣也權節曹尚治成煥鄭保鄭

餘權自慎金文起宋廷壽云云凡此如干抄拳之外亦必有名節相班之人而世代既遠文蹟未備難以抄拳者言之至於彰節祠

追配之典禮例尤重如三大臣之最卓節朴中林成勝之兩世奇節宜可以膺食而位次相妨有不敢輕議安平及

漢南永豐既与錦城同是兄弟則一體追配於竹溪之祠亦足以永樹風教生六臣則并享於死六臣夫孰曰不宜

而就考先正臣宋時烈所撰六臣祠記有曰若以梅月堂南秋江腰享於此而又為一壇於祠傍濬薦權自慎宋石

同等畧如公州鶴寺之為則事又完備梅月則時習号秋江則孝溫号也然則金南之当享已經先正定論無容更

疑而若四臣之一體清節亦宜有并享之公議其餘諸人無非殉身與自靖之卓然可稱者而係是祀典有非臣等

淺見所敢臆斷 聖旨之下終不克指一仰对敢 啓答曰知道別下綸音矣

二月二十一日 傳曰六臣之事所不敢詳而 光廟有教曰後世之忠臣又論寧陽家事若曰不可以亂臣論大

哉訓謨昭揭日星有以仰達權扶經之聖人微旨其闡揚發揮之者豈不在於予後人歟向於輦路過愍節祠起曠

想遺官致侑之仍欲以錦城諸人追配於越中之祠命史官奉考名山秘藏史官返面之日東伯以尋基形止聞焉

巧湊一時事若待今理有不誣吁亦奇且異矣更思之世所稱生六臣五宗英危忠大節威推伯仲有不可容易取

舍於或配或否之際則別求無於禮而合於禮之禮而行之不亦可乎止噫禮緣於情神人無間不惟彼烈烈精靈

之壹鬱不昧者永有依歸恭惟 莊陵陟降亦必悅豫於芬必蕙蒿之時是舉也夫孰曰無稽乎其令本道及禮曹

照此舉行

肅慕殿碑銘 甲辰 安東金福漢

維公州東五十里鷄龍山中東鶴之寺有廟三間奉 神牌以祀我 端宗恭懿敦孝大王 定順王后宋氏每歲孟冬季春遠近士民趨進祠下薦簋豆鳴呼惟王世宗之嫡孫文宗之長子早冊儲貳冲年嗣位 睿質聰明 聖學將就一國臣民行見德化之盛不幸為運氣所迫天命人心已有所歸則謙讓禪授至於丁丑十月二十四日之變則實非臣子之所忍言亦所不敢詳說者也然以 光廟尊為上王月三行起居之禮者觀之末梢 處分恐非本意也於是乎當時販君賣國者之罪上通于天矣始清簡公臣金時習聞變痛哭佯狂為僧與文清公臣南孝溫靖節公臣趙旅忠貞公臣曹尚治忠剛公臣宋侃監司臣李蕃校理臣成煥正郎臣鄭之產等奉御袍望寧越而招魂祭之以川魚山果及 光廟駐 蹕于寺中戚然傷感 書下 端宗御諱及冤死諸臣凡三百餘人付寺齋祝其後追付記又百餘人環山二十里特為 賜牌又除給田四十結每 諱辰使儒生緇徒祭之以及諸臣此是招魂閣之所由設也 肅廟戊寅前縣監申奎上書請復 位 命收議于諸臣議多同異而惟戶曹參議臣權尚夏一意對揚斷自 聖衷亟舉褥儀三百年神人之冤於是快伸可以有辭於後世矣 光武八年命揭額以肅慕殿奉 定順王后位牌附之事體益尊重矣又有東西廡前後以殉靖諸臣從享若安平大君塔錦城大君璵和義君璵漢南君璵永豐君璵贊成君璵六宗英也獻愍公鄭棕貞愍公宋珰壽忠莊公權自慎三懿威也忠定公皇甫仁忠翼公金宗瑞忠莊公鄭本三相臣也忠正公朴彭年忠文公成三問忠烈公河緯地忠簡公李增忠景公柳誠源忠穆公俞應孚死六臣也清簡公金時習靖簡公李孟專靖節公趙旅貞簡公元昊靖肅公成聘壽文靖公南孝溫生六臣也忠莊公李甫欽忠毅公金文起忠貞公閔伸判書趙克寬忠肅公成勝忠剛公朴靖文愍公朴仲林貞簡公許詡節愍公趙崇文貞武公奇虔忠貞公曹尚治忠剛公宋侃李蕃成煥鄭之產等被禍及自靖之最著者而忠毅公嚴興道賴此人而有喬山則其功尤可尚也嗚呼千乘國君之祠寄在於下邑窮山寂寞僧舍之中此天地大變也然桂州既有虞帝廟楚民茅屋猶祭昭王而蜀主之祠亦在於野寺之傍此可以為拋而質無疑俟不惑矣祠殿歲久頽圯京鄉縉紳章甫同謀修改將樹庭碑而終始主事者幼學臣宋柱憲即宋侃之後裔也朱子曰君臣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也若使入此庭而行禮者仰瞻 廟貌之肅肅生於戲不忘之思審是兩廡之烈烈發油然忠義之心人人而忠君愛國家而親上死長則亂臣賊子將不得接踵而永有補於天下萬世之風教矣臣謹叙立祠顙末而敢附此義以示來者於無窮銘曰

東鶴之谷鷄龍之山有廟巍然肅寺之間惟我 端宗 睿質孔仁其奈否運嗚呼不辰白馬無影冤禽空啼一坏

忍提有臣草野聞變而狂聲聲招魂吾君難忘設位而祭暨厥同志川魚山果和以血淚至于肅廟亟拳縞儀神人鼓舞百歲有辭亦粵定順有徵壺範備經艱險玉度無玷歲在甲辰躋之配位殿揭肅慕崇奉備至從與享之同心同德三相後先宗英懿戚生六死六為臣盡臣及同被禍自靖諸人有事祠下季春孟冬風輪覓旌彷彿陟降衿紳奔走各盡其誠一區幽壑君臣義明修拳靡墜式虔精禋無貳爾心永叙彝倫

觀瀾亭題詠

李陸

鳴少十里敵朱門柳暗花明自一村月上東溟波浩浩風次西塞雨昏昏蓬瀛未必三千隔雲夢猶能八九吞回首日邊何處是只忖端拱儼居尊

又

林孝憲

朝朝紅日未三竿底事先生獨倚欄臣節正忖必宗海道心匪是為觀瀾當年能使漂娥感名樹猶存過客看風物不收旋復路緇衣朱墨愧微官

又

先生生與六臣忠忠在生前死後同萬古觀瀾亭上日一輪翻八大江紅

旌閭詩

進士李命魯

遯跡何年事清風吹八荒綱常扶宇宙霜雪保松篁謹甫徒忠憤悅卿太怨傷如公明哲意千載台褒揚

## ■ 久菴 韓百謙 資料

○ 久菴遺稿序	63
○ 久菴遺稿 上	64
○ 久菴遺稿 下	91

以舊稿

植以舊聞後生。流落鄉曲。不及登門。而聞已捐。竊恨焉。今其嗣子完山大尹興一。示以先。稿曰。卷曰。先人著述不止。是頃年伏於兵火。此。編出於知舊門人傳習之餘。方擬入板行布。願。有以證校而加叙引焉。植雖不敢當。而猶幸其。表。得見先輩遺文。謹受而讀之。累日。然後始。知先生學問精詣。有深於前所聞。而僻陋自昧。俾識程伯醇名字。為可愧也。竊惟先生與柳川。

久庵集序

相公伯仲挺秀。俱發朝斯文。而柳川相公。先以詞業登館閣。聲望赫然。先生杜門養病。專精典墳。雖晚為親屈。棲遲州縣。而尚不廢探討服行之功。其為學由博趨約。沿流溯源。慎思明辨。弗得弗措。必期於通透融解而後已。故其發為論說。形諸筆札者。明白簡當。大包小舉。雖曲暢旁通。而絕無枝辭駢義。讀之使人曉然如親造几席。按其指掌。至如詞氣雍容。結撰精密。談理叙事。曲有調格。如珠走盤。如矢破的。雖使館閣宗匠。老於辭命者。與較其長短。殆無以過之。或疑。

久庵集序

二

其論著多貳於先儒定論。此無傷也。所病於異論者。為其義理本原。自立歧派。流於詖道。為可懼也。今觀此集。理氣性情等說。闡明宗旨。折衷衆言。學者得之。宜有啓牖之益。惟於象數之變。制度之宜。研究極深。有不泥於前說者。此等見解。雖以程朱嫡傳。亦互有同異。不容後賢更著一辭。不得也。况以先生才調。家有墳簞之樂。而平居不事吟咏酬唱。蓋其不得已而筆出者。正程子所謂無是言。則是理闕者。此豈架疊床屋。摸擬風影者比哉。顧植素嘗於此學。其為此說也。實自不韙。弗自幼從事鉛素間。歷觀前賢所著述。目其文而考其道。其精粗淺深。蓋有莫之違者。則以植而叙是集。詞可無忤。惟在知言者擇之。歲庚辰三月上澣。德水後人李植謹序。

久菴遺稿上

清州韓百諫著

箕田遺制說

井田之制。先儒論之詳矣。然其說皆以孟子為祖宗。故特詳於周室之制。而於夏殷則有未徵焉。朱子之論助法。亦出於推測臆料。而未有參互考證之說。則其果悉合於當時制作之意。有不可得以知者。好古之士。蓋竊病焉。丁未秋。舍弟柳川公觀察關西。余奉晨昏到平壤。始得見箕田遺制。阡陌皆存。整然不亂。古聖人經理疇畫。變夷為夏之意。猶可想見於千載之下。語曰。

久庵集上

中國失禮。徵在四夷。其不信然歟。就其地諦審之。其田形畝法。與今孟子所論井字之制。有不同者焉。其中含隄。正陽兩門之間。區畫最為分明。其制皆為田字形。田有四區。區皆七十畝。大路之內。橫而見之。有四田八區。豎而見之。亦有四田八區。四田四象之象耶。八區八卦之象耶。八八六十四。正正方方。其法象。正類先天方圖。古人制作。豈無所取法耶。因以思之。噫。此蓋殷制也。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七十畝。本殷人分田之制也。箕子。殷人。其畫野分田。宜倣宗國。其

與周制不同。蓋無疑矣。惟茲阡陌。數千年來。凡幾經變易。幾經改正。雖難保其不差尺寸。而其大略。畧區以一畝之路。畧田以三畝之路。其三旁九畝大路。由城門達之。詠歸亭津頭。似是往來通衢。而非專為田間阡陌而設。然其必以十六田六十四區。畫為一甸。則亦不無畧限之意。自此以外。田畧之路。或有侵耕失古處。則後人未知制作本意。必以三畝為准而正之。無復有大中之分。八卦法象。雖不可尋。而其以七十畝為一區。四區為一田。兩兩相並而去。則盡一野

久庵集上

皆同矣。按班史刑法志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有六十四井云云。其井邑丘甸之名。雖用周制。而以四起數。四四成方。實與此脗合。班氏之學甚博。或恐有所沿襲來歷也。惜乎其典籍不完。未能盡得其制也。其尖斜欹側。不能成方處。或一二田。或二三區。隨其地勢而為之。此則鄉人傳稱為餘田云。雖周家井田之制。其地難得如繩直準平。而其不成井處。又不可棄而不用。則恐其制不得不如此也。其公田廬舍之制。雖不得考。然其制田既非井字之形。則



孟子所謂中有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之制。已運廷矣。意者殷之時。雖受田於野。而其廬舍未必在田傍。或皆聚居村落城邑之中。其公田亦都在一隅之地。未必介在私田之中。糞耕耘獲之際。遠近不同。民有病者。且人文漸備。吉凶禮繹。七十畝有不足於養生送死之資。故姬周之有天下也。順天因人。增為百畝。且制井田之法。八家同井。中置公田。春令則出在於野廬。冬令則入聚於城宅。其制始大備。有質而文。其曰革損益。勢有不容已也。然則分田以井。非古也。實自

久庵集上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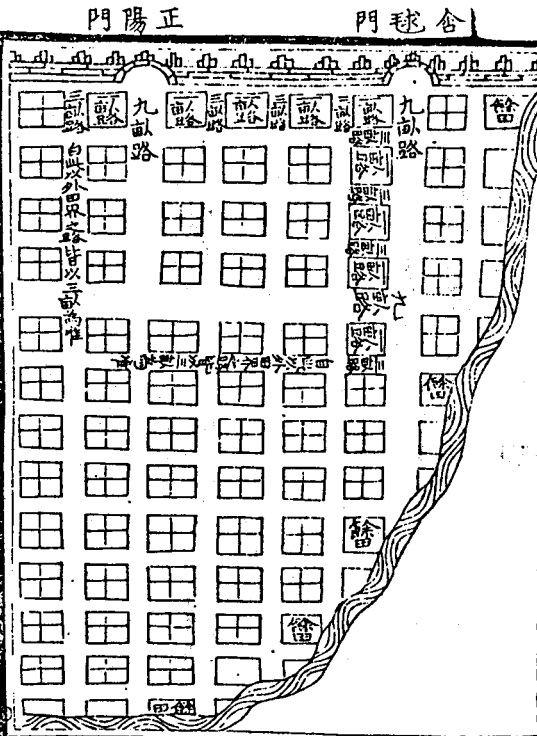
周人始也。間或以朱子政治溝洫多費人力之說。有疑於孟子之言。此則恐未然。孟子曰。佚道使民。雖勞無怨。朱子亦嘗論革命易代。大而建正。用數小而書文車軌。並皆改作。以新一代耳。目云。則況此制民常產。實敷政施仁之大者。豈可計其少費。踵襲膠柱。不與俱變乎。以此推之。以此度之。吾知朱子此說。或出於一時門人問答。而非平生之定論也。語類中。此等說話甚多。恐不可執此而疑彼也。嗚呼。闕閤諸賢。俱以王佐之才。生丁叔季之時。慨然以挽回三代為己

任。收拾殘經。討論遺制。殆無所不用其至。而猶有懸空之歎。未得歸一之論。倘使當時有此地。目此制。則其說先王制作之意。想必如指諸掌矣。而惜乎其不得也。目記其所見。以求正於後來知者云。

箕田圖

久庵集上

四





久庵集上  
箕田圖說跋

丁未秋。柳川出按箕城。伯氏參議公往省大夫人而還。一日來訪我。手持井田圖說以示之。考其制甚詳。著之說甚備。按其圖而證其說。所謂箕田在於舍毬正陽兩門之外者。區畫最分明。其為制皆田字形。分為四區。區皆七十畝。畧區之路。其廣一畝。畧田之路。其廣三畝。凡十六田。總六十四區。六十四區之三旁。又有九畝之路。由城門達之江上。其尖斜款側不能成方處。或一二田。或二三區。隨其

地勢而為之。鄉人至今傳之為餘田。亦皆七十畝。噫。古今人歷茲地。見斯田者。何限。但賞古跡宛然而已。獨公生晚好古。欲求古聖人分田制產之意。於千百載後。作為圖說。使人曉然知箕田一區為七十畝。即與孟子所稱殷人七十畝之說。若合符節。豈非幸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蓋井字為形。便成九區。八家皆私八區之百畝。就公田百畝之區。以二十畝為廬舍。八夫居之。其所耕公田皆十畝。此周制然也。孟子曰。殷

久庵集上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籍也。孟子論周人百畝之制。固纖悉。至於殷人。但稱七十而助。當時諸侯皆去周時之籍。況殷制安保其猶有存者乎。朱夫子之生。去孟子之時又遠矣。不得不曰。周制而推明之。釋之曰。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又曰。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

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朱夫子既未得考殷制。則以此度彼。其為制自當如此。昔韓退之賦石鼓。蓋歎孔子不到秦。不得見其文。若使朱夫子見此圖。當復以為何。如以今觀之。公田廬舍之制。未敢臆度。即此田形而見之。四區。四夫所受之田也。或以為箕城之田。稱之以井。蓋久矣。井即九區也。今不可輕言為四區。是則不然。若論殷周田也。八區。八家所受之田也。推此以往。雖千百區皆然。就七十畝之中。以七畝為公田。如朱夫子之說。則亦不

久庵集上

七

失為什一也。至於廬舍。則周時制度大備。猶就公田二十畝。為八夫廬舍。是一夫之居。不過二畝半也。若就一夫所受之區。以七畝為公田。而出力助耕之。不復稅其六十三畝。則雖以一二畝為廬舍而居之。亦自不害於什一之制也耶。一夫所居。其在於七十畝之內。抑或宅於都宅於山者。受田于野。來往耕治。皆不可得以考。有其路而無廬舍。亦不可知也。若論殷周田制之不同。則七十畝百畝。已可見矣。何必置疑於四區九區之同異哉。所

貴乎同者。什一之制耳。孔子曰。周曰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也。百世可知者。其不在於什一之制耶。去年。曾隨詔使朱學士梁給事中。偕賞箕田。恨未及知一區為七十畝。未得求正。遂書所感為跋。以待後之覽者。西垌柳根謹書。

箕田圖說後語

西京之南有田焉。與常制不同。相傳為箕子井田。學士大夫之東西行過是都者。莫不造道過之。但見其田制之異於常為舊迹。而實

久庵集上

八

未知其初非周井而乃殷之制也。丁未秋。西原韓柳川出按關西。奉老親赴任所。其兄久庵公以地部右侍郎乞暇往省焉。溫清之暇。周覽故國形勝。遂及於所謂井田者。周覽之不已。興懷之興懷之不足。至於丈量之。仍其經界。逐其阡陌。以畝法槩之。五十而有餘。百畝而不足。乃七十畝之田也。夫七十而助。乃殷人之通法也。是時周法未遽遍及於天下。而箕子以殷室遺老。受封於海東。以殷人行殷法。乃其所也。然則七十畝之田。豈非箕子

之親傳法於我東者耶。其田之制。久庵作圖以記之。吾不復贅。而殷之田制。年代遼遠。典籍無傳。以朱夫子之聖。無從考據。曰周制而推測得出。好古博考之士。至今以為遺恨者。一朝親得而目擊於千載之下。豈不快哉。吾友平生讀書窮理。不以事物之繁而厭棄之。於凡大小制度。文為之間。無不經心考校之功。於是乃得力焉。嗚呼。非吾友孰能與於此哉。但其所謂公私田者。必有其制。而未有文字可考。是則一恨。且就所圖而推之。蓋九畝

久庵集上

九

大路之內。為七十畝者六十。有四區而方列焉。如易之方圖。八區如一行者八。就其一行八區之中。出其一區為公田。其餘七區。七家各受一區而私之。其公田之中。七家各受三畝為廬舍。計除三三二十一。則所餘公田四十九畝。七家分之。則所助耕亦各七畝。通私田七十畝。為什之一。恰好無餘欠。雖無明文。其制豈不然乎。且以周制言之。公田百畝。計除廬舍二十畝。其餘八十畝。八家分之。則各得十畝。通私田百畝。亦為什之一。雖有多寡

助徹之不同。而其為什一。若合符節。制度亦略相近。所謂周田亦安知非曰此商制。損益而彌文者乎。由是觀之。九畝路之內。乃其制之全體。而示之法也。小路三畝之中。乃其散播而通其制也。必以四區為一方段者。蓋合其二則為八。雖不列而行之。而亦八區一行之意。豈無意義。而為之八為之四哉。周之一井九區。殷之一行八區。其義一也。如是則不必井地。猶可為助法。但朱子曰。商人始為井田之制。此必有所據。而未知出於何書。然此

久庵集上

十

田當初出於箕子無疑。而揆之制度。亦通殷助之制。當以是田為正。似無疑矣。蓋七十畝而七家。七家而七畝。公田廬舍之制。又不外於七數焉。是乃天然自成之數。不容人力安排於其間者。非聖人之制。而能如是乎。奇乎妙矣。噫。今之去箕子幾千年。而遺制相傳迄至不泯。已為幸矣。而其發明為殷之制。則得吾友而始焉。亦一幸也。其顯晦隱見。亦有數存於其間耶。自今以往。此田之不復夷滅。如今日。未可保也。此制之復或隱晦如往日。

亦未可知也。有志好古之士，謀所以永久其傳者，宜無所不用其極。然則吾友之此圖，此記，其可使泯沒而無傳乎？柳川公既以節按是道，凡其道內之事，若大若小，無非責也。況此維持先聖王之制度，以傳示於無窮者，實非等閑小可事端，宜載之板刻，懸之官府，使見之者曉然知其箕子之澤，果百世不斬，而殷田之制，既失傳於中國者，乃猶保於我東，則快也。而他日觀民風者，採而歸之秉筆者，官俾系於輿地志、平壤府之下，則又一快也。

久庵集上

十一

容可已乎。惟柳川勉之。陽川許箴謹書。

深衣說

深衣之制，禮記本篇及玉藻所載，明白簡切。本無難曉，而被註疏諸家曲生意見，紛紛穿鑿，遂使經文本義為所掩。蓋朱子晚年所服，與家禮不同，必有定說。而今其遺書未見明證，僅出於門人蔡楊氏之說。而當時猶恨不得聞其詳，但知一掃疏家之謬，不知並與註家而掃之，掃去一重，又有一重。其不得經文本義，則一也。愚嘗出於僭妄，每讀經書，不用一字訓詁，參錯其間。

直將白本平心玩索，積有年紀，庶幾或得作者之意。一朝似見字義，句法皆為恰當，移易不得。既而反以求之，人身上宜穿着便起居，可用於古，而亦可用於今。噫，聖人制作在易，而求諸難有如此夫。抱經尚友，恨不得與蔡楊諸先達上下論辨，而獻疑於朱夫子也。至於喪服領衽，先儒已有成說，雖不敢妄為容喙，而以深衣之制推之，亦不能無惑。如或好禮君子，自此起疑，以為紬繹之端，則其於復古之制，豈勝幸甚。

續衽鉤邊

久庵集上

十二

續連也。儀禮喪服篇曰：袂屬幅，續與屬。古字通用。衽，衣前兩襟也。古衣皆為上衣下裳，裳從一邊圍腰，前面固已不分開矣。別用一幅布交解裁之上，尖下廣，分綴於衣之兩襟，左掩其右，俾免分開。古人所謂右衽數衽，歛衽，皆指此而言也。惟深衣，衣與裳連綴，有領下至裳末，一面分開，不用別幅為衽，只兩襟對下，纔相連續，故云續衽。兩衽既不得交掩，則須用結紐。<sub>臣叶</sub>左右交鉤，然後可無分開之患。故又云鉤邊。今之箕排領，<sub>臣叶</sub>即其遺制也。玉藻云：衽當旁，旁即布幅。

邊旁也。鄭氏錯認旁為人身兩旁。故說衽字。不去強解。凡裳幅交解處。皆謂之衽也。衽本衣襟交接之名。故凡兩物連接。借以為喻。則固有之。檀弓曰。衽每束一。釋之者以小要鉸連合。指與蓋之際。故亦名為衽。是也。何嘗直以裳幅為衽乎。且衣裳連綴。則裳之兩邊皆在前面。左右縫合。更不須言也。既曰續衽。又曰鈎邊。何其文義之重疊煩複。別為致詳於不必詳之地耶。吾恐其必不然也。鄭註既誤釋經文。而疏家又誤釋註文。愈往愈失。至以無用之刺幅。左右交垂。不

久庵集上

十三

有慈楊諸公推求朱子之意而改正之。則後世幾不免服妖。而獨惜其得註意。而不得經意。猶為隔壁之說也。

曲衽

衽。領緣也。衣領兩邊當順領處。裁割取方。如今喪服前濶中之制。以安項。而以二寸包絹純其邊。故云曲衽。經曰。曲衽如矩以應方。鄭氏云。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疏云。方領似今擁咽。司馬溫公曰。方領如今上領衣。但方裁之。不出胡服。須用結紐云云。鄭氏所謂小兒衣領。今尚有

之與。司馬公所謂上領衣相似。疏家所證擁咽。雖未詳其制。以文義見之。亦不過擁護咽項如上領衣也。隋煬帝遊幸頻數。百官取其簡便服之。漢時未有。故鄭以小兒領喻之。其實一也。然則司馬氏以前方領之制。不至專失。但鄭氏既誤釋續衽。而又欲以兩襟交掩。故其領亦疑其向上繞項也。若知兩襟對下布旁相當為續衽。則兩領割處。左右交合。即成曲衽。雖欲引而上向。亦不可得也。經曰。抱方負繩。繩在背而方在前。不亦皎然明甚乎。蓋為方領。則不得不為續

久庵集上

十四

衽。為續衽。則不得不為鈎邊。雖為三事。而實相目也。朱子曰。兩襟交掩。衽在腋下。則兩領之會自方。若不用別幅為衽。必欲牽引兩襟。至於腋下。則將不勝其拘攣。便身之服。恐不如此。而雖強令交掩。亦未見曲衽如矩之狀矣。然則裁割方領。其不着尺寸。何也。曰。人身肥瘠不同。但令濶狹隨宜。不必拘也。且王藻曰。深衣三袂。諸家皆以腰縫之圍釋之。竊詳其文義。若云深衣腰三袂。則誠如諸家之說。今只云深衣三袂。而指為腰圍。豈非扞掣乎。恐其不然也。愚意以為袖

口曰袪。左右袖既有袪。兩袖中間又有方領如袖口。故云三袪。蓋欲以明深衣之為方領也。經曰袪尺二寸。則其空圍實二尺四寸也。今方領空圍亦二尺四寸。則足以安中人之項。而正如袖口之有袪。然則其尺寸亦不為無所據矣。曰鈎邊之結紐。當用幾箇子耶。曰於經無所考。此必有其制。而今缺不得矣。但儀禮士喪禮殺冒之制。君綴旁七。大夫五。士三。殺冒雖與深衣為異物。而鈎邊與綴旁。其用正相似。且古人於貴賤等級之數。必致其詳。以此為准。恐為無於禮者之禮也。

久庵集上

十五

袪

袪袖口也。檀弓曰。庶衷橫。句。長。句。袪。句。袪楊之可也。詩曰。羔裘豹袪。疏云。袪是袖口大者。袪是袖頭小稱。經曰。純袪緣純邊。各廣寸半。於袪必着緣字。然則袪口外別有緣寸半以為袪。而以皂絹純其上。似非純即為袪也。

純

袪口裳邊。經無表裡皆純之文。恐或只純其外也。惟曲袷說文云。衣無絮為袷。即袷字之義。似

當皂絹四寸。夾縫為二寸。且不云純而云袷。則似當布外別綴如今上領。故亦云曲領也。或云袷交領也。兩領以交而合。故謂之袷。未知孰是。

負繩

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故云負繩也。

大帶

王藻。天子諸侯大夫士居士弟子之帶皆不同。而其曰。凡帶有綵無箴功綵。說文云。索也。爾雅云。以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蓋編索為著。以帛褶起。不令貼屈。如今品帶之質不用箴線為功

久庵集上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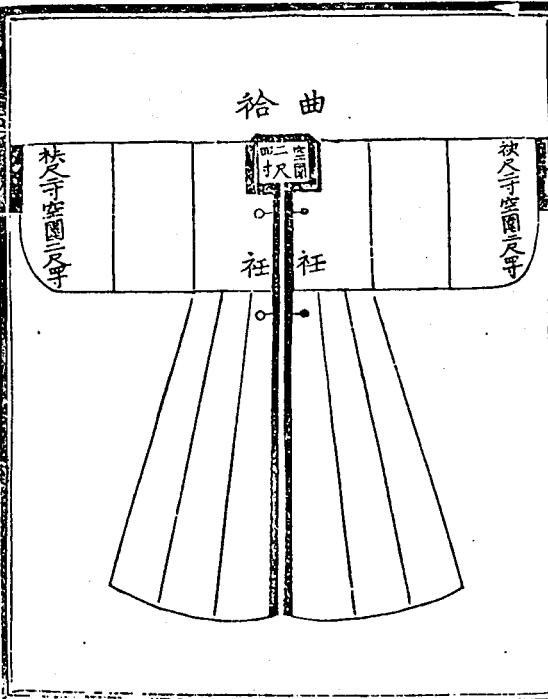
也。又曰。諸侯素帶終純。大夫素帶純垂。士練帶綵下純。然則以帶邊所飾為貴賤之等。諸侯純終其帶。大夫不純其腰。純其垂紳。士則惟綵下為純。以此見之。帶之有綵。亦不竟帶而未詳其制。又曰。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純二寸。再繚四寸。然則惟大夫之大帶為四寸。士及君大夫雜帶皆以二寸再繚之。為四寸。未知深衣之帶為大帶為雜帶也。或者謂冕服之帶為大帶。燕服之帶為雜帶。士賤無冕服。故無大帶。則深衣之帶亦恐以二寸再繚為是。

也。曰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帶之左右。屈而為紐。仍合并其紐。用組約之。令不解也。組三寸。其博也。此則恐指大夫以上大帶所用之組而言也。若大夫雜帶及士帶。則本二寸。豈組博反廣於帶乎。恐以次而差細也。曰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引子游之言。以為三分帶下。句紳居二焉。紳句緝句結句三齊。然則紳長下與裳齊。亦未知何所據也。

# 深衣圖

久庵集上

十七



## 四端七情說

或問四端何情。七情何情。曰。以形氣之數而謂之七情。以義理之數而謂之四端。四端。道心是也。七情。人心是也。蓋人之一身。酬酢萬變。只有七情。非七情之外。別有四端。只就七情中。不雜於形氣者。而拈出此四端。如惻隱。本不離愛而行。然尋其苗脉。自有不可亂者。傳曰。如保赤子。赤子之愛。天性也。然利害相攻。物欲交蔽。至於貫槩上。盤舞以為戲者。有之。又甚至於謀害正后。掩殺已女者。亦有之。本來慈天。或幾乎息矣。

久庵集上

十八

惟是蒼皇間。見孺子匍匐入井。則私意未及安排。本心忽焉呈露。雖使魏兵武氏見之。有不能冥然頑然不動於此。故孟子指而言之。欲使學者察識而擴充之也。槩而論之。則四端與七情。各有所從來。而分而言之。則一情之中。皆具四端。何者。有人於此。久飢得食。固欣然有喜矣。然割股而啗之。則必有惻隱之心。呼號而與之。則必有羞惡之心。所得過分過望。則必有辭讓之心。當受當辭之間。又必有是非之心。有此四者。隨所感而為之節制。則其喜為中節矣。蔡西山



曰。形氣猶船也。道心猶舵也。唯有一舵以運之。則雖入於波濤無害。真確論也。餘六情莫不皆然。以此推之。四端七情之面目。居然可見矣。曰。人道之分。可得聞其說之詳歟。曰。人道只是理氣。只就人身上言。故言人言道。吾家緊要固在於此。而老釋許多病痛。正坐於此。見不得透也。手持足履。何莫非人也。而必手容恭。足容重。然後為道。運水搬柴。何莫非人也。而必運得是搬得是。然後為道。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是物。道是則。本非難曉之說。但一心也。而人與道

久庵集上

十九

兼言之。故惹起後人許多疑惑也。朱子曰。只是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反覆此說。大小快活。以人乘馬之說譬之。人借馬足以為行。馬借人智以為心。人在馬上。策馭在人。則六轡如絲。四牡齊首。欲速而速。欲徐而徐。有致遠之功。無蹶足之患矣。其或人弱馬強。委御泛駕。則其行其止。不由於人。見豈草則往。思美水則趨。或上高陵。或入深壑。亦安能鳴和鑾。清節奏。安行於周道之中乎。或以道心為未發。人心為已發。然則道只

在於未發之前。不行於已發之後。其所謂道。無用之長物。其所謂人。血肉之一塊。決非吾儒之說。或以為發道心者氣也。原人心者理也。又曰。發之者氣也。所以發之者理也。此則理只為前所以然之故。而於後所當然之則。脉絡不通。雖與前說有間。直百步五十步之間耳。惟退溪理發氣發之說。與朱子千載相符。其惠後學大矣。但剖判之極。疑於四端自為一情。七情自為一情。無二者相配。而為達道之妙。此似未瑩。四端之為四端。七情之為七情。亦有說乎。曰。有之人

久庵集上

二十

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為生。故以性命言之。則陽為健。陰為順。曰。仁。木曰禮。火曰義。金曰智。水與無不在之。信。土為五。以形氣言之。則陽為魂。陰為魄。曰。肝。木曰心。火曰肺。金曰腎。水與無不資之。脾。土為五。仁之發為惻隱。禮之發為辭讓。義之發為羞惡。智之發為是非。而信實乎其中矣。肝之發為喜為愛。心之發為樂。肺之發為怒為惡。腎之發為哀為欲。脾思乎其間矣。四端七情。相為經緯。無一毫參差妙矣。曰。以喜愛屬木。則聞命矣。樂何以屬火。以怒惡屬金。則聞命矣。哀

欲何以屬水乎。曰。以喜愛屬木。則樂之發散在外。自當屬火。怒惡屬金。則哀之痛切向內。自當屬水。而欲則其義又別。水之為行。於時為冬。於性為智。有終始之義。喜怒哀樂愛惡之六情。皆生於欲。而成於欲。故屬之水也。蓋物感情應。彼此相盪。故言喜則必有怒。言哀則必有樂。言愛則必有惡。皆分陰分陽。待對言之。而欲獨無對者。欲之一情。自含兩端。故火臟空一位。以見互為終始之義。此皆自然。而然。非假人為湊合而成也。大抵五行取類。或以舒慘。或以終始。或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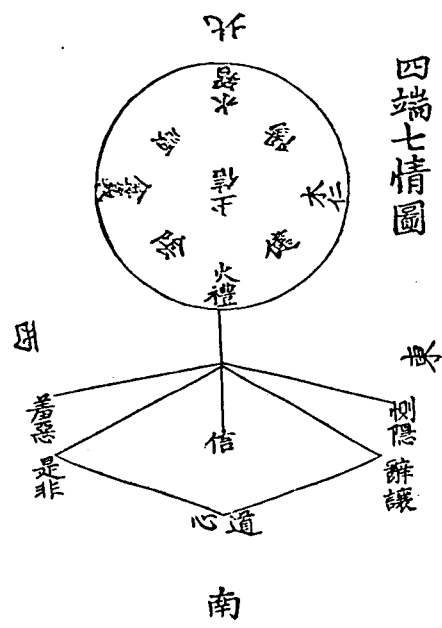
久庵集上

二十一

發散收斂。不一其端。惟觀其所見如何耳。不可執一而論也。曰。中庸雖言喜怒哀樂。而禮記以懼代樂。韓文公原性篇亦仍之。今予之不從。何也。曰。人與物接。有事未來而期待之心。若懼若憂之類是也。有事已過而留滯之心。若恨若惜之類是也。其物觸於外。直發為情。有此七者而已。七者之外。更無他情。禮運之說。非盡出於夫子。先儒已言之。文公論性。則不知性即理。分為三等。論學。則不知劈頭大工。欠闕格致。其學之差。不特一懼字而已。故程子於好學論中。已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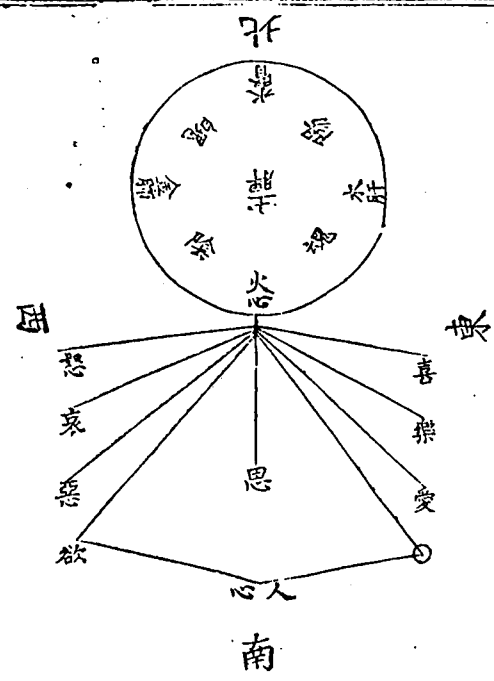
正之。今不可復有異議也。

四端七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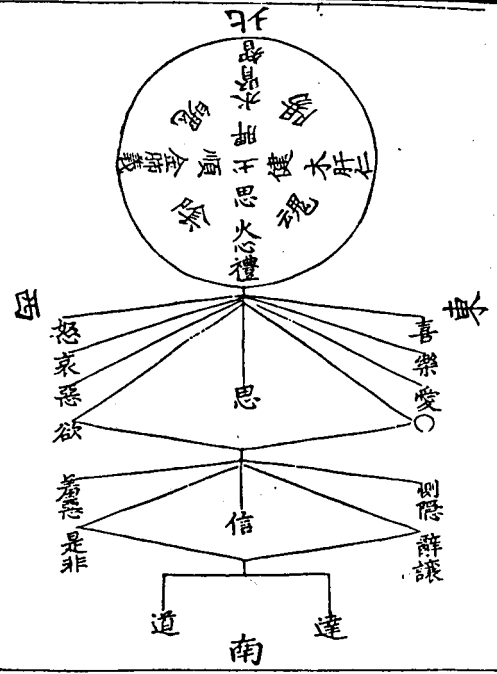


久庵集上

二十二



啓蒙揲蓍辨



已酉夏余守制江上。晉陽鄭景任見訪。相與講禮之餘。遂及啓蒙揲蓍之法。所見不無異同。顧哀皇造次之間。未得究其說。其後曰。含季叩疑。說來說去。頗得潔淨之妙。言之不足。又形之於筆。既而讀之。陰陽造化之端。或可即此而求之。如使景任見之。復以為如何也。夫掛一之一。初變則棄之。再變三變則併之。一棄一併。初無法象。而只出於本數之贏縮。此小子之疑一也。掛一。乃象人之位。所以參贊乎陰陽者也。本無與

於積分成閏。今乃並計為數。此小子之疑二也。象四營。則曰分二掛一。揲四歸奇。而及象五歲。則去分二而分左右。揲四歸奇。以求合其數。此豈法象之自然乎。此小子之疑三也。揲子之法。本不經見。據朱子圖說。老少陰陽。亦多參差不齊。雖以陰陽之饒乏虛實。反覆論辨。僅乃得通。而亦不能無惑於安排。此小子之疑四也。天象圓。故一陽參之為三。地象方。故一陰圓之為四。陽以一為一。故陽用其全。陰以二為一。故陰用其半。參天兩地之義。則然也。今乃一四為奇之中。去一為徑。而取三為數。此則猶之可也。二四為偶之中。既去四為圍。而又以四取其半為數。則是於八數內。只取二。實四分之一。安在其圍四用半之義耶。此小子之疑五也。經曰。再扚而後掛。其着而後二字。故是更端起後之意。今若三變皆掛。則此二字。實為冗長無用之衍文。此小子之疑六也。經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少成云。則十八變似只為少成之卦。今乃以十八變為六畫之卦。而復析三畫時言八卦。則豈得文義之正乎。且易與變。其字不同。則其義

宜有別。恐不可混而言之也。若直以變為易。則當曰十有八易。何必以變為易。眩亂其文乎。此小子之疑七也。有此七疑。橫在肚裡。晝夜思餘三十年。終不得其說。出於僭妄。敢為變通之說。曰歸奇。乃所以積分成閏之象。則疏家所謂三變之餘。分措三指之間。以為一爻之終始。恐未必為少誤也。既同扚一手之中。則初掛之一。足以經紀三指之用。郭氏所謂後二變不掛。亦未必為甚戾也。况此非郭氏之說。乃程張之說也。非特程張之說。雖邵子之說。亦恐如此也。邵

久庵集上

二十五

子曰。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云云。若三變皆掛。而或去或不去。則當云去初掛之一。而今云去掛一。則只初變有掛。而後二變無掛。斷可見矣。其證後變不掛。無過於此。而朱子乃反取此以證彼。抑何歟。郭說雖與朱子之說有違。而還得程張邵子之意。則亦不為無所受也。以五十著。虛其一而不用。一者。數之源也。故尊之而不用。用四十九著。分二掛一。揲四歸奇。考其文。求其義。其為四營成易之象。無可疑者。凡

有四營。易之大體已成。於是就其上揲而歸之。變化斯出矣。揲左而歸其扚。此為一變。揲右而歸其扚。此又為一變也。如是者三。乃得一爻。則一爻之內。實有三易六變。而積三爻。得十有八變。此所謂十有八變而成卦也。易在變前。卦在變後。變在易卦之間。進退分合之妙。有不可得。以亂者也。以四十九著。除掛一。分左右揲之。有六次過揲。亦有六次歸奇。六次過揲。非六十朔之象乎。六次歸奇。非六十日之象乎。六十朔為五歲。六十日亦為二閏。則五歲再閏。既無餘欠。

久庵集上

二十六

而其於四營成易。十有八變成卦之文義。亦庶乎為順矣。經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云。則其以過揲為五歲之象。歸奇為再閏之象。皎然明甚。聖人法天取象之意。夫豈偶然哉。今乃以掛與揲扚。錯雜取象。以為五歲再閏。則恐不合於經文之本義也。其曰再扚而後掛云者。第一所揲之餘。既與掛一同扚少指之間。以起象閏之例矣。後面又必有再扚。然後積分始滿。恰成再閏。而回視過揲之數。則亦閏五歲矣。於是視其所得之奇偶。畫成一爻。而更合

四十九之全數。掛一更端。悉如前法。蓋合左右手二變。同扞一指。故以一指為二扞。所謂再扞。正指後二變而言。謂不掛而只為扞者。再初非以再扞象再闢為文也。然則三營六扞之疑。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六七八九。只以過揲為斷。亦有其說。老陽為九揲。少陰為八揲。少陽為七揲。老陰為六揲。而其歸奇之數。特其餘分而已。則以過揲之策。定為七八九六之數。實與經文當期之策。自相符合。恐不必以掛扞參錯於其間也。老陽過揲三十六。而扞為十二。則四分四十八。扞得其一。而策得其三也。老陰過揲二十四。而扞亦為二十四。則四分四十八。扞策各得其二也。二步。扞策或進或退。交其中焉。其判合如符節。低昂如權衡。以此為徑一圓三。圓四用半之義。則夫誰曰不可。今乃曲喻旁引。必欲以此法並與掛扞而通之。故說語愈多。而本義愈晦。豈非千古之一大恨也。余所願則學朱子也。豈敢故為無稽之說。自取不韙之罪乎。顧疑而不辨。苟焉自欺。實非讀書之法。而亦朱子之所深戒。故漫錄以記疑。

久庵集上

二十七

幽風金縢說

風雅之體自不同。七月既為周公所作。以戒成王之詩。則當與公劉諸篇並列於雅。而今居國風之末。何歟。若以為追述幽土之風俗。故為幽詩。則鳴鵲東山。本無與於幽俗。而又安可以破斧諸篇東人之作。係之幽風耶。諸家雖委曲說解。而於心終未浹洽。嘗取此詩與書金縢篇。反覆參考。則吾疑周公自東征還。流言猶未已。不敢直還王朝。始就幽國而居焉。幽乃周公之采邑也。七月鳴鵲東山諸詩。皆周公在幽之作。而破斧伐柯。九罍狼跋。亦幽人為周公所作。故同編為幽國之詩也。以其詩意考之。則周公東征。雖與居東為兩節。其必在居東之日。而不在成王親迎之後。則亦明矣。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云云。史氏據三叔既敗之後。追述其事。故以流言之罪。先歸之三叔矣。流言。無根之言也。方其言之行也。豈知其必出於三叔。若明知其出於三叔。則自是一家之

久庵集上

二十八

變辨之可也。責之可也。何必稱兵相鬪。至於所殺而後已。吾知其必不然也。周公之居東。亦欲避冢宰攝政之大權。求為方岳。出居東都而已。懿親元老。終無與國相絕之理。豈至退伏私室。負罪引慝。自同匹夫之硯硯哉。三叔啓商以叛之亂。適在周公居東時而作。則成王之命方岳致討。舍周公其誰。周公之奉辭伐罪。亦在其黨惡叛國。初非以流言謗已之故也。有何嫌焉。及其靖亂定罪之後。羣叔情狀敗露。始知當時流言。亦出於其凶謀煽亂之事。故曰罪人斯得。其

四 久庵集上

二十九

文義甚明矣。三叔既誅。雖知其流言所從出。而此言之行乎中外已久。國人之疑成王之惑。猶有未盡渙釋。則周公於此。當何以處之。其將凱還攝政。自如平昔乎。抑將留居采服。以聽朝廷之進退乎。遜讓碩膚。不居其功。固聖人之本心。而亦其事勢之不得不爾也。金縢又曰。子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其言于後。則其不在居東之日可知矣。史氏撮其大槩而錄之。故雖不詳言自東徂幽。自幽迎歸節次。而合詩書互為參考。則其意自可見矣。朱子於詩傳雖久

周公居幽一節。而東征在迎歸之前。則亦無異論。及與門人答問。不免疑起三思。更有論難之端。遂使九峯諸公。目以硬說。遂節生疑。至謂大誥東征。在於風雷之變迎歸之後。亂其成說。莫適所從。噫。亦過矣。罪人之得。已在周公居東之日。而鴟鴞首章。又言武庚敗羣叔危王室之事。甚明。則殷之遭播。挾三叔蠢動已久矣。成王雖疑周公。不之將命。而尚有他文武將相。豈可置反逆於不問。必待周公迎歸之後。始討之。而又必使周公行征。有若為流言雪恥之舉乎。吾恐其說之不能無疑也。只此一事。雖明得出。非但詩書文字沛然皆順。抑亦周公之誅管蔡。在於導武庚反國。而不在於流言。其公平正大之心。皎如白日中天。無一毫掩賢。豈不快哉。不敢避不韙之罪。而妄為之下。

四 久庵集上

三十

讀多方解

謹按多方曰。今爾奔之。臣我監五祀。武王克商七年而崩。成王東征。亦為三年矣。所謂五祀。自克商之初數之。則有餘。以移爾遐逝之後言之。屬耳。又不以言五祀。將何以折衷耶。愚嘗取多

方一篇。反覆參究。武王曰。民怨致天罰。前後倒戈。攻于後。以北終。致紂自焚而死。於是武王與諸侯共立紂子武庚。畀付殷命。而各自退保封疆。以待天命。其後武庚不悛父惡。剽割日甚。而四海謳歌。皆歸于周。有不可遏。然後始乃代殷為天下主。其曰。天維五年。須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者。即其事也。猶不敢集武庚之國。仍舊邦命新爵。作為王賓。且遣三叔為監。使武庚不得荼毒生靈。放逐王命。及乎武庚自作不靜。越自蠢動。然後大罰殛之。刑殄武庚。離逖遺民也。以此見之。武王克商後五年。始乃即王位。臣多方。而至成王東征之時。殷民之奔走我監。適五祀矣。此多方一篇之大義也。諸家由不明此義。故非惟其說五年五祀。終始依阿。無所發明。而武王革命易代之際。後容不迫聽於天之意。多所掩蔽。不顯於後。至使蘇子瞻輩。醜詆誣毀。無所不至。豈不重可惜哉。

### 晦齋論太極圖後跋

百謙未及遊退溪之門。而猶得私淑諸人。竊聞先生每於函丈間。講劇晦齋先生與忌機堂論

久庵集上

三十一

太極圖書數篇。未嘗不三復詠歎。以為闡明理氣之源。妙合天人之道。蓋吾東方理學之初祖。前乎此。所未嘗有也。吾以是知此數篇為百世學者之指南也。今讀其書。始論之。程子曰。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亦器。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何嘗離器而求道。亦何嘗自無而為有也。此實吾家頂門第一義。前聖後賢相傳而世守之者。只此而已。苟於此立脚或差。則南越北胡。實由之而分。可不謹哉。彼忌機

久庵集上

三十二

堂之說。非忌機堂之說。乃陸象山之說。象山之說。非象山之說。其源本出於老氏宗無之談。為朱之紫。為苗之莠。植根已固。流波已漫。若不辨之精而斥之嚴。則幾何其不晉而為異學之歸耶。此朱子晦齋所以異世同道。斬關破鍵。直搗巢穴。辟而闢之。廓如也。豈非斯道之一快也。於是乎晦齋為朱子之亞匹。而退溪為真知言矣。晦齋之孫浚。羹牆起慕。將無所不用其極。既繕寫此數篇。粧繪為屏帖。以為傳家之寶。又請搢紳諸公。各著一言。以為之跋。而亦嘗並徵陋說。

矣。噫。先生之德之功。在我東赫赫照人耳目。不啻如冥途之日月。而一列聖相承。褒與荐加。上自王都太學。下至僻縣小蠻。莫不嚴恭釋菜。以爲崇德報功之地。則其揄揚贊頌。豈待膚末之一言哉。猶且言之而不知止者。其猶大匠拋梁而踰人。無不同聲成相。各致其力。烏可已乎。此百讎所以續貂諸公。而不敢倖也。

東史纂要後叙

癸丑秋。余病罷居西湖。適舍弟柳川子亦待謫田里。與之朝夕往來。披閱古今書籍。以自遣。

久庵集上

三十三

日。偶得東史一秩。乃嶺南吳斯文濤所撰。其言上自三朝鮮。下及高麗氏大綱大要。無不備載焉。煩簡得通鑑史略之中。且爲名卿碩士與夫義烈之徒。皆立傳。僭竊權凶。亦無不以類而附其末。有頭有緒。甚便考覽。亦吾東方不可無之書也。但詳於列傳。而略於本記。又無表志。其國之法制沿革。其君之政治得失。皆無以考其終始。此爲可欠。抑三韓四郡之說。亦沿襲諸家之陋。未見有折衷之論。此則實我東方一大欠事。不特爲吳公此書惜也。吳公嘗從先君子遊。於

吾輩爲尊執。久聞退居林泉。日以書史自娛。其於先代文獻。宜其有所徵思。欲一拜起居。叩叩其所疑。顧南北脩阻。際會無便。乃敢出於僭妄。自叙所見。如此書無遠近。如或此紙流傳。得經吳公具眼。則不知以爲如何也。謹按我東方在昔。自分爲南北。其北本三朝鮮之地。檀君與堯並立。歷箕子暨衛滿。分而爲四郡。合以爲二府。至漢元帝建昭元年。高朱蒙起。而爲高句麗焉。其南乃三韓之地也。韓之爲韓。不知其所始。而漢初箕準爲衛滿所逐。俘海而南。至韓地金馬郡都焉。稱爲韓王。是爲馬韓。秦之亡人。避後入韓地。韓割東界以與之。是爲辰韓。又其南有弁韓。屬於辰韓。各有渠帥。後漢書云。弁韓在南。辰韓在東。馬韓在西。其指三韓地方。亦已詳矣。新莽元年。溫祚滅馬韓。而有濟興焉。漢宣帝五鳳元年。朴赫居世爲辰韓六部民所推戴。而新羅始焉。弁韓前史雖不言其所傳。而新羅儒僊王十八年。首露王肇國於駕洛。據有辰韓之南界。其後入於新羅。疑此即爲弁韓之地也。然則南有南。北自北。本不相參入。雖其界限不知的在

久庵集上

三十四

避後入



何處而恐漢水一帶為限。隔南北之天塹也。崔  
致遠始謂馬韓濊也。弁韓濟也。此一誤也。權近  
雖知馬韓之為百濟。而亦不知高句濊之非弁  
韓。混而說之。此再誤也。自是以後。作史之家。承  
誤襲謬。前唱後和。不復就其地而覈其實。遂將  
一區三韓之地。左牽右引。紛紜錯雜。至今數千  
年間。未有定說。可勝惜哉。何以明其然也。當三  
韓時。本國雖無文字。兩漢書皆有列傳。試以年  
代上下地界遠近求之。則百代雖遠。歷歷如在  
眼前。夫何難乎之有哉。前漢書曰。漢武帝討右

夷久庵集上

三五

渠。遂定朝鮮地。為樂浪。臨菑。玄菟。真番。四郡。樂  
浪郡治朝鮮縣。臨菑郡治東曉縣。玄菟郡治浹  
阻城。真番郡治雲縣。郡云云。朝鮮縣。今之平壤。  
東曉縣。今之江陵。浹阻城。今之咸鏡道。此則皆  
有可據之書。不可誣也。雲縣。雖不知其所在。  
當漢昭帝合四郡為二府時。以樂浪。臨菑。合為  
東府。都督府。則樂浪。臨菑。之間。黃海。江原。京畿。  
左道等。地。固已相接矣。又以玄菟。平那。合  
為平州。都督府。平那。即真番也。平那山在真番境內。故云。玄  
菟。北窮野人。東濱大海。南接臨菑。既不可跨越。

臨菑千里之地。而與下三道合。則其形勢。非關  
西一帶。更無去處。意者。樂浪郡治。雖在平壤。所  
謂真番。其必在平壤迤西之地。與玄菟合也。歟。  
然則四郡二府之界限。其止於此。亦明矣。惟真  
番地方。比三郡。似為狹小。其或侵入鴨江之外。  
則亦不可知也。自高句濊起。得二府舊地。南至  
漢江。北至遼河。皆其所有。又何時為弁韓。或馬  
韓耶。以此知四郡二府之自為四郡二府。而與  
三韓不相涉也。後漢書云。弁辰在辰韓之南。亦  
與倭接。又云。弁辰與辰韓雜居。衣服居處風俗  
同。其稱弁韓。必曰弁辰。則弁韓之於辰韓。必為  
附庸。而不相懸遠。可知。又云。馬韓統五十四國。  
辰弁韓各統十二國。所謂國。即今之郡縣。合辰  
弁二韓。僅得二十四國。不能當馬韓之半。以此  
見之。湖西湖南。合為馬韓。而嶺南一道。自分為  
辰弁二韓。又何疑乎。馬韓。歷四郡二府之時。至  
新莽時。為百濟。辰韓。亦歷四郡二府之時。至宣  
帝時。為新羅。弁韓之與辰韓。始為附庸。終為合  
屬。如上所云。則三韓。又何時入中國。為四郡二  
府哉。吾又以是知三韓之自為三韓。而與四郡

久庵集上

三十六

二府不相涉也。崔致遠唐昭宗時人。上邈三韓時。幾千有餘年。其出於傳聞。非耳目所及。則與權近何異。權近亦何異於今時之人哉。而況崔致遠聰明才氣。固吾東方第一人。然其歷代興廢。必資聞見而知。致遠入唐遊學。時年十二。其還國。纔二十八。今唐書所載。皆致遠遊學時所說。十二歲童子。雖所生之國。其能貫穿千年沿革。而不一誤。亦未必也。後之覽者。每以古今人不相及。必欲奉信。而不敢疑。其亦過矣。權近亦近世大儒。久居金馬郡。親見所謂箕準城。遂

久庵集上

三十七

以馬韓。定為百濟。則亦庶幾乎有見矣。而終不肯大眼遠察。反生此區區附會之計。其釋弁韓在南。則乃曰。蓋自漢界遼東之地。而云爾。其引弁韓苗裔在樂浪。則乃去苗裔二字。而直云弁韓在樂浪。何其穿鑿若是之甚哉。其他平那山之平字。與弁聲相近。遂謂弁韓為高句麗云者。則又與兒童迷藏之戲無異。直是可笑。蓋三韓僻在東南一隅之地。去中國最遠。雖堯舜揖遜而聲化不暨。漢交爭而干戈不擾。畔鑿曼如長育子孫。別為天地間一壽域。故西北避亂之

人多歸之。仍成村落。各以其本管名其居。慶州之得彌樂浪。亦如辰韓之或名秦韓也。後人不分此二樂浪。因以平壤為弁韓。何其誤哉。

### 題陰符經後

甲寅秋冬間。余在墳庵。金亨吉時往來焉。齋居無事之中。相與劇談陰符秘訣。令人悠然有感。興遠遊之意。不知此身猶在萬丈塵囿也。仍借其書。晝讀而夜誦之。訖數日。不釋于懷。但見其石火電光。若明若不明。終不知有神撥鬼藏之妙。雖余俗緣未化。朝暮之遇。卒不可期。而於其

久庵集上

三十八

書。亦不能無惑焉。竊以所得於吾師者。為之評曰。夫有德者必有言。德者言之本也。言者德之標也。未有胸襟洒落明快。而其發之於言者。含糊支晦。使人莫測其端倪也。易大傳曰。中心疑者。其辭支。孟子曰。道辭知其所窮。聖賢豈欺我哉。乃如之人。肆為詭秘之術。欺已欺人。又將欺後世。以盜隱名之名。欲與黃帝並傳。其幽暗崎嶇之心。已可想見於千載之下。其言之有取無取。非所論也。唯其假託陰陽勝伏之說。闢關張皇。易惑難明。不但蒙學淺識。為之被瞞。雖邵程

大賢亦不免墮其術中。疑其或出於古之作者。不有朱子排闥破圍。直造其室。脫其假面。則後之人孰知陰符之為李筌而非黃帝也。自今以往。當以朱子為正。不可復有異論也。彼廬陵黃氏有何所見。反欲支中求一晦中求明。既退而又進之。附錄粧飾。使必售其惑世亂道之計也。噫。朱子出於邵程之後。能定邵程未定之論。黃氏出於朱子之後。不能定朱子已定之論。其識見遠近。豈特較三十里也。吁。可惜也已。抑以禮法為蘧蓀。仁義為芻狗。本老氏之能事。而陰符

久庵集上

三十九

之祖宗也。今黃氏乃敢雜引吾家天序天秩等語。以釋其書。真所謂郢書燕說。真是可笑。遂書以還之。不知亨吉復以為如何也。

余既作陰符跋語。猶愛其古簡。誦念不已。至于旬時。其文晦義支。誠如朱子之說。至斷之以李筌偽作。則恐不無其冤也。何者。竊觀陰符一篇之意。雖皆引而不發。而其大要只在於機之一字。造化流行之端。即為天機。而三賊五盜皆指此而言也。人能見得此機而操之。則可以包括宇宙。可以顛倒乾坤。而手下無難事矣。其養生

治國。特其餘事。而兵鋒無敵。又餘事之餘事也。初非將此別為題目。逐件做工夫也。其曰。知之修鍊云者。物理生克之機。必由於旺氣常勝。欲其潛心調制。無一息間斷。則借仙家修煉之法。以喻之。初非上篇實有丹鼎火候之事也。其曰。用師十倍萬倍云者。心源交戰之機。常關於三要。動靜要得去盡根塵。諸所有。則借神兵多寡之數以喻之。亦非下篇實有干戈擊刺之事也。註家不曉此義。以修煉以上。截為上篇。而為神仙抱一之道。以用師以下。截為下篇。而為兵

久庵集上

四十

強戰勝之術。以中間百言無所屬。則委為富國安民之法。凡此三者。皆時君世主大欲所在。故遂將支晦之文。迎合符會焉。其杜撰無意味甚矣。決非陰符之本義也。今以附錄諸說見之一篇本義。在於機字。則李筌固已得之。有非諸家所及。而其以三百言。分配道法術。彙為上中下。筌亦未免焉。若謂筌之所作。則豈宜自作而自昧其義。由此觀之。雖非古書。非出於李筌手。則亦明矣。且既以黃帝借重。則藏諸石室。當直以先秦人為言。亦不當近引寇謙之也。謙之本老

氏者流。一生行詭。安知謙之輩偽作。而李奎為謙之所欺也。只此一歎。不可不。亦非謂其書真有可取。而以朱子之說為非是也。

### 潮汐辨

或問潮汐果何理歟。山海經所謂海鹹出入。浮屠氏所謂神龍變化。皆粗淺近俚。有不足深辨。其以據經理勝之論言之。有云六合之內皆水也。大地浮在水面。舟船相似。隨氣升降。地降而沉。則水溢四裔。而潮至。地舉而升。則下有空隙。而潮退。潮汐進退實由於大地之有升降也。或

久庵集上

四十一

云水陰物也。月亦陰物也。陰陽各以類相從。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凡茲數說。孰為是而孰為非歟。願從吾子辨之。曰善。如子之問也。今居江湖。朝夕見此。而不知其理。其與百姓之蚩蚩。無以間矣。引古參今。互相證正。亦為學之大方。烏可已乎。吾請先言數說之皆不能無疑。然後方及一得之見。可乎。夫陽主動。陰主靜。故天行而不息。地奠而有常。如使大地一日之間。再升再降。則不幾於陰失其常。而或至

崩頽乎。吾恐此說求之理有不合也。至於從月之說。先儒亦多取之。潮汐進退。與月偕行。客或有此理也。然以我國所見驗之多不合。亦恐其說有時而窒碍也。水果從月而行。則月之所在。水宜無不至矣。我國在天地極東之地。日月皆從此出焉。竊觀潮汐最盛於西南。自全羅左道漸微。歷慶尚道至江原道。則專不及矣。正當月出之地。鏡面涵虛。一波不動。水不從月而行。亦明矣。且月行一晝一夜。猶不得周天。而潮汐則晝夜之間。再東再西。安在其彼竭此盈乎。其說至此。而有不通矣。吾疑為此數說者。皆出於中國。中國之人。只據南海而言。故其說不免執一而廢二。有此千古不定之論。可勝惜哉。唯康節邵先生有云。潮汐地之喘息。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遠哉言乎。雖不明言其所以然之故。已得見大義。引以伸之。觸類而長之。將無所不通矣。何者。人之有身。必有二氣相為經緯。然後方始有生。四肢六脉左右旋轉者。緯氣也。一條呼吸從中出入者。經氣也。斯二氣苟有一息之間斷。則輒病且死矣。天地亦一物也。能近取譬。何獨

久庵集上

四十二

不然。二曜五精東西運行者。猶人之有六脉也。一陣之氣。兩極相通者。猶人之有呼吸也。蓋天形正圓。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中亦三十六度。兩極之間。斜倚相望。必有一氣如羊角風起。自南極旋出地。向北而去。如人之呼吸。起自氣海丹田。出入口鼻矣。其天淵大海在人猶腹中。儲血隨呼而上。隨吸而下。有不得不爾也。曰。然則東海無潮汐。何歟。曰。兩極往來之氣。從南向北。直上直下。則氣頭餘波。不能遠及於左右。其勢然也。以此見之。則非獨東海無潮。

久庵集上

四十三

汐。西海亦無潮汐。而我國自箕封以來。為中朝屬國。聞見無所不通。故東海不潮。或出於先儒之說。而西海則歷西域諸國至條支海。不知其幾萬里。中國之人。非但目不得以見之。耳亦不得以聞之。宜乎議論之不及也。苟以一隅反其三。則吾知西海亦不潮也。必矣。曰。潮汐既不逐月而行。則其與弦望晦朔同其節者。抑何理歟。曰。陰陽行度。各有其數。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則南極之氣固為陰。而月亦陰物也。故其行度遲速。與月自與之同耳。初非出於相逐而然也。康

節之所謂。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豈非一言而斷之乎。大抵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計月三十日。自朔至望。為陽。自望至晦。為陰。而兩弦在陰陽盛衰之中。潮汐長短。必以此為差。其理有不可誣也。陰陽往來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吾能言之。而亦不能保子之無疑也。客唯唯而去。曰。為之記云。

久庵集上

四十四

### 接木說

余家園中有桃樹。其花無色。其實無味。腫柯叢枝。無可觀者。前春借隣居朴姓人。接紅桃枝。以其花美而實碩也。當其斬斫方長之樹。附接一小枝也。余見之殊用齟齬。既而日夜之所生。雨露之所養。茁然其芽。挺然其條。曾未幾時。蔚然成陰。及乎今春。花葉大暢。紅羅綠綺。燦爛交輝。真奇玩也。噫。一桃樹也。地不易土。根不易種。只接得一線之氣。成幹成枝。英華外發。顏色頓變。使見者刮目。過者成蹊。為此術者。其知造化之

妙乎。奇乎。奇乎。余於是有所感焉。變化移革之功。不獨草木為然。反顧吾身。亦豈遠哉。決去惡念之生。猶斬所舊柯也。繼續善端之萌。亦猶附接新枝也。涵養而培其根。窮格而達其枝。自鄉人。以至於聖人。亦何以異於此乎。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觀於此。曷不自勗。抑又感焉。自今日回視前春。纔一易寒暑耳。其所手封寸枝。已能勝巢。既見其花。又將食其實。如使前頭加我數年。則其享用。知幾何。人有自誇其老。怠其四體。無所用其心者。觀於此。亦庶幾助發而勸起也。凡此皆有警於主翁者。故書而志之。

久庵集上

四十五

勿移村久菴記

國都之鎮。三角山迤北一支。越大路而西。躊躇延延。若斷若續。遇水而止。結為阜。繞為洞者。村之居也。漢水從東南來。過龍山。至喜雨亭下。溢而為沱。分流二派。其大勢浩浩。淵淵。循西岸而北。直趨海門。其一派東折西迴。屈曲縈紆。抱村之洞口而去。可十餘里。至韋州城下。復與大江合。兩江之間。有島作。又禾黍穡穡。村之居民常

隔水往來而耕種焉。名之曰水伊村。每夏秋之交。潦霖大漲。兩江合而成海。水色連天。村之得名。蓋以是歟。余戊申夏。丁外艱。舍李柳川子小庄。在直北數里許。奉几筵居之。亦有數畝田。正在此村北麓下。割而與我。乃營草屋數架。為田廬焉。既暇。闔欲起而趨朝。則病也。難堪。夙夜欲捲而歸山。則老也。未忘孤丘歧路徘徊。頭髮空皓。顧此一區。猶有素下之戀。姑息偷安。以為卒歲之計焉。則就田廬上。又構一小草屋。以便病人居處。僅庇風雨。容膝而止耳。其始也。嚴霜夜降。蟄虫尋穴。唯以存身為急。固未暇有探奇選勝之意。及既定居。坐於斯。卧於斯。游泳於斯。則其山光水色。助我幽趣者。亦不一而足。其前則江外諸山。若青溪。廣若冠嶽。川若衿州。若蘇。萊山。連巒接岵。一陣周遭。鳳舞龍翔。爭向窓櫺左之。而截彼三峰。壁立千仞。有凜然不可犯之勢。右之而遠浦遙岑。極目微茫。有包含荒穢之量。何其俄頃。顧眄之間。氣象若是其不同耶。其出門而正相對者。曰仙遊峰。一點孤山。飛墮江干。宛如羣龍爭珠。其迴望而先入眼者。曰逍遙

久庵集上

四十六

亭百尺雙柱對。堅波心。恰似仙府開門。危牆片帆隨風往來。點點出沒。非野外大江所常縱目者乎。老牛將犢。六七為羣。或飲或卧。非門邊綠蕪所常有牧者乎。朝烟暮霞。秋月春花。流光代謝。變態無窮。皆能收貯眼前。以為吾家計。而惟後一面無所見。懸崖斷麓。執同展屏。朔風踴躍。曝背猶溫。先儒有論陰陽體四用三之數曰。天地東西南可見。北不可見。此地真得天地自然之形勢乎。去紫陌不盈一息。長樂風鍾。有時到耳。朝紳之問舍求田。宜無若此地之便。而百年

久庵集上

四十七

拋棄。主管無人。殆鬼秘神鏗。以待我輩。曰而思之。人之安宅。不在遠而在通。回視平生。許多枉步。莫不如此。可笑也已。於是改水伊村。曰勿移村。以方言字音相同也。扁其屋曰久菴。曰舊彌而寓新意也。將考槃終身。久而不移者。其不在於此耶。噫。士移其業。民移其居。皆由於血氣方盛。有所外慕。今吾頽齡如歸。萬事蹢躅。坐則忘立。卧則忘起。移業何求。移居何往。惟其不移。所以能久。久則安。安則樂。樂則欲罷而不能。雖欲移之。亦不可得也。吾知免夫。遂書以見意云。

### 碑壇立議序

余始至此州。訪鼻祖遺基。幸得之。懼其久而還失也。與宗人謀。所以衛守之者。咸曰。宜立祠宇。以寓香火。以會子姓。世世不替。其庶幾乎。余既應而復思之。廢興成敗。相尋於無窮。當大尉肇基之初。家業村閭。想亦甚盛。而傳未幾。世為丘墟矣。厥後六百年。始得忠成公慨然有堂構之志。回舊基而改築之。廣殖田園。多置藏獲。其所以光前垂後之計。無所不用其極。至今百有餘年。而又丘墟矣。片瓦半磚。已無可尋。今乃以數椽之屋。揭虔妥靈。欲傳永久而不廢。何其計之疎也。且禮云。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其久近隆殺之節。自有不容已者。今取既毀之廟。復立祠宇。薦其常事。其於禮家之意。何如也。不若斷石為碑。經久不刊。幸而子孫能守其業。則就碑壇歲一祭之。以寓羹牆之感。雖時移事變。不幸而復為榛棘之場。屹然一片。直與地紀相終始。不亦善乎。宗人咸曰。唯不敢不奉而周旋。遂設壇墀。樹貞珉。繚以短牆。前開一門。以禁芻蕘之往來。避鷄犬之污穢。如斯而止耳。其作事顛

久庵集上

四十八



末具在判書公所撰之碑。於是曰韓屹。忠成之後也。願納奴一口。以典洒掃之役。又納壇傍田一區。以居其奴。其他子孫。隨其貧富。各出米布。且以州居人為有司。適掌其事。存本取利。多則買田。以供案盛。每年仲春中丁日。不速而會。齊宿致祭。曰設酒食。以講同宗之義。古者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然冬至俗節。立春近歲。各有祈事於家。遠近宗人。有難齊會。故必以仲春為期也。噫。子孫之身。乃祖先之氣也。子孫既已聚會。則祖先精靈。即此而在矣。各自齊潔。以承

久庵集上

四十九

祭祀。洋洋乎若真祖在座。子孫環侍。不知七百年之遠。嗚呼尚哉。且夫子孫雖多。其初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分為千萬人。至有遇諸道而不相識者。豈不傷哉。繼自今。凡為太尉之孫。自西自東。咸會壇下。磨肌浣骨。永夕團藥。使道路不相識之人。復合為同堂之親。茲非幸歟。東韓之人。聞我宗之風者。爭自興起奮勵。以不忘本。不遺親為法。然則其萃合民志。維持國脉。將此碑為中流之砥柱也歟。遂書以識之。

送芝峯李潤卿令公朝京序

吾友芝峯令公好文章。始自學詩。今進於文。吾將勉其自學文。而又進於道。故今其遠別。歷論古今文體之變。而推本於道。以為行驢夫文者。載道之器。未有不深於道而為文者也。六經之文。皆聖人所以明天理正人倫。致治之大道。道為文之體。文為道之用。體用相須。萬世利用。所謂治世之文。不可尚已。自春秋之世。至戰國。文體凡再變。如國語。委靡煩絮。無所收拾。真衰世之文也。如戰國策。乘氣馳騁。亂雜無章。真亂世之文也。自是之後。世道每一變。文體隨之以不

久庵集上

五十一

同。而其達道日益遠矣。漢氏受命。天下一統。其文之傑然特出者。曰司馬遷賈誼。筆力雄豪。意思不帖帖。有先秦氣像。但下字不穩當。段落不分明。略與漢祖立國規模相似。其於道雖不敢言。亦朴質近古。至楊雄班固。始用意裝點。漸向細密去。文逾工而道愈失。西京渾厚之氣。已蕭然不振。吾嘗論楊班一變。至於馬賈。馬賈一變。方至於道也。凌夷至於三國兩晉。歷五代。抵隋唐。其文章與世俱下。只管衰弱。自朝廷章奏。皆做屬對文字。拙黃對白。以風儻月。令人讀之如



吟咏詩句。其去載道之文。奚啻千里。於是時有韓愈氏者。作始覺其陋。奮然以復古為己任。向來浮薄之文。一掃去之。開口便說道理。其所著原道諸篇。雖未能盡醇。亦幾乎道矣。蘇子瞻嘗稱之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非謬言也。柳宗元亦與韓氏齊名。然今考宗元之文。專事剽竊。逞其奇巧。已為作文之病。且無韓氏見識。其筆下所成。自不侔也。趙宋之興。歐曾三蘇。俱以文章名世。其醇疵高下。先儒已為之品題。而蓋皆聞韓氏之風而興起焉者也。其他時文。

又庵集上

五十一

亦稍變隋唐之弊。類多嚴重老成。寧拙而不巧。豈非太祖仁厚之澤。有以陶甄成就之也。時則又有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四大賢。相繼而作。以性理之文。前唱後和。跨唐越漢。直與六經相表裏。布帛有文。日用資焉。此真治世之文也。噫。茲數大賢者。何嘗操毫吮墨。學為如是之文哉。道德充積於中。英華自然外發。此則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有非風聲氣習所可得以移易也。非惟學道之軌範。亦學文章之軌範也。胡元百年。腥膻滿天地。有何文章之可。

論高皇帝奮起布衣。百戰有天下。其雄偉之氣。欲與漢祖爭衡。故其一時文章所尚。亦出前代不辭。浸淫乎漢氏矣。然天地大數已衰。雖欲抗而高之。不幾於用絺絺飾冬裘乎。恐非順時合道之宜也。閨闈之士。豈不躡大國坐鑽故紙。徒有隔壁聞聲之歎。又不知近年以來。作者凡幾。出而文體凡幾變耶。其為治世為衰世。抑為亂世。都不可知。聊以令兄之行卜之。記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令兄其勉之哉。棄其所短。取其所長。則善惡皆我之師也。令兄其勉之哉。既自勉之。又歸語之以勉我。庶幾有相長之益也。於其別。縷縷言之。

又庵集上

五十二

返始堂記

清州本某先祖高縣太尉公開基之地。後七百餘年。而某分牧是邑。鄉人父老。往往傳說當時之事。指某丘為奮遊。指某水為奮釣。令人感古悼昔。有不能自己者。於是就其古里遺墟。築壇樹碑。以寓羹牆之感。吾弟柳川公實記其事。又於公衙東牆外。開一小屋。凡四架五楹。以其左半為溫房。前開後壁。蓋嚮晦宴息。取便起居也。

以其右半為涼軒。四達八窓。蓋待朝聽民。恐有  
壅蔽也。合而扁之曰返始堂。其取義也有二焉。  
在其則返於始生之鄉。以其地而言也。在他人  
則返於始稟之性。以其德而言也。顧名思義。惟  
其富而已。不施繪事。昭其儉也。不取茅茨。圖其  
久也。周繚垣墻。雜植花卉。出入之際。由內達外。  
無煩徒卒。開門則為公堂。闔門則為私室。一開  
一闔。動靜循環。公與私不相妨。心與身俱得宜。  
此作堂之梗槩也。且夫斯堂之所貯。雖無異趣。  
寄觀夏聽南川。冬看雪山。秋月春花。皆足以怡

久庵集上

五十三

神樂志。以永今夕。但受人之牧。不敢自逸。春省  
耕秋省歛。冬催科。皆有程限。日不暇給。無一時  
可以等閑遨遊。而惟長夏數月。稍得無事。民歸  
農畝。簿牒無多。綠陰滿庭。盡日偷閑。時則或與  
二三學徒。携經執書。講明道理。使一州之人。皆  
知返始之義。庶幾移孝為忠。自家而國。不下堂  
而成教矣。然則斯堂之作。亦不能無少補於治  
化。而鹵莽不敏。蓋有志而未遑焉。噫。榮歸故鄉。  
古人比之畫錦。豈非其人之德之業。足以享有  
富貴。而非濫叨乎。其向人誇矜亦宜矣。如某。薄

劣尸素。日夕惴惴。嘗以負國恩。忝所生為憂。  
又奚暇以榮耀自多哉。此則事同而心異。不敢  
效顰也。既以此求詠於諸公。而目記其顛末。以  
告繼而坐斯堂者云。

### 啓蒙卦變圖跋

嘗讀啓蒙。見卦變圖。上下排行。恁地嵯峨。有不  
能無疑者。及得許功彥改本。一高一低。粲然不  
紊。順觀逆觀。皆從一法。於心甚喜之。自以為天  
慳地秘。庶幾窺見千古之一快也。及來西原。倩  
李光胤。證正乾坤一圖。入梓傳印。將與學易者

久庵集上

五十四

共之。仍比兩圖。而諦審之。本圖從下而觀。果似  
不齊。從上而觀。其條理亦甚精密。蓋二爻三爻  
四爻五爻之變。並從極行書。有二爻以下有變  
例。則低一行。變例之中。又有變例。則又低一行。  
一見瞭然。別無疑晦。且三十二圖。無非一樣。不  
容皆差。或者謂朱子之意。本如改本。而刊行之  
訛如此。則吾恐不然也。功彥亦非自己做出。嘗  
見唐本。有如此改之者云。而余忘其姓名矣。並  
付篇末。以誼知者辨之。

父菴遺稿下

戶曹參議韓職疏

伏以臣之老母。今年七十有七。衰病奄奄。與死為隣。上年秋。同生弟臣浚。謙有觀察關西之命。為鳥私情。欲畢殘年。榮奉。携而同歸。臣於其時。曲蒙大行聖上體下深仁。特賜由暇。許以隨行。思私挾骨。靡粉難忘。至今思之。涕淚交零。顧職名在身。不敢久留。旋即還朝。母子相離。今已六箇月矣。西嶺殘暉。看來漸盡。此日游子。當作何如心事耶。今聞重患。時令累日不汗。有

父庵集下

一

時痰塞。命在喉間。欲待臣瞑目。千里書來。五內如焚。形魂異行。不知所以自定也。目今國有大恤。上下靡遑。非但瀆擾陳乞之為未安。且私出入。不得自盡於奔走之列。有乖人臣致死之義。臣於此際。進退狼狽。同知攸處。第念老人絲髮之命。一朝溘然。不得永訣終天。則其有累於新化孝理亦大矣。臣之心事至此。有不暇計其他者也。屬茲多事之時。版籍庶務。比前尤劇。不可一日曠廢。伏乞聖慈。特命醵臣職名。許臣歸省。及其未死之前。得以相見。則天地生成

之恩。宜如何報之哉。臣不勝危迫懇惕之至。

貢物變通疏

伏以臣本世祿之家。自髫髻時。已志於穀。而顧才學淺短。不為有為。中間又有死長奇禍。萬死一生。遂無意於進取。抱病守拙。分甘明時之棄物。幸賴先王用人無方。不遺管蒯。如臣無狀。亦在隨材調用之中。超叙六品。歷試郡縣。本無幼學之事。寧有壯行之業。報歲涓埃。謗積尸素。猶以尋常簿書。不失期會。過蒙褒典。至再至三。十年之間。驟躋貂王之班。備位九卿之後。

父庵集下

二

臣亦有心。詎不知感。自非靡粉。圖報無路。不意今者。弓劍遽遺。攀號莫及。其以懷恩感德於先王者。欲報之於殿下。耿耿于中。豈敢須臾忘也。頃聞老母遠在關外。嬰病危篤。冀保朝夕。臣於是時。方寸已亂。冒陳情事。瀆擾天聽。方以罪戾為懼。而聖恩如天。曲加寬貸。特命給由。使之亟歸省之。及其未死。得以束見母子相持。不覺言淚俱霑。國恩之外。更無他語。倘臣母疾少得差可。則臣當趁即還朝。得以自盡於奔走之列。顧此殘年。劇疾元氣已脫。

藥不見效。日至奄奄。時月之間。勢難棄去。而地部煩劇。素非閑慢。屬茲多事之時。尤不可久曠。伏乞 聖慈。俯察微懇。速 命鑄改。以便公私。不勝幸甚。仍伏惟念。臣既不得進効筋力之勞。區區犬馬之誠。終有不能自己者。敢以曾蒞其事。而熟知其弊者。試一獻焉。我 國貢物之弊。殿下亦嘗聞之耶。人有恒言。國家存亡。實繫於此。雖 殿下亦豈不聞之也。任土之貢。當初皆有條理。不但為今日之病民而已也。行之既久。節節生弊。一卷之紙。十金猶不足供。一張之

久庵集下

三

皮數。牛猶不得償。直到今日。已成膏肓。苟不及此時變而通之。則土崩瓦解之勢。行將立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往在乙未年間。相臣柳成龍深知其弊。罷貢作米。該用雜物。皆從市直。貿易用之。以其餘補軍資。其意非不善。而其法有未盡善。怨者多而悅者少。終至於不旋踵而還罷。有此機會。而不得更張。至今為生民之病。臣竊痛焉。臣於其時。適為本曹佐郎。亦嘗預聞首末。其法。通八道無論遠近。每田一結。出米二斗。輸納于京。大小土貢。一切停罷焉。夫沿海之

邑。自以其地載船上納。則二斗之米。豈不為輕乎。若如山郡遠水之地。則轉輸出浦之費。三倍本數。於是乎山郡之民怨焉。該用之物。本曹親行買賣。有同商賈。以減削其價為能事。於是乎市廛之民怨焉。當其時。還都未久。物貨未集。如有不時之需。市廛所不可得。則不得已別卜於外方。民有疊徵之怨。吏無信法之意。相與共起而稱不便。防納無所售其利。胥徒無所容其奸。其投間抵隙。必欲壞其法而後已者。又其情勢之必然也。聽者不察。從而尤之。遂真以為作米

久庵集下

四

之害。甚於貢物之弊。而緩急之用。或賴防納之徒。任其奸濫。無所制限。噫。牟利溪壑之欲。亦何有紀極哉。皮盡而毛無所附。不幸而近之也。蓋其時當事者之意。專在於多取贏餘。以補軍餉。而於調均民役之事。不甚留意。此所以左右牽掣。終至於不可行也。今若取其意而反其事。略以出浦遠近。差等作米。不必以二斗為拘。距海二日程以上。則又准米作木。輕重苦歇。彼此如一。則何所不悅。凡物皆給優價。比之市直。或倍或從。豐不增。凶不減。使防納之輩。知有一定之

法得以周旋其間。實還無自食其利。則何所  
不悅。其中或祭享所用。尚方所需。有難於自  
京募納。則量除所產官作米或布之數。以本色  
上納。即使監司看品封進。則其伸縮裁量。只在  
一有司能事耳。雖無餘米可補軍餉。而民役則  
恰好調均。可免低昂苦歇之弊。有何不便之事。  
亦何不可行之有哉。至於貢參之弊。又其尤甚  
者也。上年廟堂獻議詳定。以三十匹為一斤  
之價。收布於民間。募參於行商。證之弊。曰此  
可革。而物價自平。實作米之權輿也。但所定價  
物太廉。人不肯應募。人不肯應募。故必至於勒  
定。勒定之不足。故又必至於分定各道。而各道  
不可自得。則責徵民間。勢不得不已也。割剝之  
弊。猶夫前日。而下三道本不產參。豈有行商  
除一弊於此。增一弊於彼。病民之政。莫此為甚。  
抑而行之。則非但弊端益滋。民將不得保。臣恐  
彼此推調收捧差池。進獻亦必欠闕。非細慮  
也。臣愚之意。亦當增加數倍之價。使民樂募。則  
松京漢京兩市之民。自當辦納。外方殘民。始得  
脫貢參之弊矣。而其價物之不足者。既通畝田

久庵集下

五

結作米或布。則參價亦當在其中。何必別立色  
目。重貽煩擾之弊乎。臣歷觀前史。未有法久而  
不弊者也。惟在隨時通變。臨事善斷。不屑屑於  
常規。而能得法外意者。始可與語為治矣。其或  
膠柱而鼓瑟。刻舟而求劍。曰先王成憲。所當  
遵守。而勿失云爾。則非臣之所敢知也。伏願  
殿下斷而行之。於民必有濟。嗚呼。當今之事。  
可言者非一。而臣之所論。不在於彼。而必在於  
此者。誠以百官分職。各有所事。臣待罪地部。平  
賦均民實臣之所當事。今雖退屏。不得終始奉  
職。而區區一念。實未嘗忘乎此也。書曰。工執藝  
事。以諫。臣之微意。竊自附焉。然此特有司之末  
事。本之則未也。語曰。君子本立而道生。臣於為  
本之說。尤眷眷不已也。大學曰。身修而後家齊。  
家齊而後國治。孟子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此雖近於俗儒常談。然舍此更無道理。後古  
聖賢千言萬語。究其義而要其歸。則亦不過數  
明此事而已。臣雖愚無知識。亦嘗讀書為學。粗  
有管窺之見。今於新服之初。不難夫鋪張敷  
衍。一誦於殿下之前。願念殿下毓德春宮。

久庵集下

六

肆力於學問之事。非一日矣。其於修己治人之大方。必有所宜見。故臣不敢掇拾陳陋。更為註脚之說。而只以本之一字。提起其端。冀殿下有所自省於其間也。大抵人君之德。欲公而不欲私。欲正而不欲偏。苟以大公至正之道。體之於身。行之於家。推之於國。則何時之不可治。何事之不可濟。伏願殿下加意焉。書曰。皇天其命哲。命歷年。命吉凶。知今我初服。臣不勝區區懇祝之至。

安撫使韓職疏

久庵集下

七

臣伏奉本月初五日 朝旨。以臣差江原道安撫使。將以近日發遣者。伏以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有懷必訴。有痛必殫。豈不以至情所迫。自不知嚴威之不可犯乎。臣本一蔭吏也。猥蒙朝家破格收叙。至則大夫之後。銘心鏤骨。只思粉糜而已。苟可以筋骸所支。智計所及。寧有憚勞任便。自取逋慢之罪乎。第以奉使之臣。為任甚重。其宣布德音。糾核列邑。非素有風力為人所憚壓者。不可承當。況此腰牌一事。利害相半。為之有方。則兵民整頓。坐收其益。或失其宜。

則適啓騷擾。民受其弊。其機如此。決不可每人而試之也。苟為不量。冒昧慶之。則非惟負乘顛蹶。自速罪戾。亦恐玷累名器。羞辱朝廷。其為害有不淺也。抑竊自念。大馬之齒。行將六十。頃嘗酷遭家禍。苦塊頑命。不絕如綫。眼闌纔數箇月耳。疾病沉痾。委棄床席。間或強疾而作。隨叅賀班。猶為一步十息。幾不能自持。以此精力。驅馳嶺海之間。辦此大事。雖欲自力。亦不可得也。伏願天地父母。俯察危懇。亟命改差。以便公事。以安愚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區區懇祝之至。

久庵集下

八

先祖通訓大夫行文川郡守 贈議政府領議政府君行狀

留守叔父。一日馳書于百謙兄弟曰。余承先君子遺訓。備位公卿之後。而慕道之事。尚多有闕。曾在甲午年。余按嶺南節。適鵲城李相公在平海。因得請碣銘。而顧其時方在干戈搶攘之中。家狀多未備。以致作者叙事大略。至於晚年居鄉一節。專闕焉無徵。將無以示子孫。余甚歉然。許尚書功彥令公。自少與吾輩遊。且嘗往來來

鄉知吾家世甚詳。欲從而追求隧中之誌。以補  
墓表之闕。惟甫兄弟。逮事先君子。家庭之事。亦  
常親見。其亟撰次言行。以為敘述地。百謙承命  
不敢違。謹按家譜。吾韓本出清州。真祖諱蘭佐  
高麗太祖。封三韓功臣。自後冠冕相繼。有諱康  
用儒。術佐忠烈王。位中贊。諱文惠。李穀始大鳴  
于世。諱謝奇。右司議大夫知制誥。子泳。仕元朝  
至大官。推恩三代。皆封侯伯。李穀諱渥封上黨  
府院君。諱思肅。位家宰。功在社稷。李穡諱公義  
封清城君。諱平簡。諱脩。右文館大提學。諱文敬。

久庵集下

九

道德文章。師範一世。徐居諱尚敬入我朝策  
開國勲。領議政府事。西原府院君。諱文簡。諱惠  
咸吉道觀察使。諱繼禧。官至議政府左贊成。  
賜翊戴佐理功臣。號封西平君。諱文靜。博覽羣  
書。學問精邃。歷事五朝。寵遇甚盛。英光創  
守之際。經籍典章。裒集纂述。多出其手。實我先  
祖曾大父也。生諱士武。漢城府判官。贈嘉善  
大夫吏曹參判。生諱承元。旌善郡守。贈資憲  
大夫議政府右參贊。二代。贈典。皆視留守公  
貴也。娶軍資監主簿金禮童之女。上洛伯方慶

之後。領議政礪之孫也。以弘治十八年乙丑三  
月十八日生先祖。諱汝弼。字直卿。先祖生有美  
質。又多才藝。而早孤多艱。無意榮進。學舉子業  
亦不肯就。嘉靖十三年甲午。以陰補水庫別提  
戊戌。例遷內資主簿。庚子。拜司憲府監察。越二  
年壬寅。回公幹罷。癸卯。拜濟用主簿。復由司憲  
府監察。出為龍岡縣令。時夫人之叔父柳左相  
灌。以忠赤被罪。門禍甚慘。姻黨族類。皆坐落職。  
而獨先祖治績已著。貶駁無名。終以考滿戊申。  
入為軍資主簿。掌隸院司議。乙酉。陞拜金堤郡

久庵集下

十

守。先祖素有心恙。及到本郡。號稱南方劇地。彈  
心剴煩。日以加重。棄官而來。甲寅。李相國俊慶  
為銓相。以其先塋在楊根。選於衆。得先祖為主  
倅。強起赴之。丙辰。以災傷罷。丁巳。為儀賓府都  
事。己未。為文川郡守。文川累經非人。殘弊已極。  
先祖之至。恢恢游刃。公給私便。邑人大悅。去思  
之碑。今猶存焉。居一年。益厭羈執。已決解綬。適  
以災傷罷。丙寅。有風恙。就醫入京。鄭黃成宗榮  
與先祖為姻。姻兄弟。素相愛。適在東銓。欲留其  
行。屬之西銓。授中樞經歷。未數月。拂袖東歸。挽



之不可得。隆慶五年辛未四月初四日。以考終焉。享年六十七。從治命葬于釜島亥坐巳向之原。蓋與本家隔江相望。平日所嘗遊之地。愛其泉石明麗。屬之為衣冠之葬。先祖性本慈祥。濟之以剛果。加之誠勤。其居家也。內外上下。皆有規矩。分之以事。授之以職。各責其成。不肯回循。怵惕。苟度時日。事上接下。一出於惻惻。表襮之態。未嘗施於言貌。常以儉約自處。又不喜飲酒。故家間非行醺飲福。則未見有燕集之事。早失怙恃。鞠於兄嫂李氏。李氏亦早寡無子。謀以

久庵集下

十一

瓜葛。以女弟之女妻焉。即先祖妣柳氏也。先祖以未及事親者。事李夫人。愛敬並至。終身不怠。其在子孫。雖鍾情篤愛。亦教之以義方。不敢施以姑息之恩。嘗與外祖申正公對坐。孫浚謙適當初度日。匍匐膝下。歧嶷風成。外祖見而憐之。俵給奴婢。意若相勸然者。先祖終不肯為。歸語于家曰。今日之事。吾亦非無情。但人有家業。自當俟他日子孫共分。不可以一時憐愛之情。輒有施與。試見人家骨肉爭鬬。未必不由於此。吾先世所不為。故不敢破戒云。其家法嚴正類此。

居官如治家事。有頭緒。整頓不亂。故吏不容奸民。蒙實惠。又能以廉謹自守。出入郡縣數十年。歸視其家。無一長物焉。素多疾病。有二兄。又皆早逝。於人世。無眷戀意。自少時已有求田問舍之計。金堤罷還。決意退休。遂卜居于原州蟾江之上。婆娑林園。若將終身。其後為楊振為文川。雖黽勉復出。愛閑之心。終始不渝。辛酉。自文川直還蟾江。舊栖先祖為繼祖少宗。自是傳家重於先君。奉先祖妣在京。代執常事。仍以家業付之。只携僮僕數人。力農自給。時年五十七。其視

久庵集下

十二

推擠不去。至死後而已者。為如何也。先祖有姊妹二人在京。每歲一入。參謁家廟。與姊妹及宗族會。叙盡歡。即還。遇親忌。則雖自宗家行祭無闕。而必於所在處。別備時羞。祭之以寓終身之慕也。其居鄉。課農桑。輸租賦。自同村人。未嘗有分外經營。常以漁釣自娛。時或乘興。步出江干。鄉老不期而集。麻衣竹笠。相與爭隈。舉網得魚。滌石代器。凹者為盃。削者為盤。竟夕徜徉。盡意而還。原驛間至今相傳為叢談。想慕其風流焉。平生雖未嘗屑屑於鑽紙尋墨之功。而其發於



心行於事。及於人者。無一事不合古宜。今自成  
文理。求之人道。如斯而止耳。子孫之儀範。豈在  
遠乎。先祖妣柳氏。高縣大丞車達之後。司導正  
滄之女。柳正乃司成李穀之婚。而先祖妣所事李  
夫人。即其女兄也。祖妣後先祖十四年。歲甲申  
正月。棄子孫。合葬先祖之墓。生二男二女。男長  
即先君諱孝胤。先祖無恙時。登庚午文科。不幸  
早世。後官于鏡城判官。次為留守公。登丙子文  
科。曾經右贊成。亦參宣武原後功。視其貴。先祖  
累贈至領議政。妣封貞敬夫人。女長適天安

久庵集下

十三

郡守任禮臣。次適宗室義城副正鋼。先君迎  
我先妣。即禮賓寺正申健之女。生三男五女。不  
肖孫百謙。於次為長。曰重謙。上舍有才而夭。曰  
浚謙。登文科。原任戶曹判書。女長適執義洪迪  
次適翰林沈忻。次適縣令權昕。次適士人徐龍  
甲。次適監後黃有吉。留守前娶典籍安璉之女。  
生四男二女。曰有謙。英陵參奉。曰守謙。敦寧  
府僉正。曰致謙。登武科。端川郡守。曰履謙。祥雲  
察訪。女長適縣監鄭象義。次適郡守安復善。後  
娶縣監姜孝胤之女。生三男二女。曰允謙。曰克

謙。曰好謙。女適士人李碩望。餘幼。天安生一男  
二女。男曰任纘。而進士李承璧。士人尹興福。其  
婚也。義城生三男四女。曰西原守堪。曰西平守  
堧。曰西昌守墳。而僉知申景禧。士人尹淑正。郎  
蘇光震。生負沈愉。其女婚也。百謙有一男。進士  
興一。重謙有二男。縣監善一。奉事德一。浚謙有  
二男。監後會一。昭一。有謙生五男。得一恭。一智  
一。餘幼。守謙生二男。誠一。英一。致謙生一男。復  
一。其餘內外高曾孫男女。凡百有餘人。皆知勤  
業勵行。不墜家風。蓋亦先祖積德為基之致也。

久庵集下

十四

### 永膺李先生行狀

昔余先君子好賢樂士。其所從遊。皆一時名勝。  
已巳年間。嘗寓居三清洞。與先生同里閭。杖屨  
往來。殆無虛日。余小子在侍立之列。竊見先生  
風儀爽秀。論說峻整。心知其隱德君子。目得與  
先生之二子交。通家分義。垂四十年。知先生至  
行者。莫百謙若也。其撰次梗槩。以備述者所徵。  
寧得已乎。謹按家譜。李氏本延安大姓。始祖諱  
龍洪。仕高縣為太子詹事。其後貂蟬相繼。以訖

嚴代至七代祖諱貴山。入本朝為資憲大夫江原道都觀察使。與其兄左議政貴齡俱以厚德重望有名於開國初。生諱續。為春川府使。簡重高潔。太宗大王與之為布衣交。以後官所出求為婚。公不肯。對使者語頗倨。獲罪。生諱根健。贈參議。生諱仁忠。清白正直。有文武才。以吏部郎忤權貴。斥為平壤小尹。後征建夷有功。入為承旨。於公為高祖曾祖諱弼。秉節校尉。贈吏曹參議。祖諱繼長。南部參奉。贈吏曹參判。明經勵行。晦跡不仕。考朝散大夫守司憲府掌令諱彥忱。學行重望。歷揚臺閣。當乙巳禍。守正不撓。曰。被竄謫。自春川公後。或仕或隱。俱以名節自礪。至掌令公。尤章章焉。李氏之業。其根基非一日矣。掌令公聘弘文博士廣陵安公漢英之女。誠一端莊涉獵經史。有古烈女之風。兩義相配。寔生先生。宜乎鳳雛驥子。出類拔萃。稱其家兒也。先生諱至男。字端禮。生於嘉靖己丑十一月十二日寅時。生而聰睿過人。纔六歲。已講習小學。不事修飾。自能寡過。掌令公又能以身教之。詩禮之聞甚早。年十四五。慨然有志於

久庵集下

十五

為己之學。出入先生長者之門。講明伊洛之書。其所問答。皆有剴鋒。以學為樂。不以外物累其心。鄭承旨諱源。曾從趙靜菴游。文學行義。高於一世。愛先生英達風成。以其女妻之。先生館其門。得聞靜菴之風。而興起焉。其於此學。已躍如也。掌令公論事左遷。為淳昌郡守。先生奉晨昏後之。河西金先生適在郡境。先生執贄稟學。金先生亟稱許之。命字作說。指示門路。且贈以詩曰。期待殊非淺。工夫慎莫徐。後又從履素齋李先生。研精奮學。益致深造之功。其所自得者愈多。蓋先生之學。溯流尋源。其所自來者遠矣。先生之德。完於天成。故孝友之行。尤為絕矣。其愛敬之實。見於孩提之時。人皆以孝兒稱。丁未。掌令公自淳昌謫配舒川。曰。病不起。先生千里聞訃。勺水不入口。攀柩在路。夜伏轡傍。時當沍寒。凍雪盈衣。黨禍之餘。親舊無相救者。先生賣盡土田。親身附棺。棺物無不極其華盛。至親負土石以營葬焉。廬於墓側。日再上塚。涕淚所迸。莎草為之枯。身不脫經帶。口不絕哭聲。朝夕奠饌。必躬自為之。不任厨人。比三年不少怠。時先生

久庵集下

十六

年未弱冠而內盡其哀。外盡其禮。無有不得於心者。至孝之稱。已聞於中表。其事母夫人尤益謹。苟可以悅其志安其身者。無所不用其極。每朝省其起居。曰。遍呼諸兒孫。令左右侍奉而退。家雖貧。其饋養必有四方之味。夫人早罹家禍。心恙煩惱。體常不平。先生非有大故。不敢去側。或與諸子講論於前。經史古今之說。無所不及。夫人聽之。亶亶為之忘憂。及其晚年。衰病沉綿。有時頓劇。先生日夕憂遑。衣不解帶。延醫調藥。必盡其方。夫人賴其保養而扶持者。亦有年矣。

久庵集下

十七

丁丑夏。夫人患痢幾殆。先生為營糞味甜滑。極憂之。即沐浴頓顙。涕泣于天。請以身代。是夜夫人夢見神人自天而降。曰。汝兒至誠動天。已許自代矣。目忽不見。自此證漸歇。得平復。古之言薦孝者。不過曰病致憂喪致哀而已。至於至誠感神。延續既殆之命。則求之千古孝子之傳。莫之多聞。今先生寄行特出。無不加等。感應之速。如鼓應桴。所謂精誠貫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者。於先生見之矣。先生侍藥既久。辛勤憂苦。大致傷敗骨髓之病。目茲而作。時時嘔血。或至數

升。是年秋。病勢猝劇。至於觀化之際。感念慈闈。執二子之手。托以奉養之道。精爽已離。不復自覺。縷縷若夢中語。皆不盡之孝思也。既復。目猶不瞑。二子攀牀撫摩。良久乃瞑。即丁丑八月二十四日也。享年四十九。噫。何天之奪我孝子。若是其酷也。其將以勸人之為善乎。先生家貧親老。不免隨眾學舉子業。而亦不屑屑於得失。有一權貴當國。威禍自已出。先生對策殿庭。極言專權濁亂之狀。考官驚嘆。置之上第。而畏其人不取。又於謁聖試士。時刻既過。有欲為公私

久庵集下

十八

挾追呈者。先生拒不從。其自守之正如此。為文章。古雅有法度。可觀。後庠序。一時流輩咸推讓焉。累舉而竟不遇。茲豈其命也耶。宣祖大王之五年。令中外舉學行之士。鄉里以先生首薦。初欲以學行舉。衆論僉曰。李至男。全德之士。不可以一善名於世。遂以操心正直。學問精通。為薦。目云。是歲七月。除昭格署參奉。先生既為親而屈。則以為太一齋醮。雖非正祀。而國家既已設行。精裡致誠。乃有司之職耳。豈可若是臧裂。以瀆神明。是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自

殿宇床席至一器一皿皆令極其新潔整潔肅恭將事居官以清簡自持嚴正御下非正之物一芥不取本署廢政次第整理出納勾校之間無不精盡寸紙尺布亦不私用吏僕敬服自相警勅曰毋為不義以負我公署有一吏薰公之化能自樹立至於割股執喪以孝見稱其以德及人多類是同僚李公長胤佳士也相會之日欲以官酒相屬公不肯李公面裝赤慙命輟之署人薰其德莫不感化而自新事業雖百不一施即此而觀之則貞白之操正大之氣散於事

久庵集下

十九

者可知也先生疏通明敏天分甚高慈祥愷悌端方篤實容貌辭氣舒遲閒雅雖急遽造次之間不失常度家庭嚴肅內外井井待親戚必盡恩愛交朋友必盡誠信雅尚儉素不樂紛華常着草笠蓮子纓布衣綿帶朝夕自奉唯喫菜芹一室蕭然惟圖書千卷而已每日晨謁家廟朔望必參出告反面一如事生得新物不薦不敢嘗遇忌日不接賓客終日啻恤如初喪國忌則無遠近不聽樂不設肉國恤則雖后妃之喪食素致哀必限卒哭天性然也家在白岳之

下每朔朝月夕輒與二三子弟登後園山脚徘徊嘯詠久而忘返翛然有出塵之想凡律已處家接人應物一以古訓為則若涉一毫非禮其心歉然終日不樂嘗於朝廷大禮臨着朝服偶喪其履倉卒以靴子就列退而內訟若無所容曰曰縱不為御史所劾獨不可自贖乎即以木端送本署以為公用惟其自治之嚴如此故其平生行事光明峻潔未嘗有不可向人言者教子以忠信不欺為本隨其資稟誨誘不倦其言簡易明白使人易曉強弱昏明皆獲其益有所

久庵集下

二十

問難則必竭其兩端啟發乃已嘗送長子基稷從師受業而書朱文公授長子受之書以贈之且題其後曰我之所欲言於汝汝之所當聞於我皆無過於此汝宜服膺而勿失也又曰學者於義理公私之際須着意明辨不容少差透得此關方有進步處又曰今之學者不致講習專事遊娛隨朋逐伴論人是非竟至於失身者多矣切宜痛戒又曰心不專一則臨事憤憤讀書窮理必無自得之理又曰為學須以至誠為本若不誠實無此事物如水無源如何會進云云

其平居。昧爽而起。整其衣冠。端拱靜坐。肩背竦直。如泥塑人。其學以反躬切己為主。精思力踐。專用心於內。身心動靜。一主於敬。所讀書。日有科程。虛心平氣。反復玩索。令其義理浹洽於中。其得意處。輒欣然忘寢食。嘗取周程張朱司馬康節之書。撮其要作為一篇。名曰居閑要覽。朝夕觀省焉。雖一生韜晦。不樂交遊。不喜著書。無從考其造詣淺深。而即其言觀其行。蓋已知內外賓主之分。一切利害。有不足以移其心。則可保其必然也。學者追慕之。稱為永膺先生。永膺即延安邑號也。

久庵集下

二十一

### 孺人鄭氏行狀

永膺李先生配孺人鄭氏。系出東萊。其先曰文道。某官。奕世冠冕。代有聞人。乃贊成諱穆之。二代孫也。高祖諱子順。庇安縣監。曾祖諱潔。清州牧使。祖諱有綱。文化縣令。考諱源。左副承旨。乙巳名臣也。以厚德至行。為士林矜式。娶長湍府使趙公世禎之女。以庚寅四月二十七日生。生有至性。在乳下喪母。亦知悲慕涕泣。皇皇有弓感人者。稍長。幽靜貞閑。婦德夙成。承旨公愛

之甚。擇對十四。歸于李氏。掌令公剛毅方正。閨門之內。嚴肅如朝廷。孺人奉承其意。不敢少忤。掌令公喜曰。新婦誠孝。鮮有其儔。得此哲婦。家之福也。乙巳丁未之間。兩家禍甚慘。有非人理所堪者。孺人無他兄弟。獨以身當之。彼此周旋。情文俱至。鄭家則至後家產。繼母權夫人無所事。始之禮事之者三十餘年。權夫人賴以獲全。竟以壽終。孺人敬先生無違禮。夙夜慤勅。言必以溫色。必以和。雖在屋漏之間。未見惰慢之容。歲丁丑。孺人年四十八。先生之病也。日夜焦心。廢寢與食。醫藥卜祝。無不用極。及遭大故。勺飲不入於口。淚盡而繼之以血。三年之內。其頓踊叫號。終始如一。無須臾之或怠。常以一苦一塊自隨。哭擗終夕。未嘗就枕席而卧。所著一縷衣。冬夏不易。血淚沾濡。變為赤色。只以果漿潤喉而已。白粒鹽醬。亦不啜也。氣竭形枯。死而復生者。日間數三。舉家皇皇。莫保朝夕。猶得一線綿綴。不至溘然。人皆怪歎。以為神明所扶持。云雖喪制有限。而終其身以未亡人自處。其窮哀極

久庵集下

二十二

慟愈久愈劇。悅口之味。便體之服。不忍加之於身。常戚戚向隅。未嘗對人言語。日夜泣血。兩眼盡枯。有時長慟。頓絕方蘇。叩地叫天。有同憑尸之日。鄉人聞其哭聲不止。莫不感悼。曰。人之聲氣。用極則盡。哀此婦人。一生痛哭。哭聲如初。誠可怪也。其烈行苦節。方之古人。亦罕其匹。其喪姑氏也。泣謂其子基高曰。先夫子不幸早世。送終大事。惟在爾我。凡喪祭。一以禮克。追先孝。毋或失墜。不然。他日何面目見夫子於地下乎。於是簪珥服玩之物。悉賣而助喪葬之費。孺人泣

久庵集下

二十三

遭哀酷。任情過毀。至是柴殯益甚。分死不自惜。一朝忽蹶然而起。曰。門禍至此。我又死則先妣之祀。將何所托。持形立氣。奮強作。朝夕饋奠之奉。躬自在視。事無巨細。益致其謹。家間雖遇疹疫。亦不敢廢。其能知輕重。以禮制心。有非婦人女子所不及者。晚年基高氏累典專城。孺人朝夕供奉之外。無一毫營為。嘗戒基高曰。先夫子作齋郎。一片之紙。不敢私用。汝宜切戒。毋忝爾所生。每設壽筵。孺人輒愀然。謂左右曰。昔與夫子奉親。貧居無以為養。或得嘉味。不將入口。

今安忍獨享其樂哉。常嗚咽流涕。不能成禮。而罷甲午春。基高氏為德川郡守。孺人將就養。板輿在途。哀疾轉劇。二月十四日。卒于延安村舍。享年六十五。是年四月。曰先生宅兆不吉。葬于通津鄭氏之壠。云坐丙向之原。後十九年八月。奉遷柩葬于先生新阡之左方。乃積城水晶山坐辰向戌之原。嗚呼。孝子貞婦。求之一世。猶且絕無而僅有。今李氏之門。父作而子繼。姑唱而婦承。趾義龍芳。摺紳家墓。與爭光。豈天之正氣。偏鍾於此家耶。其可敬也。

久庵集下

二十四

洪符衣行狀

公諱迪。姓洪氏。字太古。一字導道。自號養齋。名賢恥齋先生。仁祐之子也。幼而穎悟異常。恥齋公奇愛之。六歲而孤。受學於叔父仁祉。不煩程督。自知勤業。年纔十歲。嘗陪洞中諸公。遊駝駱山。時當盛暑。呼韻令作詩。有曰。鐵壁千尋冷。欲秋。座中皆稱其有作者氣。丙寅丁卯。連中進士。解額。隸業於東湖鵝溪李公。松江鄭公。已為達宦。聞其才名。自讀書堂來訪。相與酬唱。公有滿汀垂柳可藏鴉之句。至今人多傳誦。時年十九。

其為名流所賞識。蓋已早矣。是秋丁外憂。與其兄今唐興府院君進公。廬于墓下。能致其哀。朝夕饋奠。必親自供具。不委諸奴僕。鄉間稱其孝。恥齋公進學修業。常有日錄。公居憂中。嘗自抄寫。目而感。慨然有繼述之志。始後事於學問之事。一日請教於恥齋公執友。得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三語惕然起敬。淨寫粘壁。常目在之。以為用功之地。每晨興盥櫛。終夕危坐。日記行事。以驗其勤怠。服闋將赴舉。有詩曰。三載墳

久庵集下

二十五

庵悔昔愆。只將存省慕先賢。如今一念名場上。空對春山獨惘然。儕輩皆稱其志操。自是聲名籍甚。詩篇翰墨。絕出等夷。庚午中進士。時人猶以未占魁元。稱屈。是年夏。往嶺南。遇退溪齋兩先生。而請學。兩先生皆恥齋公道義之交也。退溪先生極加稱獎。以為應吉不亡。應吉即恥齋公字也。時國俗不好古。婚禮尤草草。婚至女家三日。始行同牢。公當再娶。議于女氏。婚夕。即行交拜合卺之禮。其後士家。慕效之。遂成俗焉。辛未。送蘇齋先生南歸。詩曰。赴召初心為聖

明。出城還使漢山輕。三春作客斑衣廢。千里思親自髮生。江寺落梅今夕恨。驛程芳草去時情。仙舟渺渺龍門闊。此後何回數寄聲。蘇齋為之稱賞不已。又與奇高峯相遇於東湖。累日講論。有詩曰。奉醉扁舟非素計。執紼函丈有微情。未幾高峯南歸。以五言近體。送寄相思之意。欲和之。而高峯計音繼至。因次其韻。以挽之。壬申冬。擢文科別舉。拆名之日。考官相賀。其得人未數月。有弘文錄。公自布衣時。聲望蔚然。時未分館。而准點登選。例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被薦史

久庵集下

二十六

局有所避。不赴講。又賜暇湖堂。以權知被此選。前此金麟厚安璉二人而已。世甚榮之。此皆癸酉一年事也。甲戌除弘文館正字。唐興公同時被錄。已為著作。以兄弟同在南床。深懼盛滿。辭疾。以適乙亥。復入為正字。丁丑秋。由著作陞副修撰。自此至癸未。七年之間。暫歷春秋兩曹郎。司諫院正言。入騎省。再為二郎。而其餘皆在玉堂。為修撰者五。為校理者三。論思文翰。綽有餘裕。人皆稱真學士。癸未春。薦銓曹郎。不除。公於銓選。人望早孚。而連阻親嫌。遂至差他物。議稱



屈七月以修撰偕諸僉上劉論時事忤旨時  
論事之人曰皆落職補外或被寬而公亦特除  
長洲縣監親莅米塩不以為勞丙戌病罷戊子  
還叙兵曹正郎秋以灾傷敬差官往湖南時鄭  
賊竊名士林間虛譽方盛公嘗惡其為人詭誕  
行過其門寒暄之問亦不及焉其後獄起滿朝  
搢紳苟有一番往來數字稱念者無能脫其連  
累之禍而公獨超然得免其先見明鑑類如此  
己丑復入玉堂為校理尋薦授檢討陞舍人再  
選賜暇蓋癸未外補時命汰之而今復焉公陞  
久庵集下 二十七

購得真本而學焉有時興至輒揮寫數遍以自  
遣公好賢樂善出於至誠聞名人碩士之亡雖  
未嘗知而必為之素食以寓斯道慟此即家法  
為然而特公之細行也公生于嘉靖己酉歿于  
萬曆辛卯得年僅四十三矣鵝溪李公西崖柳  
公漢陰李公弼雲李公皆有詩以哭之嗚呼以  
公之才之行降年不永宦又未達齋志而歿寧  
不為世道恨也

久庵集下

二十八

久菴遺稿終



## ■ 觀雪 許 厚 資 料

- 雪公編年記事 上(眉叟記言 所載) ----- 105
- 雪公編年記事 下 ----- 106

記言卷之四十六

雪公編年記事上

先生生於漢陽之東郭下。許氏本駕洛首露王之苗裔也。新羅末世有許宣文年九十餘事高麗太祖為孔巖村主。後世至麗之中葉有僉議中贊珙敬三光五穀不踐見遺骸必埋至今孔巖諸許多中贊子孫至我。中明之際有左贊成磁為九世以數諫為諛臣芑所譖歿於窮隱事在史氏。先生左贊成之曾孫而父國子進士亮早世。母安東權氏。萬曆十六年我。宣祖二

十一年十一月而先生生。其明歲二月進士公二十七歿。先生每遇忌日不食哭以為終身之喪。有叔父喬吾先子抱川公也。事之如事父。侍朝夕常有和色。疾則衣不解帶。吾先子常稱之曰。某也能朝夕於我。年少好禮不倦。聽其言觀其行。令人起敬。能人之所不能。過人之行也。初名說。後改厚。字重卿。有南士金暹字退可。經亂後年老以妻子客於吾先子。見先生年少善學。教以古人修己之方。大悅。遂師之。時先生年十五。後金生死為之心喪三年。先生受四子於權寺。正用中。寺正先生母權夫人之叔父而履素門人也。

二十三。受易於暮隱張彥忱先生。先生東州人以科目進。當廢王時仕不達以歿。

二十六。與李挺豪英彥同學於德信公子。講易乾坤大學有經傳解。大學口訣。

戊午京城擾亂。上大夫多避亂。先生入關東。穆出嶺南。辛酉先生南遊得會合。因論學問學力

所得何事。先生曰：以惡衣惡食與人，居而不恥，吾可庶幾焉。先生自守嚴，所立無私。此特以謙約示人者也。勇往力行之實，於此乎可見。或有以禮節煩細疑先生者，穆曰：不然，此盡也。非煩也。君子之學，不遺小而為大，能盡而致博，學不備道不成。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天理之流行，自然之則也。節目之詳，何可去也。

穆嘗與人論事，以為循俗而行，亦無甚害。先生曰：循俗莫如見理。此警我也。即覺之曰：不亦善乎。苟違於理者，作事笑生，其害必大。自邦國以至閭里居室之私，皆然。

先生南遊，見寒岡愚伏兩賢者，遊數日。曰：三代氣象在此。

先生少之時，讀書僧伽寺。金自點微時，亦遊山水。至見先生，頗致誠款不已。先生不樂，曰：彼非言人。他日必為禍首云。

後有李仁居者，隱居橫城山谷中，躬耕而食。仁祖中興之年，召除官不出。士大夫多趨之者。

先生亦一見於山中，曰：彼終非吉人。善乎古之人見微而知彰者，此耶。

丁卯十月，有李仁居之獄。先生辭連逮繫，被命之夕，先夫人嘗寢疾而絕，既就命。上知無事，且意哀之，即釋之。先生歸至家，如奔喪之禮。至家四日而成服。後月發引，歸連西族，葬舟行至斗尾峽口。天大寒，江水冰合，殯於江上。在殯側，不脫裘麻，日啜溢米以居。卜之江上吉。乃葬，寓居水南。每朝夕望塚悲號。江樹為枯，夏大水道不通，祭物不給。一日夜有香菌生屋下，人皆以為孝子之感。三年十月既祥而返至家，祭於祠堂。丈夫婦人序立如祠堂之儀，一獻而撤，奉神主入于祠堂。

有未嘗吊而來吊者，拜之如初。時先生四十二。

### 雪公編年記事下

先生初至原州，卜居鬱業，三易居。而至觀雪鬱業，隣有不善居家者，去之。移雉嶽西肥遯溪，十六年最久。後又移居州東舟村等小屋，曰素庵。

庚辰去義城寓居昌樂十二年。孝宗二年還原州卜居觀雪。自號雪翁。在丹丘南十里移居觀雪又十二年。

癸亥。仁祖中興之年四月。梧里李相國薦先生初授內侍敎官。時先生三十六。

丁卯春有虜寇兩西既陷。上幸江都召四方兵勤王。原州士大夫募義兵推先生為將。先生讓於金陝川昌一曰。金公長者且有重名。雖老將非其人不可。時金公八十。先生為從事。金公好大略不拘小節。與先生論兵事退而歎之曰。斯人者信乎命世之賢才。賊退賞諸義兵。先生為濟用直長不就。

庚午復為內侍敎官。

辛未秋以司藥主簿為砥平縣監。砥平有上奴作氣勢為民害者積十年。先生數其犯禁大者十事以法治之。民心大悅而論以濫刑繫經冬夏邑人守闕訟冤而適天旱得釋。

丙子之亂先生避亂山中。李中樞顯英柳東萊

汝恪來訪謀舉兵伐賊。先生與二公至州計事。聞上已出城乃罷兵。

丁丑夏為太廟令不就。為義城縣令。義城江左大縣。問古事修廢政嚴條約禁豪強。右族多憚之。四年罷寓居昌樂。

癸未為東宮翊衛。送世子北行。

乙酉為刑曹佐郎。丙戌為戶曹佐郎。皆不就。丁亥為戶曹正郎。

戊子為恩山縣監。頃年有上變事。罪人多恩津連山尼山三邑人。既革其邑合置恩山縣。先生為縣監其地皆用事者之鄉。為官者不敢出氣。皆卑事為恭。於是先生有禮節倨傲之誚。先生笑謂曰。恭而無禮古之人恥之。我欲行禮以我為倨耶。先生治邑以公明慎三事為準。常言曰。必令行禁止然後治體可言。禦下不以察察為明。臨事不以小利害大義。一從大典曰。一世各有一王之法。時王之制何可廢之。為恩山一年而罷。

辛卯夏為刑曹正郎當 仁祖禪事入謝即歸  
冬至原州居觀雪為司僕僉正太廟令皆不就  
甲午為繕工僉正

丙申為工曹正郎尋特拜司憲府持平上疏辭  
之上曰剛方正直聞之久矣朝廷不用而予  
特用云陞掌令辭去或曰當言責可以言而不  
言何也先生曰強言要名吾不為也

戊戌為相禮為淮陽都護府使皆不就復為掌  
令當路者忌之罷冬為安東大都護府使不就  
己亥為高衣院正不就冬有 孝宗葬禮為掌  
樂院正即出謝尋謝病有大臣薦之者而終不  
出而仕也

庚子我 顯宗元年而先生七十三其十二月  
先生寢疾至明年正月有從弟舒死先生哭極  
哀因疾劇二月十日先生歿年七十四前夕令  
侍者理髮更衣朝則歿

弟子李命著掌喪禮諸弟子受業者皆服加麻  
其十月葬麻田郡治北二十里我 顯宗十二

年庚戌改葬同郡分石山東阿穆祭改葬文曰  
五服序從黼黻更陳神理仁愛一見親戚骨肉  
象設陳器之死而致哀之也嗚呼直而寬淵而  
著可以臨可以容模範之大品節之詳出處之  
正皆可為百代之教穆魯鈍學之至老願從而  
不能者也行與歲在我而遇不過天也聰明才  
德天固生之而又廢之此天之不可知者也今  
而已而九原不可作徒慕德無窮迨至死乃已  
有墓誌銘先生自少至老略叙問學出處有此  
編年記事

先生為砥平之年長子翼十八死而翼其年生  
今五十年又有庶出子昇先生歿之時才八歲  
余以淺劣後死庶叙先生七十四年終始事盡  
矣先生人之見之若易知易能而余八十然後  
乃知不可跂及而又其前知亦多人之所不及  
者國家中興之後人心散者集亂者定而先生  
獨憂之曰有物為兆禍亂迫矣丙子有南漢之  
敗及至臨年之後常私歎曰自此十年之後有

積屍之裁而吾不及見矣。穆亦嘗學恥於先生矣。穆嘗言曰：苟無以利己為心，庶幾免恥也。夫先生曰：亦末也。書曰：直哉惟清。事直則清自見，欲捨其本而趨其末，不幾於為名乎？穆應之曰：唯。先生歿二十年，庚申閏月朔朝書于台嶺山居。

■ 八溪君 鄭宗榮 資料

○ 恒齋先生遺稿 抄錄 ----- 110

恒齋先生遺稿

公之遺稿는 楊州公 庚寅丁未之火災와 壬辰丙子之兵亂에 並爲燒失하고 詩文若干篇을 收集於各處而 訛誤甚多라 今不敢刪正하고 仍舊收錄焉이라

次東軒韻 庚申夏 觀察江原道

馳入孤城落照殘 皇華來迎有奚官 地連東表棠陰老 風自三洲坐閣寒 喜重竹村天皞皞 恨深雲嶠客漫漫 箇中賴有杯中物 長對賓僚遠念寬

都事朴居仁次韻

跋涉難堪氣力殘 幕中空添一微官 軒轅寂寞人烟少 城郭周遭樹木寒 千里有懷家杳杳 三洲無路海漫漫 明朝好向神龜去 暫洗塵襟聊自寬

答珠上人

丙寅에 以進香使朝京還하야 以紅花牋束送上人處하다 此出松浦公所錄甲午四月 日以觀親在高城時에 珠上人이 以禪宗判事居楡店이라 書送此詩하니 楓葉之葉은 疑桂字珠亦云云 東都遊賞夢依依 猶記清秋落葉天 楓葉繞山山更麗 峯巒護寺寺堪憐 清談夜席宜傾抱 香茗禪窓可煮泉 一入塵埃今幾載 紅牋書罷愧雲牒



阻水久留次軒韻 洪川縣

系

久雨溪流漲 前村浸四隣 浮槎欺丈木 濁浪振居民 吏卒應生厭 鷓鴣漫欲親 何時陰翳○ 快覩日晴辰

贈曹南溟 (詩闕)

南溟次韻

驚聽瑤琴五十六 依依紫府感庭秋 鼎臣高節方靡盬 草露旅魂久未收 星斗九天微沫起 風霜百變一身留 認渠已汗心頭馬 設道丁寧退上流

送鄭君執中赴咸興幕 壬戌四月

北關迢遞接天山 四月冰溪尙爲頑 病也相如宜憫寒 愚哉汲黯喜投閒 吟咏亦是消長日 酒色徒能損壽顏 欲待召歸探所得 莫將謾過一官還 聞說聞韻館更深 從前無事事浸淫 徒添白髮歸來鬢 未忍紅顏去歲音 吾子新差宜十分 思病且如今 日長深院無人到 三書尋看可洗心 贈以情非爲詩 慎勿忽洗心之句 卬 願君

菁川基業在君身 忠孝門前禮義姻 直道事君思乃祖 誠心恤下澤邊人 咸關一帶年年水 北海三秋接歲陳 蘇復嗷嗷方面任 佐治猶在幕僚仁

觀察關西與兵使都事相和

壯載重來問故人 城郭不改里閭新 居民解○少年面 祇恨華顛映暮春

次韻 兵使 金德鳳

壁閒留記問何人 十九年來墨尚新 同作勝遊頭未白 多情紅紫一時春

同 評事姜世胤

萍逢盡是浴城人 情弭相酬興轉新 忝佐籌邊无箇事 絃歌行樂趁三春

又座上聯句 乙丑三月

窓櫺入眼在前面恒齋公 花柳爭春作好顏雲再卽兵使 使兩使共臨成笑語善述卽評事 不妨儒生忝團樂

陽德縣次軒韻以解縣民欲還舊基之惑四絕

亂峯森鈞戟 一洞眞驚谷 邨居駕巖木 不美渠渠屋  
堯夫歌擊壤 耕鑿依林麓 民風日丕變 林野同蕉鹿  
回思奠邑初 百年成浮俗 至計在要衝 非忘爾孤獨  
西北便倚角 不計軍門玉 吾觀占地○ 聖華先幾燭

詩  
卷之四

題清涼書院 中和府

閒邱誰作輔仁場 士子藏修喜有方 絃誦可期成禮俗 友朋終見吐心腸  
將身入室堂 爲訪清涼嘉肯構 文成公後繼前芳 非令秉筆圖青紫 深望

登風詠臺

清涼山拔幾千尋 最愛東臺秀衆岑 活水漾波來有本 點雲收翳自無陰  
方多賞更新 今日登臨真有意 傍人莫恠強留吟 天光可挹心同濶 野趣

興海郡

民免飢寒賴海鹽 況逢賢宰履官廉 頒行教命有餘事 坐到客軒暝入簾

題耆英會契軸圖 三絕

時平無一事 歌舞興堪○ 酒旣天匏涸 歡分列仙傳  
一時歌舞截 千載賞韻俟 獻壽歡娛地 情親彼此留  
霓裳今重覩 仙樂在處誰 盛事无前後 樽傾不須愁

輓洪判書曇

浮世存亡揔是虛하니 胡爲此日獨傷予요 夷清은定未居 前美요汲直은終教播後譽로다 雲界飄翎  
曾夫侶하고 蓬山仙駁孰回輿요 天心이不吊民無祿하니 空使情朋淚滿裾로다

西嶽精舍次龜岩韻

(東京雜記抄)

西嶽書院은在慶州府西仙桃山下하니 太宗陵北이다 嘉靖辛酉에府尹李楨이 議以新羅角千金  
庾信立祠享之하니 府儒請以弘儒侯薛聰文昌侯崔致遠并享하니 龜岩이稟於退溪하고歲癸亥  
에奉安三賢于一祠하고 退溪命名曰西嶽精舍라하다 壬辰亂에燬하고 萬曆庚子에府尹李時  
發이構草舍于舊址하고 壬寅에府尹李時彥이重修하고 天啓癸亥에儒臣崔東彥이疏請額하니  
賜額曰西嶽書院이라하다

大東文教自箕殷 羅代名賢濟濟群 興亡百變餘山海 治亂千秋渾臭薰  
旌別終歸人正表 指揮重見士如雲 藏修可托西山下 鄒聖曾多外議紛  
南中州郡如碁布 分峽無能負聖明 己喜文翁治化振 還憐中子道心亨  
東都重見西山學 誠敬兼多澡雪情 共訪青襟聊且問 依然沂上詠歸名

李楨

龜岩原韻

柳綠花紅物色殷 訪隨肯學少年群 千年大地俗非古 一箇迂儒心似薰  
素食幾驚中澤鴈 岸巾空望出○雲 仙桃洞裡開新宇 探勝歸來滌匣紛  
虞家數語相傳後 萬古斯文白日明 一唯參乎心默契 再賢回也道重亨  
光風東洛從容裡 秋月西林感慨情 會友琢磨今有地 丁寧無負此堂名

退溪次韻

羅墟麥秀幾悲殷 創置仍遭物議羣 欲使英才欣式穀 可無遊處善相薰  
千年白日元無翳 萬古青山一任雲 珍重箇中眞樂在 莫將餘外較紛紛  
箕範吾東曾善國 只今天步屬大明 多才聖作非无本 至道人行詎自亨  
寥落塵編尋寶訣 奮興豪傑出常情 儒宮好闢仙山境 老我增思實趁名

洛山寺

風雨秋山客伴燈 海濤何事怕山僧 三更月上披雲霧 還得禪窓浩氣增  
曾於庚申秋에 書贈于洛山寺하고 今再逢於奉恩寺하니 己十五年矣라 因其所求하야 更書焉  
하다 欲求禮判題卿之次라 題卿은 金相貴榮之子라

題耆英會圖軸

萬曆乙酉  
一五八五

恒齋公

萬曆乙酉例崇政判中樞 癸酉十一月十六日生 諸賢詩 並附

五百二十年中客 一幅形容喜有餘 齒爵兼存宜福祿 鬢頭皆白費居諸  
酡顏丹渥紅顏比 老舞  
傲佞妙舞如 報得 聖恩猶未了 太平治世孰懸車

元混 號西崖 字太初 官崇議政判中樞 乙巳五月二十日生

冥塗墮埴幾踈踈 潦倒餘生已九旬 自擬才同樽櫟醜 敢期名並壁圭珍  
英契耆遇疑夢 仙侶  
詩伴愧不倫 天地至仁無棄物 莫嫌呼我太平民

沈守慶 字希安 號聽天堂 官崇政右贊成 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生

香山洛社有遺風 今日耆英氣像同 齒髮變衰年各暮 金犀輝映秩俱崇  
良辰作會寧辭數 聖代  
蒙恩最覺隆 恐倩畫圖傳盛事 只慙鴛劣側其中

姜暹 字明中 號松月堂 官知中樞 丙子十二月十七日生

想得耆英會洛陽 昔賢心事有餘清 當時行樂皆眞率 今日群公摠老成  
犀帶金章交燭影 織歌  
急管雜琴聲 此身何幸參高席 更忝霜縑記姓名

任說 字君遇 號竹崖 官知中樞 庚午二月二日生

獨抱空疎側壽賢 太平歌吹屬殘年 鬢垂霜雪杯深淺 帶繞金犀座後前  
席晚不嫌娛夜燭 顏酡莫恠舞秋天 洛陽已續香山會 豈待當時好事傳

廬守慎 字寡悔 號蘇齋 官右議政 乙亥閏四月十六日生

誰喚孤愚班六賢 籌盈五百二十年 已叩尚齒蟻居半 最奈論資牝在前  
白首丹心開壽域 清樽玉塵向堯天 只應後會知難健 何必新詩戒浪傳

鄭惟吉 字吉元 號林塘 官右議政 乙亥十一月三十日生

清時憂國鬢添華 晚境同朝奈老何 尚齒香山差可學 圖形洛社轉堪誇  
青天岐路遊將遍 白髮光陰得最多 解道富公留警語 感恩新曲倍徵配

密陽嶺南樓

霜風木落正催詩 江色山光兩相奇 可笑衰翁孤客興 不將杯酒答良時

寧越府 府使 都事次韻並附

欲解妖言衆 還尋一徑通 主迎鸞省伴 人喜使華風 斜日明籬落 長橋臥碧空 如何思舊跡 渾若夢魂中

近來人惑妖言하야 前後使華久癡巡宣故로 遂題壁上以示後人이라

次韻 都事 李餘慶

地僻稀迎客 今來路始通 村閭詢古俗 人物揖餘風 錦水光搖峽 孑峯翠插空 尋幽多勝槩 收拾入吟中

郡守 李俊民

越俗流傳久 翻令路不通 皇華重按節 棠樹更含風 詢瘼逋亡定 哦詩物色空 連霄承玉屑 思入歲闌中

夜遊臨鏡臺

臨鏡臺前月正明 川流何事繫人情 深知此夜無窮意 欲挽士高醉不醒

清心樓

霜月何嫌冷 偏憐臨鏡明 深知風味遠 曾覺客懷清 燭淚三更席 杯心此日情 古今多少詠 與與後人評



贈長安寺僧道和

客中懷抱向誰陳 到底烟霞遠世塵 賴得交州公牒靜 不妨探勝作遊人

次清虛樓韻 示應約

與李公應約으로 到酒泉하니父老鷹山網川하야不覺到夜而醉斗  
莫恨山色已過秋 尙凭高閣枕溪頭 桃源厚俗爭迎客 醉着渾忘一世愁

題竹馬契軸圖

吹葱騎竹百無憂 東里西隣盡意遊 修契白頭成繪事 傍人莫道替相酬

次耆英會七老圖韻

快閣晴開媚遠天 朱衣象笏集高年 隨身綺食豆籩淨 繞鼻香醪次第傳 法曲恩加三老養 畫閣  
催羨二疏賢 政逢元氣調和日 不用頤生衆妙玄 樽傾藍尾藍無色 歌過雲行雲欲愁 太潔商山綺里伴 虛傳  
七老童顏摠輯柔 高門懸簿宴春秋 樽傾藍尾藍無色 歌過雲行雲欲愁 太潔商山綺里伴 虛傳  
北海洞賓遊 何如齒爵人間世 謝事 君恩屢勉留

附蘇齋耆老宴

壽到稀年更達官 九人而已亦才難 金章鳩杖聯翩來 八溪敞宇華筵開 小至霜風振馳駱 今者  
不醉幾餘日 我如老牛鞭不動 未罷歡娛最蕭瑟

附南溟 鄭監司見過

丹鳳高飛不待風 金章還如布衣同 莫嫌餉客無長物 盤面雲山一萬重

附楊蓬萊士彥 寄鄭八溪 三首

銀漢乘槎客	玉皇香案吏	黃麻纔入境	望哺乳赤子	廉立攬轡日	流還逋租里	始荷簡命重
彌綸無箇事	死生聽命扁	輸民在正己	獠獠畏斧鉞	何用穿楊矢	時宜啓白簡	彩筆耀青李
龍虎起風雪	南山漢江水	主聖臣乃賢	蹈舞賡歌裏	連倫桂籍門	重見葛石里	樂志畫錦堂
文人拋書劍	早晚簪組吏	江南獨步人	日下無雙士	莊春謝年矢	栖霞百日松	出關今世李
牲養孰爲事	建哉全五福	人間千一己	倩桃忘天弓	我喪室與弟	三載哭蒿里	當時共騎竹
安得紫霞車	遠從青海水	玉廬醉樽酒	高歌月影裏	戒嚴抽夜矢	未偷方朔桃	三結蠻家李
別君今世載	何處作隱吏	君鬢幾許雪	君家生幾子			
何曾看此事	妨賢屢不仕	爲祿多累己	防胡停隕壘			
邂逅兄似弟	交情淡若水	書寄長相思	悠悠一笑裏			

祭柳眉巖文 文節公柳希春 公爲吏判時

唯靈<sup>은</sup>稟精粹氣<sup>하</sup>야挺發南溟<sup>하</sup>고該博深造<sup>하</sup>야早揚王庭이라國運中否에孽穿橫生이라縉紳網打

하니孰瞠回明고剝復亨嘉하니世道日星이라哲人徵庸하야帷幄論經하니反覆卞覈하야啓沃多齡이라衰遲乞骸에遊衍桑垌이라再赴召命에天語丁寧이라那知旅邸에曾未一冀가計音忽爾에震悼難形이라執友含歛에淚落傾瓶이라如我顓蒙은賴誰開扁고適憂採薪하야違送南汀이라顧余菲薄은冀公之靈이라

挽曹南溟植

濁浪方傾世 水壺獨遠芬 靜瞻黃卷聖 閒對碧溪雲 高義百年盡 英聲千古聞 悲風振林莽

天濶日西曛

渺渺天南別幾春 十年踪跡兩無因 音書千里稀傳鴈 情思三秋斷送鱗 心想金官開宿抱 夢尋方丈接清塵 從今永與幽明隔 遠寄哀章鬢欲銀 南冥 五三、二八 在去 七三歲

題水園壽會帖

隱岩深邃秩初宴 鳩杖相隨集老仙 滿座鬚眉皆皓白 商山勸酒政依然

送烈還歸兼示混源

送汝續紛雉岳底 時當寒沍正冰催 路中慎莫遲行色 得到門前子女孩

平壤亞營壁上記

評事七古所謂掌書記也니國家重西北而特設也라 肇稱都事而易以今名하니別無意也라當其始也

하야出自金門左右元戎하고或入自靑油謀猷帷幄하니選任之重也어늘及其後也하야는時或具僚而  
違厥本意하니狃久而然也라 懷柔德遠에邊圉不警則不必致意於斯也라余際太平하야來玷諸先生  
之後塵하니 亦天幸也라獨恨其名號之無據하야遂昭揭于板上하야 爲後人之歷指라雖間有脫漏  
나存者尙多하니某也某也를終有所可惺也라 斯其爲題名之意니二三君子는庶幾念也로다

## 參考文獻

### 1. 著 書

- 江陵鄉校·江陵儒道會,『江陵鄉校誌』,1982.
- 江原道,『江原道鄉校書院寺刹誌』,강원출판사,1992.
- 江原日報社,『太白의 邑面』,1975.
- 姜敦錫,『典故大方』,漢陽書院,1926.
- 高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所,『韓國文化史大系Ⅳ』(風俗·藝術史),1970.
- 古典刊行會,『增補文獻備考』,東國文化社,1964.
- 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  
-----,『輿地圖書』 上.
- 『眉叟先生年譜』
- 民族文化推進會,『국역 신증동국여지승람』,1969.  
-----,『국역 대동야승』(Ⅱ),1971.  
-----,『국역 연려실기술』(Ⅰ),1976.  
-----,『국역 미수기언』,삼광인쇄사,1978.  
-----,『韓國文集叢刊』6,三省印刷株式會社,1990.  
-----,『韓國文集叢刊』59,三省印刷株式會社,1990.
- 三陟郡誌編纂委員會,『三陟郡誌』,1985.
- 새한建築文化研究所,『道東書院 實測調查報告書』,文化公報部 文化財管理局,1989.
- 『生六臣文集』(影印本),嶺南文化社,1984.
- 『書院謄錄』 上·下(影印本),民昌文化社,1992.
- 申景濬,『東國文獻備考』
- 安鼎福,『東史綱目』
- 吳慶錫,『三韓金石錄』
- 原州文化院鄉土誌編纂委員會,『原州·原城鄉土誌』,1976.
- 原州元氏 中央宗親會,『生六臣觀瀾元昊』,世淵文化社,1980.  
-----,『耘谷元天錫詩史』,1984.
- 李春熙,『朝鮮朝의 教育文庫에 관한 研究』,景仁文化社,1984.
- 李恒植,『華海師全』,栗里祠,1920.
- 臨瀛誌增補發刊委員會,『臨瀛誌』,1975.
- 丁淳陸,『韓國書院教育制度研究』,嶺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所,1980.
- 『朝鮮寰輿勝覽』(原州郡 所草面 橋項里 秋敎成氏 所藏本)
- 崔承洵 外,『太白의 禮俗』(上),江原日報社,1977.

春川市·春城郡,『春州誌』,1984.  
 七峰敬慕齋,『七峰咸軒先生遺稿』,1961.  
 橫城郡,『橫城郡誌』,1986.  
 韓百謙,『久菴遺稿·東國地理誌』,一潮閣,1987.  
 『恒齋遺稿』

## 2. 論文

金鍾武,「耘谷先生 -그의 人物과 文學-」,『耘谷元天錫詩史』,1984.  
 閔丙河,「朝鮮時代の 書院教育」,『大東文化研究』第17輯,成均館大學校 大東文化研究院,1983.  
 -----,「朝鮮時代の 書院政策考」,『論文集』第15輯,成均館大學校,1970.  
 -----,「朝鮮書院의 經濟構造」,『大東文化研究』第5輯,成均館大學校 大東文化研究院,1968.  
 申鐵淳,「書院教育의 形成背景과 實際」,『教育學研究』第5卷 第2號,韓國教育學會,1967.  
 元永煥,「江原地方의 書院考-龍山書院을 中心으로-」,『溪村閔丙河教授停年記念史學論叢』,1987.  
 柳桂姬,「元天錫研究」,『수춘박영석교수회갑기념 韓國史學論叢』,1992.  
 柳洪烈,「朝鮮鄉約의 成立」,『震檀學報』第9卷,震檀學會,1938.  
 -----,「朝鮮에 있어서의 書院의 成立」,『靑丘學叢』第29·30號,靑丘學會,1937.  
 -----,「朝鮮祠廟發生에 對한 一考察」,『震檀學報』第5卷,震檀學會,1936.  
 尹熙勉,「韓百謙의 東國地理誌」,『歷史學報』제93집,1982.  
 -----,「韓百謙의 學問과 東國地理誌의 著述動機」,『震檀學報』제63집,1987.  
 李泰鎮,「15세기 후반기의 鋸族과 名族意識」,『韓國史論』제3집,1976.  
 鄭求福,「韓百謙의 東國地理誌에 對한 一考」,『全北史學』제2집,1978.  
 -----,「韓百謙의 史學과 그 影響」,『震檀學報』제63집,1987.  
 崔承洵,「江原道地方 書院考」,『江原大學校 論文集』第12集,江原大學校,1978.  
 崔完基,「朝鮮王朝의 書院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延世大學校 教育大學院,1974.

## 執筆者

- 元 永 煥 : II.總說, III.原州地方의 書院 중 1.七峰書院의 概要,  
3.七峰書院의 敎育, 4.陶川書院, 5. 맺음말
- 全 石 萬 : III.原州地方의 書院 중 2.七峰書院의 配享人物 1)耘谷 元天錫
- 崔 承 洵 : III.原州地方의 書院 중 2.七峰書院의 配享人物 2)八溪君 鄭宗榮
- 金 永 琪 : III.原州地方의 書院 중 2.七峰書院의 配享人物 3)觀瀾 元昊
- 孫 承 喆 : III.原州地方의 書院 중 2.七峰書院의 配享人物 4)久菴 韓百謙
- 柳 在 春 : III.原州地方의 書院 중 4.陶川書院 중 3)配享人物 觀雪 許厚
- 曹 昇 鎬 : I.調查概要

## 原州地方書院學術調查報告書

---

1992年 12月 16日 印刷

1992年 12月 20日 發行

發 行 處	原 州 郡
調 查 編 纂	江原鄉土史研究會
印 刷 處	春川YMCA印刷出版社
	(0361) 55-1008·1009

---

(非賣品)